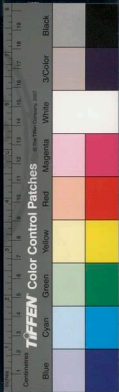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五代史記序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割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構禍置君猶易史愛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骨暴原隰君民相眦如鬻獄草木幾何其不齊為夷也逮皇天悔禍真人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良豪傑之士竭謀軍智以緩民之死乃埋沒而無聞矣吾聞極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巨濤播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冉饒斧鑕之不暇豈非一邪八與人相為表裏和同



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功人之所為以是所持以爲固者仁而已  
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失魏晉之亡南北之  
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  
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縱無窮道學不足以編述作  
使五十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  
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述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  
遷回而來末之有也至於論用憲官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  
補哉豈小補哉

建安陳師錫

歐陽修五代史記凡七十四篇七十四卷

本紀十二卷

列傳四十五卷

司天職方考三卷

世家年譜十一卷

四夷附錄三卷

徐無黨注



皇明崇禎三年歲在

丁巳年春川毛氏開雕

五代史目錄

本紀一十二卷

列傳四十五卷

考三卷

世家年譜一十一卷

附錄三卷

本紀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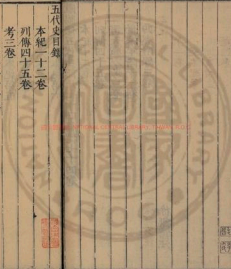
梁本紀第一

太祖上

第二卷

梁本紀第二

徐無黨注



太祖下

第三卷

梁本紀第三

末帝

第四卷

唐本紀第四

莊宗上

第五卷

唐本紀第五

莊宗下

第六卷

唐本紀第六

明宗

第七卷

唐本紀第七

愍帝

廢帝

第八卷

晉本紀第八

高祖

第九卷

晉本紀第九

出帝

第十卷



虞本紀第十

高祖

陽帝

第十一卷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

第十二卷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

恭帝

列傳

第十三卷

梁家人傳第一

太祖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妃張氏

妃郭氏

太祖子友裕

友珪

友璋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文

兄全昱

全昱子友諒

友能

友誨

兄存子友寧

友倫

第十四卷



唐太祖家人

太祖劉太妃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德妃伊氏

存竇

存渥

存確

太祖弟克讓

克修子嗣弼

克恭

克寧子瑛

繼涼

貞德皇后曹氏

淑妃韓氏

太祖子存美

存禮

存文

存紀

克修

嗣祜

克寧

莊宗子繼及

繼尚

續朝

繼貴

第十五卷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明宗和武憲皇后曹氏

宣憲皇后魏氏

愍帝哀皇后孔氏

從榮

姪從琛

從溫

昭懿皇后夏氏

淑妃王氏

明宗子從環

從登

從璋

從敏

第十六卷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皇后劉氏

子重吉



重英

第十七卷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出帝皇后馮氏

重義

重進

重果

萬友子敬威

萬銓

高祖兄敬儒

敬殷

出帝子延照

太妃安氏

高祖子重信

重英

重睿

高祖叔父萬友

敬贊

萬銓子敬暉

高祖弟敬德

重胤

延賢

第十八卷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子承訓

承賢

第十九卷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聖穆皇后宋氏

貴妃張氏

子伺

經守恩

高祖弟崇信

承融

淑妃楊氏

德妃董氏

信

承志



連

第二十卷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宋子禮

宣懿皇后符氏

世宗子諱

誠

熙謙

第二十一卷

梁臣傳第九

敬翔

李唐賓

裴從周

張存敬

劉捍

第二十二卷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牛存節

張歸霸

王重師

第二十三卷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世宗以惠皇后劉氏

後立皇后符氏

誠

熙謙

熙謙

熙謙

朱珍

龐師古

龐存

符道昭

寇彥卿

劉郡

徐懷玉

王重師

王重師

王重師

王重師

王重師

王重師





賀瓌

馬嗣徽

謝彥章

第二十四卷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

第二十五卷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史建瑑子世翰

元行欽

袁建豐

第二十六卷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孔謙

李嚴

毛璋

第二十七卷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馮贊庸

康思立

葉彥桐

第二十八卷

王虔裕

王虔裕

安重海

符存審

王建及

安金全

西方部

烏爨

張延朗

李仁姬

劉延朗

康義誠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任國

李襲吉

蕭希甫

何資

第二十九卷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吳嵩

第三十卷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楊邠

劉錡

第三十一卷

郭允明

第三十二卷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屈叡

第三十三卷

晉死節傳第二十

王彥章

盧程

趙鳳

張憲

劉資

何資

桑維翰

吳嵩

蘇逢吉

楊邠

劉錡

郭允明

王朴

屈叡

王彥章

王彥章

王彥章

王彥章

王彥章

王彥章

王彥章

王彥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劉仁贍附

第三十三卷

張源德

姚洪

張敷達

沈斌

史彥超

第三十四卷

一行傳第二十二

鄭遜

石昂

李白倫

第三十五卷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張文蔚

張策

薛胎矩

第三十六卷

義兒傳第二十四

李嗣昭

嗣恩

存孝

存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夏魯奇

王思同

翟進宗

王清

孫晟

張萬明

程福資

楊涉

趙光逢

蘇循

杜曉府

嗣本

存信

存進

存賢

第三十七卷

伶官傳第二十五

徽新磨

史彥瓊

第三十八卷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承業

第三十九卷

雜傳第二十七

王樞

王處直

第四十卷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李仁福

楊崇本

溫韜

第四十一卷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

雷滿

趙匡凝

第四十二卷

雜傳第三十

景進

郭從謙

張居翰

羅紹威

劉守光

韓建

韓遜

高萬興

譚全播

鍾傳



朱宜

王師範

孟方立

趙攀

第四十三卷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

李振

韋震

孫德昭

蔣殷

第四十四卷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

賀德倫

康延孝

第四十五卷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

竇象先

段凝

周知裕

第四十六卷

雜傳第三十四

班

李罕之

王珂

馮行襲

李彥威

裴迪

孔循

王敬茂

丁會

關寶

朱友謙

朱漢賓

劉玘

陸思靜



趙在禮

霍孝威

房知溫

王晏謀

安重霸

王起立

康福

郭遵夢

第四十七卷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莫從簡

張鈞 字贊

楊彥詢

李周

劉處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孫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夙

李周

劉景巖

第四十八卷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

李金全

楊思權

王弘贊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行珪

白再榮

安叔千

第四十九卷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

馮鼎



皇甫耶

唐景思

王進

常思

孫方諫

第五十卷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王殷

劉訥

王環

折從阮

第五十一卷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

董璋

范延光

姜繼英

安重榮

安

楊光遠

第五十二卷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

張彥澤

第五十三卷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第五十四卷

雜傳第四十二

慕容彥超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馮道

李琪 兄從

李愚

司空頤

第五十五卷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馬胤孫

劉岳

盧損

崔悅

第五十六卷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

馮玉

呂琦

何澤

史珪

第五十七卷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賈緯

張允

裴諱

鄭珪

盧導

盧文紀

姚顛

馬竊

崔居儉

李諱

趙瑩

盧質

薛融

王權

龍敏

李鑄

段希堯

王松

王仁裕





考

裴羽

馬重績

王延

趙廷義

第五十八卷

同天考第一

第五十九卷

司天考第二

第六十卷

職方

世家年譜

第六十一卷

吳世家第一

第六十二卷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三卷

前蜀世家第三

第六十四卷

後蜀世家第四

第六十五卷

南漢世家第五

第六十六卷

楚世家第六

第六十七卷

吳越世家第七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六十八卷

閩世家第八

第六十九卷

南平世家第九

第七十卷

東漢世家第十

第七十一卷

十國世年譜第十一

附錄

第七十二卷

四夷附錄第一

第七十三卷

四夷附錄第二

第七十四卷

四夷附錄第三

徐無常曰凡諸國各統歲本紀自封禪上以後始稱家唐本紀自封晉王  
 以後始稱晉王諸國歷歷以漢始稱唐本紀其前皆自稱王下身水封王  
 建國之始或稱采封皆稱唐本紀其後漢唐皆唐皆稱唐而石梁唐  
 又稱晉于其又稱唐諸國已稱唐而唐又稱漢王唐已稱唐而古如唐  
 又稱唐石梁自為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唐則如東漢而後以別其世  
 家紀和古封唐于唐世皆稱唐三唐皆唐已不別唐漢唐而不過  
 五代亂世各統交錄而不合史家編述其事  
 漢文更於諸國事足而己覽者特以詳焉



五代史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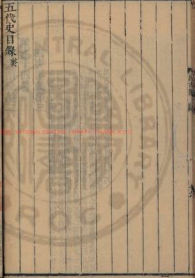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一

徐無黨注

梁本紀第一

梁書曰本紀以國以或名本傳其於始起而紀次其事與時也即後行有其詳  
詳梁本其所自來使曲而實之見其處之有難存也即於以復其本其意也  
任事所貴者大風外者  
若則惟願六可也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陽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溫字仲英其母名氏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蕪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為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而溫尤兇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溫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為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為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唐僖宗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對賊說溫曰前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



五代史目錄

五代史第一

徐無黨注

梁本紀第一

梁書曰本紀以國以或名本傳其於始起而紀次其事與時也即後行有其詳詳其所以自來由而實之見其處之有難有難也即於以復其事其家其治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陽山人也其父誠以

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溫字仲英其母名氏誠卒三子貧不能

為生與其母傭食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為人頗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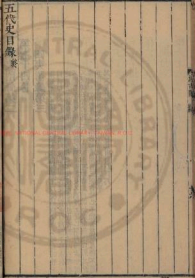
存溫勇有力而溫尤兇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溫亡

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為東南面行營先鋒使

攻陷同州以為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謂僖宗

此是詳詳其使於家州其溫救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

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對賊說溫曰前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



授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與王之法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於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絳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字德公亦附巢爲東南兩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擊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擊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勣尚讓等擊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

克用追巢之子阿果走于中又賊之子王溫果走于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三月建昌王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節備推牙將張駿爲副後師備來奔殺之遺朱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真爲副後十二月封吳興郡王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遺其將秦賢廣華張程攻汴賢軍板橋駐軍北郊瑯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時溥自稱皇帝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瑯萬勝瑯敗投水死宗權聞聘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時溥自稱皇帝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上門襲取而樂聲不輟寢不意兵之至



也克鄂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乃有二萬餘級宗權與聃夜走過鄆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聃攻汴王聞聃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聃兵過遣朱珍贍之戒曰聃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鬪也已而聃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人家間聃止而食食畢援旗馳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聃軍爲三而擊之聃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聃而河陽陝洛之兵爲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詣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表取洛陽以來附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朱寘朱璣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宛鄂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骈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副使璠之振州行密不能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諤爲節度使德諤叛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爲襄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諤爲副三月唐子倍宗崩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收河東兵于沅河五月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壽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骈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討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又聞



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殘于吳東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  
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正月師古敗  
溥于呂梁淮西牙將中兼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  
璠殺秦宗權以來獻王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璠  
淮西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爲東平王七月朱珍殺李唐賓王如蕭  
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冬大雨水不能屯軍而旋初秦宗權遣其  
弟宗衡掠地淮南是歲宗衡爲其將孫儒所殺儒攻揚行密于揚  
州淮南大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大順元年春遣龐師古攻孫  
儒于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以宿州復歸于時溥王自  
將攻之不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冤胸不及而旋遣法  
駐軍于北鄆王邀克用置酒上游廣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  
於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法而和解之至是張筠私與法交王

厚之以賂法爲法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與師法執法  
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五月以藩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  
王爲東南面招討使然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藩而已藩屯于陰  
地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遣葛從周入潞州李  
克用遣唐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十月天子以王  
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  
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  
許於是攻魏十一月張筠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正月王及魏人  
戰于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十月克宿州十一月  
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德來降十二月丁會敗朱瑄于金鄉  
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敗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敗而  
還冬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王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兗郚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  
漁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月又敗之于鉅野兗  
郚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  
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  
三年五月戰于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七月鳳翔李茂  
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  
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龐師古克郚州王如郚州以朱友裕爲  
留後遂攻兗州朱瑄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九月攻淮  
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瑄先  
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泝河瑄又敗之王懼馳歸光  
化元年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  
山東取郚洛磁三州襄州趙匡凝自其父德諱時來附匡凝又與  
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珍唐懷英攻匡凝取其  
泌隨鄆三州注云三州之北至襄州大城一水之北其地皆屬氏叔珍  
注州之名爲氏匡凝請和乃止十二月季玄之以潞州來降二年南州  
注州之名爲氏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救魏敗仁恭于內黃四月遣氏叔  
琮攻晉太原不克七月李克用取澤潞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  
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瑋爲留後其將朱簡殺瑋來降以簡爲保  
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葛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  
仁恭戰于老鸛堤大敗之八月晉取洛州王如洛州復取之是時  
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遠款進攻定州王御奔  
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  
天復元年正月魏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王爲梁王  
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合山下晉絳二州王珂求救于晉晉





不能殺乃來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張  
存欽侯吉張歸厚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還  
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  
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誅宦者而鳳翔李茂  
貞邵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海等亦  
因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  
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海等大  
懼日夜相與湔洗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卽矯爲制召梁  
兵入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七萬至于河中取  
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海等聞梁王兵且至卽以岐郿宿衛  
兵劫天子奔于鳳翔王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  
以宣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王引兵去攻郿州屯于三原郿州  
唐度使韓崇本以領兵度行四州降韓京者于華州二年春王退  
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道宋友寧棄城晉軍于蒲縣取汾慈隰遂圍  
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晉四月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  
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敕出戰輒敗遂閉之十  
一月鄭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勣義州虜周彝之族徙  
于河中周彝乃降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  
宮皆凍餒二年正月茂貞殺韓全海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  
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  
王使人獻胤曰吾未嘗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  
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  
見者咸以爲忠已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  
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



王詐為諸道兵馬元帥王為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為薦駕指揮

使王詐為諸道兵馬元帥王為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為薦駕指揮

喜樓鳴楊柳枝五曲初樂兵已西青州王師絕遣其將劉郭襲據

梁兗州王已逼梁四月如鄆州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絕敗之于石

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敗青人于臨胸取其棣州師絕以青州降

而郭亦降友倫擊鞠墮馬死王怒以崔胤殺之遣朱友謙殺亦于

京師師王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宮以待天祐

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寔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

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

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黃門數十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等

二百餘人行至板水王欲營官許都道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

後以開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足時

晉王李克用攻王季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兵王楊行密皆三

梁王大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

遣朱友恭氏叔琮將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

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

月遣蔣玄暉殺王德裕等九王千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

餘人七月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王欲代唐使人論諸鎮

襄州趙匡凝以為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鄧復鄧旆均房七

州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月師厚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厚取

荆南荆南留後趙匡明奔于衡源出光州以攻壽州不克天子卜

祀天子南郊王怒以為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

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為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祐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秦寧平盧匡國鎮國荆南忠武二十一軍為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誅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延範軍製以詢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為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據貝衛瀛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于長廣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滄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第一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兪甲子皇帝即位自即位以後戊辰大赦文蔚曰大赦天下是皆大皇帝之意也改元曰號梁封唐主為濟陰王唐主曰李勣升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廢京兆府為雍州州縣皆置比舊方賜東都謂一日吳丹阿保機使袍笏梅老來阿保機不喜謂不喜其不喜其物也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為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來契丹遣使者來乙酉封兄全昱為廣王子友文博王友文之子友珪鄂王友璋福王友良均王友徽建王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



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祐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秦寧平盧匡國鎮國荆南忠武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誅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延範軍製以詢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爲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據貝衛瀛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于長廣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滄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第一

五代史第二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兕甲子皇帝卽位

號梁封唐主爲濟陰王

唐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

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爲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

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來

文韋郭王友璋福王友良均王友徽建王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





友誼邵玉甲午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太府卿敘翔為使是月潞州

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及番人戰敗績改日其說按成日之文理六月

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已

亥追尊祖考為皇帝祖為皇后皇高祖諡曰宣元廟號肅祖祖

妣范氏諡曰宣僖曾祖妣林氏諡曰光獻廟號敬祖祖妣楊氏諡曰

光孝祖諡曰昭武廟號憲祖祖妣劉氏諡曰昭懿考諡諡曰文

穆廟號烈祖妣王氏諡曰文惠八月丁卯同州野坊縣生羅州黃

河清諡曰九月括馬及十月己未講武于繁臺十一月壬寅赦亡

命將軍寬燕刑徒其說按之律中其公者

二年春正月丁酉勅海遊使者來已亥上郊於西都誠濟王王

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三月壬申朔如西

都其說按之律中其公者丙子如懷州其說按之律中其公者

丁丑如澤州戊寅封鴻臚卿李彝叟為二王

後其說按之律中其公者壬午世國軍節度使劉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癸

巳上郊張文蔚為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于兢為中書侍

郎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為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壬子至澤州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唐懷英及番人戰于

夾城其說按之律中其公者敗績戊戌立唐三廟契丹遣使者來六月壬寅忠

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其說按之律中其公者

丙辰劉知俊及岐人戰于漢谷敗之秋九月丁丑如陝州其說按之律中其公者

博王友文留守東都十月丁未至自陝州十一月癸巳張策

罷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為三

恪鄰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燃燈以祈福

庚寅章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郊

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二月壬戌講武于西杏園甲子

渤海國王大體調遣使者來甲戌如河中

度使楊師厚為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夏四月丙

午知俊克延鄆坊三州

節度使王重師六月庚戌劉知俊執佑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于

乙丑克丹州執其首惡王行思

亂逐其刺史宋知誨秋七月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翻奔于岐

乙亥至自陝州甲申冀州軍亂殺其酋後王璿

因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克房州執楊虔閏月癸酉契丹遣使者

來已邪聞稼于西苑九月壬寅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克

襄州執其首惡李洪

王權為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韓建楊漢傑大常卿趙光逢

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審為戶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楊虔伏誅冬十一月甲午日南至告謝于

節度使唐懷英伐岐十二月懷英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賊于

升平敗績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日用樂

丁未講武于榆林二月



已丑閏祿于殺水秋八月丙寅如陝州以陝州人晉人河南尹張宗爽留守西都辛未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九月己丑至自陝州辛亥搜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率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以伐趙趙王王鐸北平王王處直叛附于晉晉人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

乾化元年春正月壬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栢鄉敗績庚寅赦流罪以下因求危言正諫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張宗爽第秋八月戊辰閏祿于榆林渤海遣使者來戊寅大閱于晚安輔燾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闕唐宗爽留守西都冬十月丙子大閱于魏東郊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壬辰至自魏州乙未

回鶻吐蕃遣使者來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祿卿盧琬使于蜀甲子如魏州本以晉人及編張

宗爽留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陽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儂戊寅如貝州三月丙戌屠襄澤襄澤在襄陽之北丁未復如魏州夏四月己巳至自魏州魏州在魏郡之北戊寅如西都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已下囚德音在魏郡之北罷後徒其屠及捕生渤海遣使者來是月薛昭矩薨六月疾韋節王友珪反友珪在魏郡之北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于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而議者或議于大夫春秋之旨以謂梁貞大惡當加誅絕而反述之是毀譽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狄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

怒而自立者術公孫劉運其君術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子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奚纂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善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諱絕之者不害其發善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子不僞梁之旨也

五代史第二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本名友貞爲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卽位封均王爲左天典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殺博王友文以弒帝之罪歸之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尹敬瑄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爲崇政院使明年友珪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王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爲王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爲





怒而自立者術公孫劉運其君術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子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奚纂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善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諱絕之者不害其發善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子不僞梁之旨也

五代史第二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本名友貞爲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卽位封均王爲左天典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殺博王友文以弒帝之罪歸之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尹敬瑄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爲崇政院使明年友珪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王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爲王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爲



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画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  
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王爲主王乃遣  
人起象先等與寅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曉見殺象先遣  
趙巖持傳國寶主東都高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  
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于便  
近是月皇帝即位於東都初武宗皇帝在東都時復稱乾化三年復博  
王友文官爵三月丁未更名勣夏五月揚師厚取滄州秋九月甲  
辰御史大夫姚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二月晉  
人取幽州

四年夏四月丁丑貶于兢爲萊州司馬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  
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貞明元年春正月存節克徐州時存節自徐州三月丁卯趙光逢罷平

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德倫自徐州分其地爲  
衛州爲昭德軍宣徽使張筠爲節度使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

附于贊贊自徐州李保衡叛于岐來附夏六月庚寅朔晉王李存勗入于魏州遂取

德州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反伏誅友孜自魏州十一月乙丑改元應

州溫昭圖叛于岐來附是歲更名瑣其詳見

二年春二月丙申楊涉罷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人戰于  
故元城敗績奔于滑州晉人取衛州惠州捉生都將李嗣反伏誅

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于晉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張筠奔于  
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于晉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  
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晉人取滄州  
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奔于京師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



冬十月丁酉中書侍郎鄭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辛卯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瓛使于契丹冬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劉瓛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已巳如西都卜郊晉人取楊劉

四年正月不克郊已卯至自西都夏四月巳酉尚書吏部侍郎蕭瑒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巳趙光逢罷冬十二月庚子劉瓛瑒其將謝彥章孟審瀛侯溫裕公支瓛及晉人戰于胡柳敗瑒是歲秦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徵附于晉亳州團練使劉審為兖州安撫制置以討之

五年春正月晉軍于德勝德勝在魏州北秋八月乙未劉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冬十月劉審克兖州張守進伏誅十二月晉人取濮陽天平軍節度使崔彥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六年夏四月巳亥降死罪以下囚乙巳尚書左丞李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驪叛附于晉秦寧軍節度使劉鄩討之秋七月陳州妖賊母乙巳自稱天子九月庚寅供奉官鄭公遠為契丹歡好使冬十月母乙伏誅

龍德元年春趙將張文禮殺其君鎔來乞師不許文禮為成德太子使王德信三月丁亥劉禁私度僧尼陳州刺史惠王能反夏五月丙戌朔

德音改元降流罪已下囚秋赦友能降封房陵侯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冬十月思遠及晉人戰于戚城敗績

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戚安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戴思遠克淇門共城新鄉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夏閏四月唐人取鄆州





五代史第三

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

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叛降于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

節度使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

唐人取曹州盜竊傳國寶奔于唐戊寅皇帝崩年三十六梁

亡

五代史第三

唐本紀第五

莊宗光聖神斷孝皇帝其先本號朱布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

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布為姓唐懿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

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從盡忠於甘州而役屬

之其後贊普為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

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

范希朝希朝從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

落荒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

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麗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

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

鎮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



五代史第三

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

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叛降于愍。冬十月甲戌，宣義軍

節度使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

唐人取曹州，盜竊傳國寶，奔于唐。戊寅，帝崩，年三十六。

亡。

五代史第三

唐本紀第五

莊宗光聖神武皇帝其先本號朱布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布為姓唐懿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為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羌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麗窟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鎮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

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使國昌  
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御中雙鳧爲雲州守捉使國  
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備固後唐  
以太僕卿盧簡方爲儀式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鳳州  
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矣明年僖宗卽位以謂前太原  
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爲靈武節度使  
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唐書李業子鈞以招輯之拜克用大  
同軍防禦使居久之國昌出擊党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  
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  
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  
鈞大同軍使以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  
遼虜軍又破崑崙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

相代石至于太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  
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文友金以蔚朔  
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葉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  
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人達觀克用少驍勇軍中號  
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  
在達觀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  
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黃巢已  
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  
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  
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達觀承制以爲代州刺史屬  
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  
度使鄭從譚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輕兵大掠而還二年十



一月長恩克用復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至于河中進屯乾統巢驚曰鷓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郭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被擒屍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寨渭橋賊走入賊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閩昌為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潞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洛德三州自別為昭義軍昭義軍在唐時凡八州至五代時只留澤邢洛三州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將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勣於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日夜馳二百里至于成州不及而還過泝州休軍封輝守朱全忠嘗克用於上源驛夜河經克用醉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鍊滅燭置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捷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斛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龍西郡王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處存不稱鎮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誅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攻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攻于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



退屯河中朱攻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福追之無常屯于  
鳳翔僖宗念爾克用可以破攻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  
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  
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攻等克用陽諾而不行明年孟方立  
死其弟遷立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遷取邢洛德三州乃遣安金  
俊攻林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  
匡威鐸及未全忠等皆請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  
不可伐下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洎獨以謂  
沙陀前逼僖宗幸與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  
亦極諫以爲不可昭宗將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洎使持其議  
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濟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副使  
是時潞州將馮勣叛降于梁梁遣勣從固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  
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統兵於長子支道康君立取潞  
州十一月濟及克用戰于陰地濟軍三戰三敗濟連連歸克用兵  
大掠晉絳至干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誣其辭愆侮天子爲  
之引咎優詔答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  
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林連鐸于雲州圍之百餘日鐸走吐  
渾八月大蒐于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于邢州遂攻王鐸于鎮州  
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漳沱規從趙大吏平地水深數尺鎮  
人襲之克用置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  
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鐸克用退軍邢州  
景福元年王鐸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鐸于堯山二月會王  
處存攻鐸賊于新市爲鐸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  
兵克用潛入于雲州返出擊匡威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



俄二年存孝求援於王鎔克用出兵井陘擊鎔且以書招鎔而鎔  
攻其平山鎔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疋出兵助攻邢州乾  
寧元年三月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僑棄城走追至景城見  
殺以劉仁恭爲留後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克用  
請立珂鳳翔李茂貞郿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  
之乃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旣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  
鎮兵犯京師聞克用亦起兵乃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新刺史  
王璠璠瑛弟瑊以爭者七月至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于京師  
璠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于郿州茂貞假于關主亦謀歸  
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口克用軍留汾州不進昭宗遣  
廷王戒丕丹王允兄弟事克用且告愆八月克用進軍涇橋以爲郿  
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克用擊破郿州王行瑜走  
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茂貞昭宗怒勞克用使與茂貞  
解仇以紆難拜克用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涇北遇山  
六十日武勣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塞寓曰天子還自石門  
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  
笑曰蓋寓猶不信我况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遣以  
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未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  
相則臣將暮至闕庭京師大恐濬命違止未全忠之攻克用也克  
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未宣等存信屯于華縣軍士侵掠魏  
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洛州克用自將擊魏賊于洹水亡  
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于  
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兵  
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光化元年未全忠遣葛從周攻

TIP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下邢洛德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逋從周于張公橋德威  
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二年  
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遂州至于榆次周德威敗之于  
洞淵秋李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軍于汴河復取洺州朱  
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昭取  
懷州是歲汴人攻懷定與定皆絕晉以附于朱全忠天復元年全  
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從王珂以歸晉夫三與國乃下意爲  
書幣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爲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  
固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上門  
王逵直入飛狐僕言人險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  
軍遂用守騎張鄂汾州守將李瑒皆迎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天大  
雨霖梁兵多露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唐六月周德威李嗣  
昭取慈州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洪梁軍乘勝破潞州圍三州  
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何奴未決梁軍大疫解  
去周德威復取汾慈陽三州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  
克用以謂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就不可稱乃仍稱天  
復五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爲兄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  
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  
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疆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  
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  
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被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  
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  
乃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乃解去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後七  
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擁冬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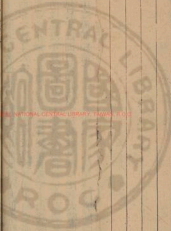
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五年正月辛邪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莽克用於鴈門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種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種置沙陀府而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子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回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兩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回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考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質諱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突慈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蓋忠及其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沙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蓋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蓋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五代史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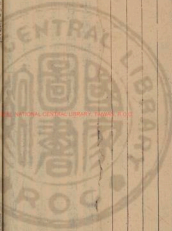
唐本紀第五

有最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  
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最  
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持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  
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最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  
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賜以鴻鵠冠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  
表後當富貴無忘子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  
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正月卽王位于太原叔父克  
寧殺都虞候李存質侍臣史敬瑄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戮之且  
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擲還軍太原梁夾城  
兵圍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頌惻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



五代史第五  
唐本紀第五

有最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  
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最  
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持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  
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最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  
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親賜以鴻鵠冠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  
表後當富貴無忘子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  
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正月卽王位于太原叔父克  
寧殺都虞候李存質侍臣史敬瑄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戮之且  
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擲還軍太原梁夾城  
兵圍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頌惻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



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崗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瞑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旋旋告廟九月蜀王建攻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于神山六年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於龍興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院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鎔誅木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惠攻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威燕王劉守光聞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于水天軍劉守光樹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趙屠康強李存審擊走之八月宋友諒以河中無于梁梁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諒友諒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十年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鴈門劉守光於鴈門於是趙王王鏐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王爲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于梁東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洙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張前銀鎗軍六月王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于河水王率百騎覘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澶州晉軍與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壘不出十三年正月王留李存審于莘聲言西臨鄩開晉王且去卽引兵擊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



降其刺史來昭克磧州殺其刺史新羅四月克茗州八月開邢州  
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蔚州而逃遂取二州  
而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  
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冬梁謝彥  
章軍于楊州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負勇以墮重遂破之十五年正  
月梁晉相拒于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水擊彥章破  
其四寨八月大開于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  
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彥章軍于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懷梁軍追  
之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威死之梁軍緣休于土山晉軍復擊  
大敗之遂軍德勝爲夾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  
王賁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軍于河南  
十七年朱友諒襲同州梁遣劉帶擊友諒李存審敗梁軍于同州  
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真獻唐受命寶一趙將張文禮執其君終  
文禮求請命二月以文禮爲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  
友諒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橫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  
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  
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  
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卽皇帝位王三辭友諒等三請王曰予  
當思之八月遣趙王王鐸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瑆等攻張文禮  
於鎮州建瑆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瑛閉城拒守九月建瑆戰  
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于威城王處直叛附  
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十  
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  
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衛州

九月存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王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勳以潞州叛附于梁夏四月己巳皇帝卽位大赦改元國號唐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使郭崇勳攝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

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閏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曾祖統宜祖妣崔氏皆謚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國昌祖妣秦氏皆謚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謚曰武廟號太祖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

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敗于新塋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人克澤州

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于遼坊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

敬翔自殺

司戶參軍蕭瑒登州司戶參軍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已丑德音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爲鎮州太原爲北都丙辰復汴州爲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杓英遣使者來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甲子如洛京

朔至自汴州辛巳李繼勳伏誅繼勳之弟繼達殺其兄繼僞于路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反諸鎮進獻器物己酉末唐宦者







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莫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皆遣使者來之郭勣海國王大謨讓使大禹讓來庚申如河陽大禹讓使大禹讓來庚申如河陽

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

南郊大教於西翠臣上尊號曰昭文唐武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

等功臣庚申工部郎中李榮為檢視諸陵使工部郎中李榮為檢視諸陵使

夏五月壬寅敕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園載接使儲德源為靈

州刺史西風渤海國王大謨讓遣使者來丙寅李嗣源光

秋七月己酉如高山賽天神八月大雨霖河澗九月壬子置水

于城門以禱受感丙寅李嗣源光

能威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子十一月

癸卯敗于伊闕丙午至自伊闕丁巳回鶻使都督安子想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卽位壇為鞠場二月己巳聚鞠于新

場乙亥射鷹于王莽河辛巳突厥渾解樓渤海國王大謨讓皆遣

使者來射鷹于北郊乙酉射鷹于郭泊庚寅射鷹于北郊三月乙

亥食望祭于西郊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為鄴都  
以洛京為東都夏四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勳未幾有第皇庚寅  
趙光胤薨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庚朝五日己酉  
黑水女真皆遣使者來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紆為昭宗少帝改卜



圖陵使少卿除上也是書曰反聖 括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不葬使太

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為西川四面行

營都統郭崇勳為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于是月丁巳射虜

于尖山冬十月壬午奚吐渾突厥皆遣使者來戊子薛白簡太后

于坤陵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蜀王衍降蜀人始不攻不戰

存禮薛王存渾中王存又睦王存通王存紀雅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勳及其

三千于蜀蜀人始不攻不戰戊寅契丹使傅老鞋

里來庚辰殺其弟睦王存又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李繼諱滅其

族乙酉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丙辰回鶻阿咄欲遣使者來丁亥

滅其族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癸巳鄴都軍將

趙在禮反于貝州反者皆不計甲午攻于冷泉趙在禮陷鄴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

榮討之邢州軍將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之甲戌成德

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將

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趙其子乙丑如汴州壬申次榮澤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

李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白萬勝唐已入汴州乃從從馬重指揮使郭從

謙反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元年七月

元年七月

元年七月

元年七月

元年七月

元年七月

元年七月

元年七月

五代史第六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雷爲鳴門部將生子  
選估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嘗以爲  
子賜名嗣源梁攻兗鄆未嘗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  
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遣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  
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爲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  
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那洛出  
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  
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鐵爲高爲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  
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  
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



五代史第六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雷爲鳴門部將生子  
邈估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嘗以爲  
子賜名嗣源梁攻兗鄆未克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  
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遣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  
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爲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  
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那洛出  
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  
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鐵甚高爲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  
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  
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



橫衝名重四方梁晉相拒于柏澗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  
幟鏗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錐以飲嗣源曰卿望梁  
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隨翌日歸吾廐也  
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陣欲預奮錐馳騎犯其白馬挾  
二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  
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媯儒三州莊宗已平魏州  
因徇下德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父之徙鎮安國契丹攻  
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關質等擊走之同光元年徙鎮橫海是時梁  
唐相拒于河上李繼昭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  
謂曰繼昭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悉攻潞州吾出不意攻其解州以  
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  
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卽  
拜天平軍節度使番漢馬步軍副都統管梁軍攻破德恩南柘莊  
宗退保楊劉王彥章進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敗  
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梁監軍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  
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屬諸將多言棄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  
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向  
亟發救兵必渡黎陽較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  
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而  
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  
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籠其衣以頭觸之  
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五月  
破楊立于潞州六月徙鎮宣武兼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冬契丹  
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三年徙鎮成德莊宗幸鄆請朝行在不



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陽

天成元年

唐明宗元年也

皆以譏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羣臣屢請莊宗不得已遣之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魏修葺謝罪甲寅軍受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止魏獄丁巳與其兵前進石敢將三百騎為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三千匹以益軍壬寅入汴州四月丁亥莊宗崩已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于典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殺元行欒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為樞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宮

壬子歲王濬克安

唐明宗元年也

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國王大諍讓使大陳林來是月張居翰罷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瑄工部尚書任暉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為義成軍節度使

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遜已亥諫伏

誅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廷于御史臺門

契丹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已卯貶豆盧革為辰州刺

史韋說叙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說于合州八月乙酉朝陝州

破石縣民高存妻一產三男子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

笏者

唐明宗元年也

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甲寅醫官張志忠為太原少尹九月己未幸至德宮及袁建豐第冬十月丁亥雲南山後雨林百蠻



部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甲晚使大鬼主傳能何華來辛丑契丹使沒骨俄來告阿保機哀廢朝三日旱辛亥雨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賈發亥瑞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大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壬午朔新羅使張芬來西川節度使孟知祥與其兵馬都監李巖丙申赦京師四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旣而殺之

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以伐荆南於中興節討友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羣臣賈巖李甲不遣使問小事

林彥來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旺等伏誅六月丙戌任國罷庚

子辛白司馬波峯突厥神贊杖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都取

妻忠萬州癸酉殺豆盧革章說八月乙酉嘗河使宋朝化及昆明

使者來九月庚午党項使如蓬山來壬申突丹使梅老來冬十月

乙酉如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張軍都指揮使馬彥超

死之己丑守殷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園

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者來甲辰暖于東郊丙午追尊祖考

恭昭曾祖諡曰孝質廟號祖祖此張氏諡曰孝質順祖諡曰孝靖廟號烈祖祖妣何氏諡曰孝靖穆考諡曰孝成廟號德祖

妣劉氏諡曰孝成懿立廟于鹿州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紹虜來乙未孔循罷戊戌回鶻使李阿山來三月丁未朔御札求直言已未



鄭珣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西方鄜克歸州戍戾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夏四  
月戊寅延光罷乙酉達和遣使者來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  
歸德軍節度使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丹充餒入于  
定州辛酉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爲樞密使封回鶻可汗王仁裕爲  
順化可汗秋七月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節度  
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楊隱赫遷廣州防禦使竇廷琚反冬十月  
靜難軍節度使李徽周討之丁巳突厥使張羅爾來十一月壬午  
吐渾使念九來甲午王建立罷十二月李愬周克廣州竇廷琚伏  
誅辛亥辛康義滅第

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使單撥爾督來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  
三月丙戌殺姪從琰夏四月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使持節攝里

來求充餒殺之甲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

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己巳朝羣臣賀朔

日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

軍毛瑋八月乙巳黑水使骨至來丁未吐渾首領念公山來乙卯

党項折遇明來己未高麗王建使張彬來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

昭遇冬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尚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閏

馬于延辛卯宣徽南院使朱弘昭爲大內留守二月戊戌黑水元

兒遣使者來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瑒爲御營使癸丑朝獻于

太徽宮甲寅享于太廟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三月庚寅立

淑妃曹氏爲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海使河中衛內指揮使楊彥

彥







溫遜其節度使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劉  
彥稱討之辛亥自通執彥溫殺之溫遜其節度使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劉彥稱討之辛亥自通執彥溫殺之戊午羣臣  
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領于撻葛來五  
月丁丑回鶻使曹業祖來庚辰回鶻使安黑連來秋七月壬午訪  
莊宗于滎陽所莊宗于滎陽所八月乙未忠武軍  
節度使張延勳爲三司使張延勳爲三司使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  
十將張倫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  
極殺其刺史陳宣敏于吳來降乙卯吐渾康合畢來丙辰封子從  
厚爲宋王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滿儒來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  
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  
討使冬十月丁酉始藏米甲辰駙衛上將軍致仕歐陽進勳軍粟  
乙巳董璋陷開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

十一月庚申劉泰王從榮受冊封于太廟十一月庚申劉泰王從榮受冊封于太廟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鄧國公  
丹王突欲來奔丹王突欲來奔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鄧國公  
楊仁矩卒廢朝一日丁巳回鶻順化可汗王仁裕使翟末斯來安  
重誨討董璋重誨討董璋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項使折七移來庚辰達剌使列六薛嬭居來  
二月丁酉幸安元信第戊戌突厥使杜阿熱吐渾使康萬琳來辛  
丑安重海罷三月趙鳳雁丁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甲寅董  
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竦奇死之乙卯以早赦流罪以下囚  
閏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海及其妻張氏于崇賢崇緒  
秋八月己未契丹使那姑兒來九月丁亥赦五坊鷹隼冬十一月  
戊申吐蕃遣使者來辛丑旌表棣州民邢釗門閭旌表棣州民邢釗門閭

涼府遣使者來已巳回鶻使安承恩來辛未渤海使文成角來党項寇方果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來已酉渤海回鶻皆遣使者來二月已邪靜難軍節度使藥彥勣及党項戰于牛兒谷敗之三月甲中契丹遣使者來夏四月庚中新羅遣使者來五月己丑二王後詹事司直楊廷紹襲封郡公丙午孟知祥攻前璋陷綿州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達觀首領頡哥以其族來附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來冬十月庚申幸石敬瑭第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浣來

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珣爲瀛王

王從璋洋王從敏溼王丙戌契丹使速骨鞠來秋七月乙未回鶻都督李末來獻白鶻命放之八月戊申大赦九月戊戌趙延壽罷

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使馮贇爲樞密使壬申幸十和亭得疾

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

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皇帝崩于

鳴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

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耶况於五代邪子則長老爲子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



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卽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嗚呼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雲暴出庭中詔武德司官中無得揚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問道等言殺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誣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發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嘯益亦有意於治矣其卽位時春秋已高不遇聲色不樂遊攻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其革粗息年屢變坐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愛起倉卒辛卯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

宰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戾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詭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蔽匿深可畏凶民塗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避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受任圖安重海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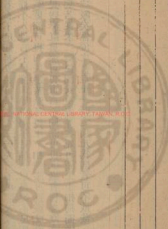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  
 貌類已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淑女也安重誨怒誦  
 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為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  
 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  
 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  
 王子勗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皇帝  
 卽位于柩前羣臣見于東階復于喪位丙午成服于西宮

二代五君於此  
始見稱皇帝位

從厚之妻孔淑其始而從厚其後也  
於此其妻孔淑之妻也

殺司衣王氏癸丑始聽政乙卯殺司儀康氏丁巳馮道為大行皇



五代史第七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  
 貌類已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淑女也安重誨怒誦  
 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為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  
 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  
 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  
 王子勣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皇帝  
 卽位于柩前羣臣見于東階復于喪位丙午成服于西宮

二代五君於此  
始見稱皇帝位

從厚之妻孔淑其始而從厚其後也  
於此其妻孔淑之妻也

殺司衣王氏癸丑始聽政乙卯殺司儀康氏丁巳馮道為大行皇



帝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輝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錡爲南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左僕射權州河南府盧質爲樞道領使丁卯臘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朝于廣壽殿唐之乙亥契丹使都督沒練于來庚寅大赦改元用樂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者來沙州瓜州遣使者來乙未朱弘昭將款錢助作山陵閏月丙午冊皇太后甲寅冊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敏孫獻銀

絹助作山陵二月庚寅視作山陵鳳翔節度使路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葉彥僞爲副二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從珂辛酉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西

京副留守劉遵進叛降于從珂思同奔歸于京師不克死之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馮質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戊辰如衛州從進安從進皆從進之子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爲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曉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晉兵跋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同光二年爲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于石門明宗討趙在禮自親反兵而南從珂率戍兵自曲陽孟縣馳出常山以追明宗明宗之南也兵少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是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最長樞密使安重海患之乃矯詔河中裨將楊彥溫使圖之王



關馬于黃龍莊彥溫卽閉門拒之王止于處鄉以聞明宗召王還京師居之清化里彥溫海敬清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海見殺乃起王爲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長興三年爲鳳翔節度使王子重吉自明宗時典禁兵爲搃鴨指揮使懿宗卽位朱弘昭馮贛用事乃罷重吉兵職出爲益州團練使又徙王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又以李從璋爲代初安重誨得罪罷河中以從璋爲代而重海見殺故王益自疑起據城反懿帝遣王師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被敗志諸鎮兵皆潰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以兵東唐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遵雍叛于唐來降甲子次華州乾德彥溫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于唐來降己巳次陝州康義誠叛于唐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懿帝出居于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

王子滿韓王薛不見入哭于西宮遂見羣臣道拜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爲鄂王命王監國乙亥皇帝卽位

丙子率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戊寅秋鄂

王唐昭宗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乙酉大赦改元戊子殺康義誠及

藥彥德唐昭宗五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諫議大夫韓昭胤爲樞密使在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

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子官六月庚辰幸

范延光及索白通第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八月辛未尚書

左丞姚顛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御署官選

李愚劉昫唐昭宗十二月己亥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寇雲州與寅幸龍門早

年春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遣尊奉國太夫人魏氏爲皇太

后延光時三月辛丑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爲樞密使夏五月辛卯

宣徽南院使劉延結爲樞密使契丹寇邊六月癸未羣臣獻添都

馬添都秋七月丁酉回鶻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陳福海來劉延

昭昭九月己酉刑部尚書房勣爲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來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者來丁未封子重美爲荆王三月丙

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

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爲副戊申先鋒指揮使

安善信叛降于石敬瑭己酉拔武成將軍桑維翰降于敬瑭壬子

大雄軍屯駐林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

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令昭甲戌武

軍節度使范廷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戊申克魏州壬

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進叛降于石敬瑭八月戊

午契丹使榆里來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敗績契丹

圍敬達于晉安戊申如河陽冬十月壬戌括馬籍民爲兵十一月

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爲行營都統丁酉契丹立晉閏月甲

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于契丹敬達不克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

皇帝崩皇帝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

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則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海

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亦族其隙自茲及慈





帝之亡也穴于微陵其土一糶路人見者皆爲之悲使明宗爲有  
知其有媿於重海矣哀哉

五代史第七

五代史第八

晉本紀第八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振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  
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振鷄以  
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臬振鷄生敬瑛其姓  
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瑛爲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  
是爲永安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  
劉宗憲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郭所掩敬瑛以十餘騎  
擣臬振鷄取之以歸莊宗樹其背而壯之手暗以酥啗其與狄所  
重由是名勳軍中十五年莊宗戰於胡柳前鋒馬德斌斃死敬瑛  
以左射軍從明宗復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爲梁兵所敗  
敬瑛常脫明宗於危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



帝之亡也穴于微陵其土一糞路人見者皆爲之悲使明宗爲有  
知其有媿於重海矣哀哉

五代史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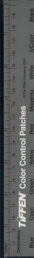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八  
晉本紀第八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振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  
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振鷄以  
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臬振鷄生敬瑛其姓  
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瑛爲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  
是爲永安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  
劉宗憲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郭所掩敬瑛以十餘騎  
擣臬振鷄取之以歸莊宗樹其背而壯之手暗以酥啗其與狄所  
重由是名勳軍中十五年莊宗戰於胡柳前鋒馬德斌斃敬瑛  
以左射軍從明宗復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爲梁兵所敗  
敬瑛常脫明宗於危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



欲自歸於天子明已所以不反者我聽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  
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  
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馳騎  
三百渡黎陽爲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  
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瑄爲前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莊宗遇  
弒明宗入立拜敬瑄爲武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克復功臣兼  
六軍諸衛副使在襄陽以廉問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鄆州節度  
亳州平亂皆以賊汚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院涪州  
張萬進華州孫存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瑄爲首天成二年十月從  
幸汴州爲御營使拜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六軍副使如故改賜權忠匡定任節功臣三年四月徙鎮天雄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典唐兵五月拜尉馬都尉董瑋反東川爲行  
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徙鎮河陽二城未行  
而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是時秦王從榮統六軍敬瑄疑其必及  
禍不欲爲其副乃自請行及制出不落副使羈復辭行明宗數責  
大臣問誰可行者范延光趙延壽等幸以敬瑄爲請乃拜河東節  
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落六軍副使乃  
行明年明宗崩愍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  
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懿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避敬瑄于  
道敬瑄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衛州而去廢帝即位疑敬瑄必  
反

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瑄果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受吾太  
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  
撤諸鎮外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等共以爲然乃上表





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為明宗嗣廢帝下詔削奪敬瑄官

爵命張敬遠等討之敬瑄求援於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

鴈門與唐兵戰敬遠大敗敬瑄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為父子

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於此時唐書紀載契丹王耶律德光入自其流漠野胡雲應新媽備武靈州入

于契丹已亥大故改元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

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戶部侍郎趙彞為

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甲

戌趙德鈞及其子延壽叛于唐來降契丹鑲之以歸已邪大河陽

節度使其從前叛于唐來降辛巳至自太原盧文紀姚顛罷

甲申大赦殺張延朗劉延朗故房嗣十二月乙酉如河陽迎降王

從河為庶人王從孫丁亥司空馮道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已丑滑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刺史鄭元平刑衙札求直言矣

已鎮州牙內都虞候秘瓊逐其節度副史李彦珂同州程德全錄

殺其將楊漢賓庚子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其副使李承嗣

二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叛降於吳丁卯天

節度使范延光授濟州防禦使秘瓊戊寅兵部侍郎李崧為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室子為公及隋郡公為

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格王從孫二月丁酉契丹

使皇太子解里來三月庚辰如汴州夏四月丁亥赦囚請民租賦

趙彞使于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官

苑使李可興來五月壬戌御札求直言丁丑進尊祖考為皇帝妣

為皇后高祖瑁諡曰孝安廟號靖祖妣秦氏諡曰孝安元曾祖

彬諡曰孝簡廟號肅祖妣安氏諡曰孝簡恭祖顯諡曰孝平廟

號唐祖妣來氏諡曰孝平獻考紹菲諡曰孝元廟號獻祖此何氏諡曰孝元諡六月癸未契丹使夷離畢來天雄軍節度使范廷光及丁酉傳箭于義成軍節度使符彥使丁未楊光遠為魏州四面行營都部署東都巡檢張從賓反留守判官李遵死之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寇河陽殺皇子重又寇河南殺皇子重儀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暉叛奔于吳不克伏誅右監門衛大將軍婁繼英叛降于張從賓義成軍亂殺戍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中實戍將本國指揮使馬萬統符彥使歸于京師命殺之于赤岡赤岡在魏州城北乙卯楊光遠為魏州行營都招討使辛酉杜重威克汜水關汜水關在魏州城北壬申楊光遠克博州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聊殺其節度使周環右衛上將軍李金全討之金全本

八月丙申靜難軍節度使安叔千進澤都馬乙巳安叔千進澤都馬乙巳月辛巳禁造甲兵

三年春二月戊戌諸鎮皆進物以助國國以助國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美使裡全福來丁丑禁私造銅鐵秋

七月辛酉以皇璽錢作受命寶受命寶八月戊寅馮道

及左僕射劉昫為契丹冊禮使壬午澧州刺史馮暉降丙戌許御

署官選己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于契丹歸伶官于契丹己未歸節制官劉守

九月己酉敕范廷光范廷光威金吾勸契官王殿司天鴉叫學生殿驛于契丹于闐使馮繼榮

來回鶻使李萬余來己巳赦魏州蠲民稅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

讓為樞密使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頗來奉冊曰英武明





停賈宴錢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見時使書夏四月己未契丹使遂括來五月吐渾首領白承福來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薛同海來八月壬辰如鄆都開封尹鄆王重貴留守東京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東京內外兵馬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使于契丹九月乙亥前安國軍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丁丑吐渾使白可久來河決中都入于杏河冬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十二月丙戌朔鄆王重貴爲廣晉尹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海金及安從進戰于唐州敗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天平軍節度使杜重威爲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遣使者來戊戌杜重威及安重榮戰于宗城敗之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晉與午契丹使遂刺

來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奉決河于滑州閘月天興糧食

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皇太后唐昭宗六月丙戌吐渾使念

嗣漢來乙丑皇帝崩于傳昌殿十二年



五代史第九

晉本紀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爲唐莊宗騎將早高祖以其子重貴爲  
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唐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  
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  
我家事也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  
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  
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  
軍三年冬爲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  
祖幸鄭留守東京已而爲廣晉尹徙封齊王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卽位于樞前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  
德超以御馬二撰祭于相州之西山大抵之如京師使李仁廓使于





五代史第九

晉本紀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爲唐莊宗騎將早高祖以其子重貴爲  
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唐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  
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  
我家事也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  
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  
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  
軍三年冬爲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  
祖幸鄭留守東京已而爲廣晉尹徙封齊王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卽位于樞前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  
德超以御馬二撰祭于相州之西山大抵之如京師使李仁廓使于





契丹契丹使梅里來丙子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  
貞固爲副太常卿崔悅爲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爲南簿使御史

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

易簡字師道

已卯四方館使宋崇節

右金吾衛大將軍梁正使于契丹秋七月壬戌皇祖母劉氏崩諡

祝朝三日

超揆馮于相州之西山

戊午高行嗣克襄州

軍節度使李守貞彰德軍節度使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甲子契

丹使耶五來庚午睿皇祖母於魏薨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

思來九月辛丑李守貞爲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冬十月己未契

丹使舍利來庚午回鶻遣使者來十一月契丹使大帶來庚寅拜

聖文章武孝皇帝于顯慶

廟辛丑竊高祖靈車所過民阻之牛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

遠進百頭宮盛

契丹于越使令營支來辛未又使野里已來

丙子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者

附再昇以來旱蝗

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多與來二月壬子景延廣爲御營使

己未如東京赦廣晉府囚庚申大澠州赦囚乙丑至自鄆都庚午

寒食登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

朔趙瑩罷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

承海使于契丹癸亥四月庚午董殷使于契丹供奉宮殿福率威

順軍捕蝗于陳州五月奉寧軍節度使安審信捕蝗于中都丁亥

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癸卯馮道罷甲辰以旱蝗大赦六月庚戌

祭壇于阜門癸亥供奉官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辛未括借民粟殺畿粟者秋七月甲午冊皇太后丁酉射于南莊契丹使柳里等來甲辰供奉官李漢超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辛亥檢民青苗九月戊寅尊奉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丙申辛大年莊及景延廣第冬十月戊申立壽氏爲皇后壽氏於唐高祖時壬子改于近郊幸沙臺丙寅契丹使通事劉胤來與午括借民粟十一月己卯董嚴使于契丹甲申辛八角閭馬牧乙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青州辛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金仁達來十二月癸丑給事中邊光範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甲寅高麗使太相來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反淄州刺史崔遵宗死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澶州己卯陷貝州庚辰歸德軍

節度使讓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契丹入博州寇代州辛巳周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鄆都不得進而復

景延廣爲御營使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于澶州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爲滑州道行營都討

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二月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及

契丹戰于馬家渡敗之癸丑北而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北平敗之三月癸酉及契丹戰于城寨契丹去

契丹已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爲武定

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白

澶州救京師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定豐敗之辛酉率借民財



五月戊寅李守貞討楊光遠丁亥鄆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六月克淄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丁未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于汶濟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庚八月辛丑朔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德軍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戊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諱門閹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鄆都留守馬全節爲副招討使十二月己亥朔射兔于旱門丁巳楊承勳因其父光遠以降殺之

出帝已討其不悅已而於李守貞廢之遂不書

契丹月乙酉德善救青州因契丹寇恒州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林兩軍皆

潰戊午幸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爲節度使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

日以前契丹謀大 丙子大圍于戚城丙戌圍馬於鐵丘

丙申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馮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三月戊戌契丹陷鄆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敗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

秦州辛亥易州成將孫方陳及契丹詣里戰于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

于衛村又敗之夏四月戊寅勞旋于戚城己卯勞旋于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故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

幸南莊六月丁卯射于繁臺幸杜威第旱秋八月甲子朔廢二薛丙寅和凝罷馮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未問馬于

茂澤敗丁丑括馬九月己亥問馬于萬龍岡幸李守貞第冬十月



丁丑高麗使其廣評侍耶韓玄珪禮賓卿金廉等來戊寅射兔于  
觀臺戊子高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規內軍卿朴藝吉來十一月  
戊戌封王武爲高麗國王己巳射兔于臯門辛沙臺十二月丁丑  
臘咬于郊丁亥桑維翰罷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李崧守侍中樞  
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鶻使突厥陸來壬午射鴨于板橋辛南莊夏  
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邊己丑李守貞爲  
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爲副河決魚池大饑羣盜起  
秋七月大雨水河決楊劉朝城武德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  
決澶滑懷州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  
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于朔州敗之大雨霖河決陸黃冬十月  
河決衛州丙寅河決原武辛未杜威爲北回行營都招討使李守

貞爲兵馬都監十一月宋將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瀘州  
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己未杜威軍于中渡壬戌奉國都指揮  
使王濤及契丹戰于淖沱敗績死之戰時賊于陣中射濤于城而不肯死者以  
其衣覆以城裏射之不生不解  
向此情明者自書此如活是已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庚  
午射兔于沙臺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

嗚呼余書封于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豈無  
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  
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爲子  
而不得爲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慶實於  
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  
謂出帝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



而絕之以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五代史第九

卷第十

漢本紀第十

高祖唐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而紫色目多白睛鬚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路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棍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政與左右格鬪而死知遠卽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廢帝人立高祖復鎮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爲高祖謀贊成之高祖卽位於太原以知遠爲侍衛親軍



而絕之以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五代史第九

漢本紀第十

漢本紀第十

高祖唐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而紫色目多白睛鬚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路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政與左右格鬪而死知遠卽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廢帝人立高祖復鎮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爲高祖謀贊成之高祖卽位於太原以知遠爲侍衛親軍



郡夷戾，須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慘，刻無大赦，勿吝。」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知遠領歸德，知遠壯與重威同，刺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爲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五年，徙鄭都留守。九月，朝京師，高祖幸其第，六年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勳位已高，幸晉多故，而有異志，每侮辱之，拜十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討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末嘗出兵，契丹寇瀋州，遣傳王攻麗門，王敗之，于秀容八月，叙吐軍，白承福等放取其資鉅萬，良馬數千。

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榜一，木榜，虜法貴之，如中國，凡杖非役，大臣不可得，唯持榜，踞虜人望之，皆辟道，峻還爲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勸進辛未，皇帝卽位，稱天福十二年。天福十二年，契丹高祖，乾祐元年，即此年也。王峻，北平人，乾祐元年，即此年也。王峻，北平人，乾祐元年，即此年也。

趙州賊首梁釋取相州來歸。相州，魏州也。梁釋，魏州人。乾祐元年，即此年也。王王，即高祖也。乾祐元年，即此年也。釋晉州，將藥可，倚殺其守將，路從朗及括，錢使誅，讓大夫趙

燕東歸，辛巳，陝州留後趙驍，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三月，丙戌，朔，瀋州東，雞脫辛卯，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客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來歸，壬寅，契丹遜，國漢也。王峻長而力武，自以其將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都爲樞密使。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達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  
垂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秘不發喪殺杜重威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皇帝即位于柩前壬辰右  
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于大散關敗之癸巳大

赦三月壬戌齊貞因為大行皇帝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光為副  
太常卿張昭為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

為儀仗使丁丑李壽罷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潛渝關夏四月  
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王克渝關壬午承興軍將趙思綰叛附于

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于關西以兵守關西李守貞不從楊邪為  
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鎮寧

軍節度使郭從義為承興軍兵馬都部署戊子保義軍節度使白  
文珂為河中兵馬都部署河決原武五月己未回鶻遣使者來乙

亥龍州內黃民武進妻一產三男子河決滑州魚池旱蝗秋七月  
戊申朔彰德軍節度使王繼弘殺其判官張易鶴鴻食蝦丙辰禁

捕鵝鵠庚申郭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  
徽來奔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勳乙亥王景崇叛附于李守貞八

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弘遷及趙思綰  
戰敗精冬十月甲申吐蕃使斯漫篤簡氈藥斯來十一月甲寅殺

太子太傅李榘滅其族壬申莽唐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虜陵諡曰  
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度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致仕劉景盛

二年開禧即乾王此在乾元而不改其其國號也春正月  
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蜀民紐寃租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

降乙丑趙思綰降六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彥珂來西涼府遣使者  
來蝗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甲子克河中



子自曰考之  
冬十月契丹寇趙魏羣臣進添都馬契丹陷內丘已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遊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

鳳翔在鳳州丙午郭威進

添都馬壬子趙暉獻賊俘二月甲戌旌表穎州汝陰民勸溫門開

三月己酉寒食空祭于南御園夏四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爲天

雄軍節度使六月癸卯河決原武秋八月遣粗來附冬十一月丙

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

郭威反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廷選叛附于威壬午威犯封丘秦

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

于劉子陵慕容彥超及郭威賊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于威郭允

明反乙酉皇帝崩

自即位中蘇逢吉白殺漢亡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自古不以爲重孔子未嘗先秋其

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

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

語爾

古謂歲之二月也元一而曰正月則謂之元六月曰元則謂之大月也

及後世尚學之

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

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

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爭錯以威後

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遷都明年末帝已誅友

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

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

出帝稱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亦賜優禮之幸而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而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五代史第十卷

五代史第十一卷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晉爲  
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于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  
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  
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  
威醉呼屠者使進凡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拔其腹示之曰爾  
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頤自如爲吏所  
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  
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養補爲  
軍吏好讀聞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漢高祖爲侍衛親  
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



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而帝已北遷方陽以兵  
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  
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  
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五代史第十

五代史第十一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晉爲  
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于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  
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  
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  
威醉呼屠者使進凡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拔其腹示之曰爾  
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頓自如爲吏所  
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  
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養補爲  
軍吏好讀聞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漢高祖爲侍衛親  
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



起兵太原卽皇帝位拜威權密副使

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卽位拜威權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承興趙思範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纒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將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表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子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懷樂威至河中自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邊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爲守貞窮寇敵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邊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

真與妻子自焚死惡節景崇相次降隱帝威以玉帶加給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臣以安朝廷撫內外而傾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徠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蓋嘗絕于天下是冬與丹寇邊威以權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避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鄆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權密使之鎮宇相蘇逢吉以謂權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同爭久之卒以權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穀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軍



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  
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  
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使使者亦  
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院史魏仁浦謀於卧内。仁浦勸威反。  
殺威。例用留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枝以激怒之。將枝皆憤  
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襲帝。遣開封尹侯蓋保大軍  
節度使張彥超。各使圍管仲等。率兵拒威。又遣內奏。罵脫規。威  
所寵。贊脫為威所得。威乃解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威  
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  
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廷渥叛于梁。求降。壬午。犯封丘。甲申  
及秦寧軍節度使慕容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雍州。郭允  
明反。弑隱帝于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

后于明德門。請立郭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大軍將枝。謀殺賢明。  
以承大統。庚寅。威于百官前。明德門。請立秦寧軍節度使贊為嗣。  
遣太師馮道。遣贊于徐州。李郭請太后臨朝。聘政。以王峻為樞密。  
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  
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  
贊于宋州。殺之。其將華廷美楊溫為贊守徐州。戊午。次臯門。漢卒  
相寶貞。劉徽。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上澆太  
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吳明道曰。自立晉乾元  
不書此者。以其不稱子  
國王。謂也。

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  
丹使曩件支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蕭池。隋書  
有之。丁巳。尚書左丞田敏

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



州華北平州不古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爲德妃五月辛未追尊祖

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璽曰睿和廟號信祖祖妣張氏謚曰

唐恭曾祖謚曰明憲廟號僖祖祖妣申氏謚曰明孝祖繼謚曰

翼廟號義祖祖妣韓氏謚曰翼敬考謚曰帝肅廟號慶祖妣王

氏謚曰章德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

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程光毅爲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

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德之奏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計同知計事趙之

攻自晉州晉州在唐屬并州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

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桑維翰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

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智侍郎徐逢來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

德唐史皆風軍三月丁巳朔庚寅聖祭于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

壽爲樞密副使程光毅罷夏五月兵中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

壽爲大內都點檢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兗州在唐屬

代時壬午赦兗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

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戌回鶻

使獨呈相溫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爲商州司馬三月甲申封榮爲

晉王晉王在唐屬并州丙戌鄭仁壽罷己丑棣州團練使

王仁錫爲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丹盧

臺軍使張徽來奔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爲

奉迎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四

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附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





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尊號曰  
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海為  
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王仁鎬罷是日皇帝崩于慈德殿

平五年十一月五日  
是王文憲無他日

五代史第十一

五代史第十二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唐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  
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謙厚見愛太祖  
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畧通書史黃  
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為漢樞密使榮為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  
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觀  
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瀘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  
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是冬上以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壬辰太



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尊號曰  
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海為  
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王仁鎬罷是日皇帝崩于懿德殿

平五年十一月五日  
是王文憲無他日

五代史第十一

五代史第十二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唐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  
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謙厚見愛太祖  
遂以為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畧通書史黃  
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為漢樞密使榮為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  
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觀  
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瀘州刺史竊率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  
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是冬十以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壬辰太

周本紀第十二

周本紀第十二





祖崩秘不發喪丙中發喪皇帝即位於柩前

如故者右監門衛大將軍銀仁浦為樞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鶻遣使

者來丁卯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大常卿田錫為禮儀使兵部

尚書張昭為尚書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僕使使開封少尹權判府

事王敏為橋道始遣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

鄭仁海請守東京之西如潞州以攻漢

州閩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晏于高原散之

高平又敗之丁酉辛潞州已支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契愛能步軍

都指揮使何徽伏誅壬寅天縱軍節度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

鄧署夏四月乙卯拜神聖文武恭肅皇帝于嵩陵

契使董希加叛于漢來附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附辛

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取石沁州乙丑馮道

漢庚午假潞州流罪以下四太原忻州監軍李勣殺其刺史趙

舉叛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殺

漢丁酉回鶻使因難啟畧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

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庚

午至自太原秋七月庚辰開稼于南御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

部侍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樞密使

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

二年天祐二年以嗣君即位而改元不依右者曰奉天許州出帝即位年定改元而平

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

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

度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

取成州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

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十二月丙戌薨  
仁壽從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亥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獻于正陽殿之甲寅重進爲淮南  
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李正彝浮橋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  
來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鍾謨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  
州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都頭袁彥爲竹籠都部署是月取光  
舒常州唐李景之弟夏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  
京師因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因秋七月皇后崩楊光舒滁州復  
入于唐八月乙丑課民種禾及基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散騎  
常侍王朴爲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  
于懿陵十一月庚寅發諸祠不在祀典者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慶

李景之弟李景威之弟李景道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京乙亥  
南征三月丁未克壽州不克壽州仁壽五年北定壽州仁壽其下詳故方以自克之謂

壽州以向武爲守節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已邪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

未追冊彭城郡夫人劉氏爲皇后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

進教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爲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漢州刺

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點檢

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唐以其州來降唐

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唐以其州來降唐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彥

卿鄭昭業死之



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  
壬午朔如秦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己亥克淮南十有四  
州以江爲界并前所獲州十四三月辛亥李景來賈宴夏四月庚申  
附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回鶻遣使來六月辛  
未赦降卒四千六百于唐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  
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綬使蒲訶散來  
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  
縣課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真使阿辨來三月己酉  
甘州回鶻來獻玉却之庚申王杵養丙寅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留  
守東京癸酉停給銅魚甲戌北征是月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  
樞密使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葭津關以爲鄜州癸卯取

九橋關以爲雄州女真使口關上置軍營

五月乙卯取瀛州後中興甲戌壬子雄州六月癸未立皇

宗諡燕國公戊子占城使蒲訶散來己丑范質王溥奏知樞密院  
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年十九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卽位大臣請封皇子爲王世宗  
謙抑久之及事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卽位于柩前癸卯范質爲  
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齊儼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尚

書張昭史中丞邊歸謐爲儀仗使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魯居  
武爲檢道顯遣使秋七月丁未戶部尚書李濟爲山陵副使度支  
郎中盧億爲判官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曹王熙謹紀王熙海新



壬寅高麗遣使者來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文使于高麗  
冬十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在營川高麗遣使者來

七年春正月甲辰遷千位

宋興

五代之亡無君不曰無君而曰無君之遺棄也則之運也唐失天下以討賊而

宋興天下以文質故也宋興則天下之風俗亦不無其變也宋興則天下之風俗亦不無其變也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

而輒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於之倫幾何其不垂而不至於

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馮延及任圜則

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獲馮則中國幾何

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

右復三關歐武之聲震當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

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

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

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

爲安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

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

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

民先習知之期以一致大約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後

南唐閻宰相李穀以計策復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

盛以喻穀贊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

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

雖社稷之重而使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疆弱較彼我而兼

是律之始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



之所及也

五代史第十三

五代史第十三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道毒流于天下天下  
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乃於其得然卒未能少挫其鋒以得志  
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  
嫉至於詞智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  
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殘矣猶及於  
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始不起於忽微湯  
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爾有家悔亡其言至矣  
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亂離適  
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



之所及也

五代史第十三

五代史第十三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道毒流于天下天下  
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乃於其得然卒未能少挫其鋒以得志  
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  
嫉至於詞智流腸剖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  
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殘矣猶及於  
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始不起於忽微湯  
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爾有家悔亡其言至矣  
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讒賊適  
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





全昱次曰明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備食譙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慮太祖憤懣不作惡說加害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為盜從魏攻廣州存戰死愿將歸太祖普巢降唐反以破巢逐魏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饋歸迎后於他家使者至門后惶惑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爾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飲其太祖母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發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薨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嶽其私首在午溝汝今富貴而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拜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皇后無諫之多賴以全活大曆二年秋后病下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卽位立四廟追尊皇考宣父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梁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柳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瑋於石佛山瑋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救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捧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瑋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



遠見璠妻璠妻再拜后亦拜涕然泣下曰免耶與司空同姓之國足仲之間以小故與干戈而使吾媼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歎乃遣璠妻爲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福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卽位追冊爲賢妃初璠開封尉澠也魏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稱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爲荒濟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爲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爲愛已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爲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謙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忽棟折獨李氏侍側連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宋帝德妃張氏其父歸朝奉太祖爲梁功臣帝爲王時以歸朝之帝卽位將冊妃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年妃病其帝違冊爲德妃其夕歲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朝奉太祖爲梁功臣帝爲王時以歸朝之梁故妃妾皆就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營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由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卽位辛追封郢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卽位封友璋初爲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康友珪時爲鄆州留後末帝時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非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卽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爲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鎮領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殿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宋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太祖曰宋三爾碣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友用博爲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碣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郢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爲宣武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來何用此爲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爲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友能爲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爲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毋乙董乙聚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切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以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爲房陵侯友誨爲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爲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



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明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初聽敏喜慍不形于色太祖以爲軍校善用弓初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冀州刺史太祖聞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梁剛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鑿後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爲之不流戰于石樓兵敗友寧墜馬見殺友倫初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爲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言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史太祖聞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崆山晉人乃却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備衛伺察昭宗所爲友倫擊諸將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之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爲將奔太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爲友倫亂害殺之奏請誅祀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開門使王建業客省使王建又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明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柎王友裕字端夫初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鄆於西華鄭卒倚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譁呼晉王喜遣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爲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鄭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鄭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



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開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濠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濠州遂圍時薄於徐州朱瑄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收瑾于石佛山璠走都虞戾朱友恭謀之太祖以爲璠可進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罷師古以友裕屬史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惑不知所爲賴張皇后教之得免補知許州許州差警善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修還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寇鄆還領許州繼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下龍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

承壽友裕以兵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唐名勳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文太祖養以爲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歛以供軍費太祖卽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爲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畧地宋毫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卽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遷其婦人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益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應使之任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太祖

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國友珪乃易服微行人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計事勅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人夜三更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憂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劔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劔擊柱者三太祖憊仆于床廷諤以劔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衾覆之瘞之寢中秘喪四日乃由府庫大資羣臣及諸軍遺受旨丁昭浦塘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親雖創業論三十年託于久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蓄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頓邱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

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卽皇帝位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已廷諤亦自殺末帝卽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

唐王友孜自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靈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寢夢人害已既寤聞闔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劔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誅



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  
誼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卽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  
誼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足與其父也豈  
春秋之旨哉子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  
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  
臣子任其責于於友誼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第十三

五代史第十四

唐太祖宗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  
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  
畧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  
梁館于封禪寺梁主遷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  
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  
大將謀保軍以還運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鬪奮哭因欲舉兵擊  
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  
莫分曲直不若飲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  
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唐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  
受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



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  
誼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卽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  
誼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足與其父也豈  
春秋之旨哉子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  
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  
臣子任其責于於友誼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第十三

五代史第十四

唐太祖宗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  
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  
畧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  
梁館于封禪寺梁主遷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  
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  
大將謀保軍以還運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鬪奮哭因欲舉兵擊  
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  
莫分曲直不若飲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  
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唐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  
受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





舉太祖然之人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  
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喻棄邢  
州走幸爲人擒今乃自爲此平昔公亡奔達觀幾不能自脫賴天  
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  
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恚乃止已而直兵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  
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  
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  
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  
曹氏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諫其政道破燕取魏博與梁戰  
河上十餘歲成晉魏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闢其孝莊宗卽依冊  
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在謝太后太后有  
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後没于地以從先君幸矣  
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居  
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蓋曰貞簡葬于坤陵  
而太妃無諡拜魏將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  
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  
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  
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  
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婁黃精  
善醫上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婁將袁遵豐  
得后納之晉宮自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  
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  
命劉氏吹笙佐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



夾威得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嗣莊宗以爲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經博賊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逆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場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氏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畧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因舍翁妾得至此因命宮劉氏于宮門莊宗已卽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回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車覆黃蓋吹見於太廟

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恣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粟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楮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依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遊鎮州王銘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奇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潭沲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詔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依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



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勳元行欽等秘策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策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曰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道不絕莊宗有愛妾其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侍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慚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痼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路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苑于吹遊十二月己卯獵敗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軍從歷伊闕宿齋獨發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青民供給堪什器徹處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棊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

亦有天命命旣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袿套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惑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我始出物以贖軍軍士負而歸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擒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解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基



尉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盃酪不自省視莊宗册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擣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于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諡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復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真妃才成一理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娘入宮避得三十餘人被國夫人夏氏以膏幸於莊宗守娘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突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嗜毒害殺人嫌妾微過常加笞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百韓淑妃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高祖反時爲梁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纒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宮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澄石的歷等十餘騎等孤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滑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鳳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爲寺僧所殺



克修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爲本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修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詔而笞之克修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臆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沒于虜嗣臆少有膽畧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望嗣臆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修縣嗣臆從存審救修梁軍解去嗣臆功爲多起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人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臆取媯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訓練使嗣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修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修爲人簡傲鄙人素安其政且義其死誓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惡克恭遷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關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靼人被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



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  
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  
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子而與英豪戰爭卒  
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  
下皆有精兵侍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罷  
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在則存賈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  
也以叔拜理豈安乎人生常真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  
慈子孝先王土室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  
顯等各遣其妻入宮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政於羣臣  
遂至於禍都處侯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  
存珣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藏器見太后告  
克寧與存顯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珣告之曰李

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  
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  
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勗存禮存渥存義存確存  
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勗存渥存  
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義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  
世王存勗承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義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  
王存義歷建雄偉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  
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  
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  
求官爵存義及存渥等在任明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  
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



誣言存義過干闕家酒酣贊贊泣爲婦翁慟竟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干郎存勳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渾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勳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勳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從存勳北京留守存渾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與教門存渾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渾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勳開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北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庸從奔不去存勳乃剪髮衣僧衣謂符彥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唐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舍所至送赴關如不幸物故者收殮以聞存紀等所置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旣監國典喪

此猶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謂矣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卽民家殺之存美者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渾繼嵩繼瑨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卽位繼岌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郭宮爲典事以繼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高行營都統郭崇勳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思齊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瑄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關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進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栢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關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



州街上騰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棄竹與至昇仙橋系衣牽羊草  
索繫首肉袒街墜輿輒羣臣哀絰徒跣以降繼及下而取璧崇韜  
解縛焚榎自出師至降降虜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  
未有如此然繼及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  
者供奉官李從義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譚從義等素  
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機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白  
王宗弼以下皆卒以蜀將官及梁本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四馬  
束帛壹壹摩挲而已崇韜曰次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  
府唯大將晨謝衙門閉然由是從義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  
人見繼及語謂崇韜鎮蜀從義等因言崇韜有異去勸繼及爲備  
繼及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衛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  
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子敢知也莊宗聞崇  
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起繼及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  
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義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  
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及莊宗遣宦官馬彥  
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  
林崇韜方遣任國等分由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  
行勸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聞不容  
聖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  
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及使殺崇韜  
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國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  
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及繼及曰今大將軍發未有變端豈可作  
此負心事從義等泣曰今有密教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  
無賴矣繼及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義等



力爭繼及不得已而從之詰曰從賊以都統命召崇勳繼及登樓以避之崇勳入升階繼及從者李環德碎其首繼及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廷孝拔據漢州繼及遣任國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及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及馳趨京師以致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筠斷浮橋繼及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及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及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及乳母曰吾不忍見玉王若無路求生當蹈河以俟繼及兩指而置環縊死之任國從後至暮繼及于華州之西南倉及少病聞無子明宗已卽位國平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推恩久之問國繼及何言國具言繼及死狀國光三年詔以皇子樂高繼及子繼及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儀蓋其首幼

故不封高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存者十有一人明宗不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絕

皇朝宗人傳曰先皇初設宗子世第之子皆在朝及成敗之際

宗至莊宗七年時實事也下口大劫萬次皆皆因其此之先後而書之使後世事始末之法也



五代史第十四

五代史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和武憲皇后

哀皇后

昭懿皇后

明宗四子

宣憲皇后

明宗四姪

淑妃王氏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  
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  
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  
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  
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為  
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幼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為騎將  
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於太原其子是為潞王

五代史卷之四十四



五代史第十四

五代史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和武憲皇后

哀皇后

昭懿皇后

明宗四子

宣憲皇后

明宗四姪

淑妃王氏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  
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  
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  
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  
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為  
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幼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為騎將  
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於太原其子是為潞王

唐明宗家人傳



從河明宗時從河已王乃追封懿氏爲睿因夫人廢帝卽位追尊  
懿氏爲皇太后諡建陵毅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  
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  
諡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麗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  
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  
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  
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  
曹氏爲人簡實當選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卽位議立皇后而曹  
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計財妹當代我王氏曰  
后帝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  
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

皇后合饒侍食乃母不樂以卽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  
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蓬專用事殺安重  
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懿帝卽位冊  
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毋之  
是爲許王從益從益孔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擬兵心  
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  
言求見秦王明宗遣孔姬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從榮因  
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  
宮衛天子而以反兒誅出恣言惑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  
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  
而止然待之甚薄秦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  
比丘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



何回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太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爲尼不可乃遷於至德宮晉道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廢太議以鄆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鄆國公以介府妃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宮以至德宮爲廟高祖立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卽依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匡胤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趙匡胤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額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爲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也

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徵陵城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竊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崔光鄰爲樞密使燕將劉昶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昶而去漢高祖旌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言召行周而不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



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衢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道諡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環從榮從厚從益從環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環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任寬朕意母使自疑從環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環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環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環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環從環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環道同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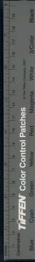
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爲生無君易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子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環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  
軍諸衛事從榮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  
薄之徒曰進德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  
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  
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  
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  
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  
然尚喜展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  
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祿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  
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

朝服乘輅車具薄酒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  
人皆以為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  
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  
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  
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  
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  
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  
光道延光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  
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  
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諸  
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書寢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



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銀給控  
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疋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疋  
都頭已下七疋至三疋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人朝以數  
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土見者震懼從榮又命其眷屬及四  
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  
擇帥傳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  
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子言不可也  
從榮由而志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實非吾所論也將相大臣  
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視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趙光延  
壽陰有逆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  
類作十一月戊子宣明宗幸宮西士和卒得傷寒歿已丑從榮與  
樞密使朱弘昭湯質入問起居於廣壽張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

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  
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默然自輿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頓殿上  
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滿涎  
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  
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樞疾不朝初從榮尚  
忌宋王從厚賢於已而懼不得爲嗣其居平驛矜自得及聞人道  
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  
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宣使其押衙馬處鈞  
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  
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宣場力忠孝  
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  
念家族乎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事須得侍衛兵馬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  
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  
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晉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  
又告義誠義誠許諾晉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  
殿間議事資義誠曰主上所以高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  
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體顧豈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  
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卽入見  
平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哀動  
京師驛王于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教  
我於危危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重吉以兵守諸門重吉卽  
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抽兵千人以中從榮寶屬

其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特王居敬而所昵者劉  
陟高登從榮兵出與陟擊並奮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陟  
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敬矣因陣兵櫛北上據胡林而坐使人召康  
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覓捧聖指揮使朱  
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卽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厥心自調弓矢  
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  
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  
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  
妻匿林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  
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懸見羣臣君臣相顧泣  
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案而有姪四人曰從陳從瑋從溫從敏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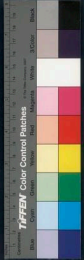
瑋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海用事自請王將相皆下之從瑋爲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剛愎輕財好施重壽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瑋爲大內皇城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海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軍賜死重海見妹必復其官贈太保

從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真變于觀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爲捧聖左衛都指揮使改皇威使領陳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從瑋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瑋欲率民爲貢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爲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瑋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瑋爲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修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祐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武成德武寧五節

度使封秦王晉高祖立復爲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爲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視吏薛仁嗣等爲盜悉情及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關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瑋子重俊爲冀州刺史坐賊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歡而已重俊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爲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澄玉漢高祖時爲西京



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諡曰恭惠

五代史第十五

卷之四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恩州渾元人也后爲人強悍廢帝素懼之  
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爲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爲牙將  
廢帝即位拜宮死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爲樞密使天雄軍節  
度使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  
在鄭不恤軍士軍士皆然搢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延  
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  
閉城遣其副使邊仁雨請已爲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右千牛衛  
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  
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  
廢帝以后故剖其官爵而已



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諡曰恭惠

五代史第十五

卷之四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恩州渾元人也后爲人強悍廢帝素懼之  
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爲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爲牙將  
廢帝即位拜宮死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爲樞密使天雄軍節  
度使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  
在鄭不恤軍士軍士皆然搃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延  
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  
閉城遣其副使邊仁雨請已爲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右千牛衛  
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  
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  
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贊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廢帝卽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比京廢帝自疑乃反廢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卽位自左衛上將軍領威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軍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重美爲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宣持重問請母行廢帝心懼敬瑭初不欲往問重美言以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窰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習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符禁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佯曰重美民力取慈身後耳后以

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俱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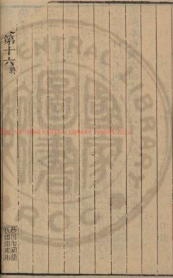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垂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就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益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第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第十六卷

晉書卷第十六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承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上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亦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卽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康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讓抑未進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詔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爲人纖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



五代史第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第十六卷

高祖皇帝  
高祖皇帝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承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上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亦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卽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康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讓抑未進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詔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爲人彌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



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春遣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葉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常侍學士范質謂曰杜耶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于以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取數窮否極天秩地頒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建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故患推剛興利除害躬振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黑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建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

纂絕前基諷聞之初兼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禮樂宗祧既非專命輒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慶端果貽赫怒禍至神賦運蓋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嗚呼精靈當還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苟更生之德一門街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知野面縛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佳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春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墳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憲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帝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統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義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感實自貽咎將誰





執今宵受震怒中外搖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盡視景偷生惶感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合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道孫男延烈延烈奉大請罪陳請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循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所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所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責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來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紀兩朝之愆然重責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于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禧

皇子延熹延賓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曹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餓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苳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盡棄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慕道延熹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窰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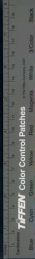


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而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宮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五月永康王上陞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廷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陞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陞避暑八月下陞至八月永康王下陞太后自馳至霸溝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廷煦俱還遼陽明年乃薨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千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賊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

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冀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爲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爲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茂爲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爲安重誨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濠濮甚乃爲重祖娶濠女後封吳國夫人重祖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



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爲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尊內寵封拜宮官尚宮知客等皆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筠爲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尊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徽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畧有詳非

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補焉者然相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服敬贊敬卿重禮子曰重賈重信重義重英重進重睿重舉孫曰延煦延實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贊萬詮生敬卿而敬儒敬德敬威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服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木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爲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畢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全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因高祖舉爲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是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謀天福三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贊字德和少無賴寬身民剛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符即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贊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贊亦悍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常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鮮彥存鄭溫遇以警之契丹犯邊敬贊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沒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贊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犯京師敬贊夜走踰城東垣墜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



追封晉王子璣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  
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臣民家井  
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  
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  
傅追封重英爲王重胤鄜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  
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素爲人敏倍多智而好禮天福三年二月以左驍  
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  
光反詔前黨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起光從賓亦反重信  
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保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  
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教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

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

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  
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  
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  
加贈太師皆無子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臥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內重睿尚幼高  
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言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喜左右  
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  
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  
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三年五月拜重  
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



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采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采由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大師

延熙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熙爲鄴州刺史延熙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運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事延熙辭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熙齊州防禦使三年并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歛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資乃以延熙妻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疋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子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熙鎮保義自延熙爲齊

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鄴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熙延寶詣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熙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王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熙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問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



是子也能恐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恐而外  
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處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  
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  
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詳哉所謂子  
者本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  
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詳哉其簡易明白不尙不竊不欺不僞  
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  
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  
屬於義故降其服以基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  
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  
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  
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

代于戈斷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  
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  
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  
德走爲父而出帝於德先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  
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第十七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

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始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卽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教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聞聽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逃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





五代史第十七

高祖皇帝第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始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卽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聞聽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逃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

高祖皇帝第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  
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閹門  
邪等死周高祖起兵帝宗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陵帝欲出自塞  
兵太后止之曰都賊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  
勳以詔諭威威必有訛則君臣之繫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  
於難得太祖入京聞舉事皆謂太后諍已而議立湘陰公贊爲天  
子贊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  
還太祖請事太后爲母太后然曰侍中功烈崇高極聲昭著翦除  
禍亂安定邦家謠歌有歸曆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  
身未終殘年屆此多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誠省來感如母見待  
感德深意涕泗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顯德元年春崩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勳承業子曰贊高祖  
愛之以爲己子能聽元年母齊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  
承祐次立是謂廢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郭隱  
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  
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  
公行良苦太祖意色昏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已意又難於自  
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  
爲太后語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  
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  
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  
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  
后命以臥榻昇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



度使贊高祖愛之以爲王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贊  
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  
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  
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瀘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左右  
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崇至宋州贊登  
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瀘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  
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發樓見贊已而奪贊部  
下兵太祖以書召道无隲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遣  
乃先還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  
道默然避客持贊王等數日道欲回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  
邪道已去郭崇由贊于外傳報贊正及判官董道牙內都虞候劉  
福孔日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郭  
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  
自藩鎮召赴京師雖浩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  
適當改卜之初俾府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以幽死初贊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華廷  
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  
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定美等詩以刺史并詔贊赦庭美等  
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  
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旣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華庭美楊溫之所爲贊於漢非  
嫡長將以周氏私世其天下而觀之亦似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  
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贊守孤城以死其始  
終之迹何愧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

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子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彥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子因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建太原以信爲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從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賄貨奸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別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爲天無眼而使我營營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朕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瀛州王

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錡以兵迎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卽位遣

封蔡王

錡與邠俱侯信

先覺於質事則



五代史第十八卷

五代史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卽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爲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鑑鑄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卽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爲淑妃并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驍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卽召弘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五代史第十八卷

五代史第十九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卽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爲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鑑鑄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卽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爲淑妃并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驍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卽召弘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余紫光祿大夫貞定少尹太祖崩  
葬崑陵一后三妃皆嘗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崑陵之  
側爲虛臺以俟聖體死年世宗已敗劉夏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  
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  
父同之事趙王王鎰爲諸軍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鎰死鎮州亂  
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兒妃  
尚幼養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  
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  
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道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  
太祖卽位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

昭慶尉妃幼稱恬女能言嘗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

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與諸褚中以歸潞將妻膏生女輒不育得

妃憐之養以爲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

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

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關進超歿于虜中妃廢居

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

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

稱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舉兵于觀漢

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皆許意許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

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卽位詔赦第二子青哥贈太尉

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

以筠聲近樂爲世宗避更名守恩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



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  
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側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何贈  
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勅予懷何可贈太傅追  
封郡王信司徒杞玉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原贈  
右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幸世不享遐齡  
每念非來難忘有憫守恩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  
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第十九

五代史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  
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  
夫世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  
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  
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汪晏王  
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  
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門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  
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  
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





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  
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側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何贈  
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勅予懷何可贈太傅追  
封郡王信司徒杞玉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原贈  
右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幸世不享遐齡  
每念非來難忘有憫守恩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  
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第十九

五代史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  
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  
夫世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  
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  
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汪晏王  
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  
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門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  
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  
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



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舊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乎前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于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刑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遺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懼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重所以禁人爲非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報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禮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可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輕重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徵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叔太祖卽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

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諡曰貞惠陵曰惠陵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濟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言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權慢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縊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領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胡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



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卽位册爲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無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遣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緩喪禮于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奠于新輿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背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三皆爲漢誅太祖卽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曉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

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大開之蟻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曉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爲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百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曉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卽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斬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

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誅誅其家族於京師酷



毒備至後太祖人立遣人責錄誅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錄  
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  
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  
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第二十卷

五代史第二十一  
梁臣傳第九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子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  
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任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  
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莽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  
雜傳夫人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  
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  
楷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州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  
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曉刺傳之軍中  
太祖素不知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  
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



毒備至後太祖人立遣人責錄誅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錄  
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  
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  
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第二十卷

五代史第二十一  
梁臣傳第九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子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  
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任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  
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莽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  
雜傳夫人于雜誠君子之所蓋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  
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  
楷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州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  
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曉刺傳之軍中  
太祖素不知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  
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



曰請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總管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爲太祖謀盡多中太祖欲答以謂得翔之說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嘉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註結解以顯太祖太祖跪而解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稱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樂數日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徵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胤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初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遣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蹙殺唐大臣幾盡

然蓋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竊翔之謀爲多太祖卽位以翔爲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命以爲大將軍上翔爲人深沉有大器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如大之移必問之翔亦盡心勸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聞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母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詣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驛修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翔以友誼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卽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  
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  
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  
強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  
之私而掌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  
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遺賢棄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  
雖愚矣愛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  
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  
凝軍凝有異志願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怒卿言今恐矣  
勿以爲慰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  
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耶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  
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

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  
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  
新君邀期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  
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認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  
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爲盜珍爲將善治  
軍運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  
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他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  
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宛鄂未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  
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  
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  
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遣棄其城

Color Control Patches



義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瑋張  
旺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救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滑州刺史  
募兵於滑責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  
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  
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  
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  
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旺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  
軍賊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  
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遣汴留珍攻鄆州珍  
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使人召珍  
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  
軍珍軍已入薨城而垂門發箭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兵皆死

薨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因樂彥貞太祖遣  
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因分遣蓋金范居實等畧濱州殺魏豹  
子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  
珍先攻下豐薨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  
州隳人也初爲高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賓乃  
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畧等而驍勇過之  
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常私迎其家蓋軍中太祖疑珍  
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  
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爲和解之珍屯蕭縣聞  
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廄以待唐賓部將嚴邪治廄失期軍吏督  
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卽  
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微翔恐太祖暴怒不可謝乃



匪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日真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期因從容爲太祖畫明日俾敗唐賓妻子下伏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謂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猶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麗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將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密選進屯呂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運揚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崔存分將其兵帶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譚於石佛山理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

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微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宋高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揚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營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畧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嘗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誰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挫動士卒立新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繼於天下而吳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駘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殲遺至弱而知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強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

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最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也少從黃巢舉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遣葛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向身被數彘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勅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奉宗權掠地賴毫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宋於救兵涓奔過東兵無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乙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洛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儉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宋瑋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堽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道之高吳夜

半潛通城下瑋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救外城從周掩擊之殺子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登臺于泗水太祖怒

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蓋閉壘不出而鑿三關門以待

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關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

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壽州擒朱

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瑋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充鄆兵攻

淮南出安豐會龍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

淠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

祖遣從周畧地山東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

史馬師素又下懿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

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

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



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幡燕兵走追至于臨清  
擁之御河滿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  
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  
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  
宜棄其入城東食倉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  
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義爾勝敗之機在吾  
心爾豈足以知之乃勅兵迎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大敗  
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文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  
求救於蔣暉爲攻邢洛以牽之從周遠遣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  
原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鄂襲兗  
州從周家黑爲斬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進從周

攻郭從周卒招降郭太祖卽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  
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來帝卽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  
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號勇善騎  
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晳柵又以騎兵破秦野殺三  
千人敗晳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臆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  
李唐賓俱死乃以臆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碣山存獲  
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爲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  
城下遂下之從攻洛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人則當其前出則  
爲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  
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  
縱瑾入郭托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矣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



俱不若遺存遺之存伏兵蒲縣已而瑾果與薄俱出逃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卽位聞騎兵於繁臺頭諸將曰使查存在豈勞吾親討邪諸君寧復思之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隸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虞侯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鴉堤還攻王鐸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漢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使德驛大敗之枕屍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玉珂于河中存敬出舍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從宋州

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頌仁頌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頌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頌曉法令享梁唐晉常爲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曠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算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奪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



爲蚩蚩輩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損貨太祖初鎮宣武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蒲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道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城中太祖聞感相道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捍言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鑿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道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卽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侯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路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爲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爲

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竊紹威將該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何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敕卿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聞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柅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回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願瞻陵廟傍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乾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

顧彥卿曰汝往起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  
昭宗上遣太祖卽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  
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衆現不遵道前驅  
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  
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  
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  
彥卿卽出太祖回像事之如生嘗對賓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未  
帝卽位徒鎮威虜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恬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  
卒于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第二十一

梁臣傳第十

唐懷英兖州人也事朱瑋爲牙將梁兵攻瑋瑋出畧食豐沛聞留  
懷英守城懷英卽以城降梁瑋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  
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  
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  
之是時李周彝以鄆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  
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柙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爲夜  
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運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齧李  
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幕殺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  
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  
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



顧彥卿曰汝往起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  
昭宗上遣太祖卽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  
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衆現不遵道前驅  
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  
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  
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  
絃彥卿出太祖面像事之如生嘗對賓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未  
帝卽位徒鎮威虜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  
卒于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第二十一

梁臣傳第十

唐懷英兖州人也事朱瑋爲牙將梁兵攻瑋瑋出畧食豐沛聞留  
懷英守城懷英卽以城降梁瑋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  
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  
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  
之是時李周彝以鄆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  
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柙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爲夜  
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運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齧李  
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殺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  
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  
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



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特降懷英爲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爲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爲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晉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息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礮會天大昏霖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謂諸將曰太祖曰去歲與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爲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爲侮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

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奪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諒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蠙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蠙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斬之坐上因使郡攻張蠙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宅道者謀多漏洩事不成鄩鄩素好兵書有機畧是時梁已破未墜等悉有兗鄆以爲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燔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人之所油者得窺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



外第親拜其母撫之其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  
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  
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礙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  
之獲攻鄆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  
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  
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陲者多逃鄆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  
以人出非吾素道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  
出者皆族城中皆或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  
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賊守甚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鄆  
鄆服曰侯吾主降卽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鄆乃亦降從周爲具  
齋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  
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鄆辭以量小太祖曰取  
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  
皆功臣舊人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鄆皆用軍禮鄆居  
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  
太祖遣鄆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  
拜鄆節度使末帝卽位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  
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鄆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質  
德倫降鄆莊宗人魏鄆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起魏而太原可襲乃  
結草爲人軌以旗幟以騙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去  
原晉兵於桑舉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雨  
不克進而旋念趨臨濟中魏檣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于莘  
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責責鄆曰關外之事全付將  
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

思良遣郭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郭必勝之策郭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詰郭曰將軍若米將瘠餓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郭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收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郭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饒郭曰一杯之難備若此酒過河流可盡米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救以助兵壓郭營郭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郭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到郭學六箭喜以機變用兵末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郭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郭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郭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相夾之郭爲員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郭大畏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郭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郭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郭泰寧軍節度使末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郭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郭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伊皓段凝等素惡郭乃譖之以爲郭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郭兵數敗乃罷郭歸洛陽統綬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于遂凝于雍事唐皆爲刺史郭妾王氏有美色郭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郭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于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于遂雍握于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人立拜于遂雍滑州

刺史以郭兄琪之子達清代達雍爲西京副留守達高歷易楨等  
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管開運  
中爲安州防禦使以卒達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橋之嘗爲  
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知達清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爲  
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奕於河陽奕卒存  
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  
祖存節爲人木強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號張睨攻汴  
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檢范颯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  
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  
以兵爲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之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  
車擊走罕之大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  
祖會於黃遷滑州半城退後指揮使梁兵攻雍若佛使都將王言  
蘇船鄆西北隅添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梁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  
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  
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泚河存  
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身毫宿二州刺史宋瑋走吳召吳兵攻徐  
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滿學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  
兵悉趨徐州比傳徐城下瑋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  
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  
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  
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  
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唐懷英  
攻潞州爲行營掛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

井闢聞晉兵攻澤州存節傾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兼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軍而先士卒隨之甚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勸澤人塞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壁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選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鄆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遣存節回軍節度使友珪立米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賊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時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米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鎮天平將岐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瘡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卒嘗言

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諱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任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米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黃巢東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珪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遼中太祖以騎數百爲遊兵過珪相珪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珪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顯急擊太祖晉歸霸不暇諒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從門谷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宛鄂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米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擄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



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惟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于漢傑事本帝爲監宮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爲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旺屯赤岡歸厚與旺獨戰陣前旺他而却諸將乘之旺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瑋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曠目大罵驍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邨王友裕攻邨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憫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邨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邨兵纒千人太祖與歸厚以驍子車直衝之戰已合邨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倒乃持槊追闖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嘗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歸言武選右神武統軍歷洛管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相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于漢歸厚有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劔指揮使子漢融采亡皆誅族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沈嘿多智善劔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爲按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魯閭威震鄆敵遷桐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懼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糧悉沃以水蒙之火土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處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其有

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營備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諫西攻邵鳳而不先請君諫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還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假捍囚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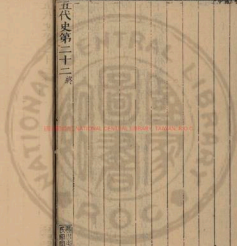
徐懷王濠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王爲將以祖豪自任而勇於武陣從太祖鎮宣武爲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陵靈昌酸棗懷王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處侯又破宗權於板橋亦圍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郛破徐懷懷王金劍被覆必克從所得賞資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瑠太祖賜名懷王從太祖攻魏敗魏兵於陽遂東攻克破朱瑾於金繩又從龐師古攻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王獨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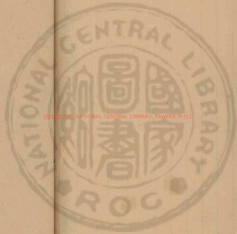
軍行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歷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王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補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邠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隄以入懷王擊之隄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王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冀邠州執懷王殺之



五代史第二十二終

五  
代  
史  
第  
二  
十  
二  
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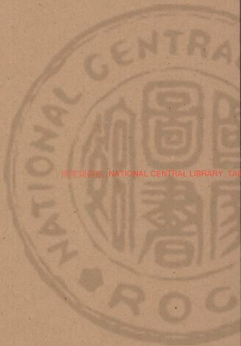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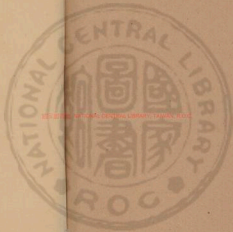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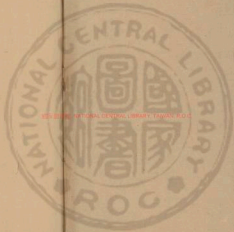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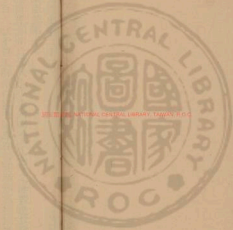
2025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2025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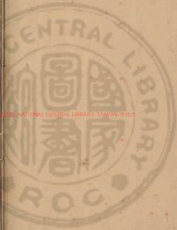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卷之三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遷其麾下勳  
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  
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職臨胸  
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檀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  
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爲浮橋渡漢水擊匡  
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爲多拜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  
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傍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  
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以功遷保  
義軍節度使從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



聞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涇水夜行迷失道明且次魏縣  
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  
明年少聞而晉軍攻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  
牽晉屯於龍花遣師厚攻秦梁三月師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  
乃破洛之進圍晉縣晉史建忠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  
與師厚皆棄輜重而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  
疾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拔魏牙將潘晏斌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監  
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  
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於僭難  
制故特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備備羅紹威恃牙兵盡死魏勢孤始  
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梁槍勁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  
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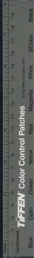
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也乃以  
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  
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聞於趙巖巖曰此事成  
敗在招討楊公瓚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  
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鄧王弼逆時吾不  
能帥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  
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  
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  
許事使未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  
位封師厚都王詔書不名事無鉅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  
已而師厚爲發卒末帝爲之受質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  
運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爲將  
驍勇剛悍質畧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  
于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  
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  
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  
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  
太祖方攻鄆州聞于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  
怯伺梁兵怠或懈而出擊馳疾戰賊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  
戰太祖登高望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  
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  
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處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  
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處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處裕

以死退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處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處裕卒  
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爲潤州開  
練使行密死于渚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渚已立反求宣  
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渚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  
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  
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  
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  
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將不利行師太祖亟召  
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  
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  
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  
祖爲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



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未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盧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賊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漢州人也事邠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瑋于兗州宣遣瑋與何懷實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太祖畧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以六千占之得新關以爲害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且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阻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有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實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

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卽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及懷實等至兗城下以招瓌不納因斬懷實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晉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卽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洛磯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漢州瓌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軍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瓌軍已墜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晉取漢州城德勝夾河爲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

二贈侍中有子光國

生年未詳

王檀字聚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爲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詣白副指揮使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霸馬踏爲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衛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卽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洛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于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進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爲客將爲人材武有幹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爲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卽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遵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爲採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其嗣勳始伺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爲備殺其八千餘人還時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卽位贈太保

王度裕瑯琊臨沂人也爲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爲生少從諸將興起青樓間其後爽爲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



皮裕隨典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  
數爲所寇而梁未有能將乃以皮裕將騎兵常爲先鋒擊巢陳蔡  
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隨之戰于萬勝成巢敗而東皮裕功爲多  
乃表皮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爲敵境大小  
百餘戰皮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皮裕拒賢於尉氏戰  
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皮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  
太祖遣皮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運明立梁旗幟  
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皮裕降于晉  
兒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爲子授之兵  
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  
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爲騎將是時賀瓊善用步卒而彥章

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  
而益辦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  
瓊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爲將好禮備士  
雖居軍中嘗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  
風兩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  
如此環心忌之彥章與瓊行視郊外瓊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  
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瓊疑彥章陰以告  
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瓊欲速職彥章請持  
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爲將反瓊且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  
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第二十三

五代史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變以幹材  
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  
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  
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  
親信首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  
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  
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  
白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  
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重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  
章為重壘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



五代史第二十三

五代史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變以幹材  
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  
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  
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  
親信首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  
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  
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  
白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  
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重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  
章為重壘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



也即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  
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  
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  
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圍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日以  
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  
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  
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  
熱死及攻壘不免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  
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内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  
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  
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  
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

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梁與梁而西取滑州黎陽以河  
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  
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  
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領以望成功而思休息  
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  
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新舊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  
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檢鬪民而歛不  
支數月此豈接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  
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擄其巢穴  
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  
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擊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  
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曰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



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  
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  
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  
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者馮紹  
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  
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  
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干  
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遂罷其事而紹宏尤  
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  
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  
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  
能自安平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官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

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  
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  
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諛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  
氏爲皇后崇韜素虛自從人各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  
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乘舊  
將皆主上新祛射鈞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子私室  
何異公帝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  
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  
臣而并解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  
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不異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慙  
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  
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



成德軍節度使徒崇綽忠武崇綽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綽辭不已遲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霖澤不可止思得高僧爲禱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有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綽眉頭不伸當爲相唐信則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綽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綽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劍室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綽果切諫宦官曰崇綽之策無異皇居安知陛下

之愚由是謾問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強直頗爲崇綽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凡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綽崇綽教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斷義畜之及貫爲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情全義爲不法者皆被誅之全義大怒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其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正與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來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卽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全膚明日傳詔殺之崇綽諫曰貫罪無他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綽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河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



今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  
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  
入貫卒見魏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  
魏兒危思在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  
黑魏王繼岌國之儲嗣而大功未立凡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  
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  
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兩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  
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迎降王行弟宗弼陰送款于崇  
韜求爲西川兵馬節度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  
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  
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  
弼及其弟宗暹宗載沒其家財蜀人大惡崇韜素城宜嘗謂繼

岌曰王有破蜀功詎哉必爲太子後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  
官至於扇馬亦不可動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  
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  
延嗣勞軍崇韜不知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  
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  
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三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  
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  
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  
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  
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  
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  
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華等卽因

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姻以爲子儀之後崇紹運以爲然其伐蜀也適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紹盡忠國家有大畧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緩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軍首爲將以號勇知名梁攻宋宣于鄆州晉兵故宣宣敗福遷祇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於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法之明宗即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因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由旁無賈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疊所生

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其可哀者也重誨嘗由道御史是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適守重誨怒帥臺門斬延而後來是時重誨子軍士桑弘遷殿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重進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處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諺譏較處余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閹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閹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閹而後白誣閹與守殷通謀明宗嘗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管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章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

矣重海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人佗曰按虜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海知也宿州進曰免重海曰免陰且殺雖白何爲遂却而不自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今方所牧馬塔而多斃坐劫當死重海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赦死明宗這回鴿侯三馳傳至其國矣三至醜床麻縣素餘無寡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矣三連以聞明宗大怒咸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海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海既以天下爲己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韓攻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路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連興如殺膏止大逆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孽所生也錢鏐源有兩說一說乘吳越而王自乘及莊宗

帝異其禮以異庶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錢遣使朝京師實書重誨其禮慢重海怒未有以答乃遣其嬖吏韓政副供奉官易昭遇復使於鏐而攻恃重海發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攻還反詣於重海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海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聞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起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嚴直都知范溫以金帶美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海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葉

彥綱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誡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  
訊其事彥綱等攻破河中希重海自斬彥溫以滅口重海率羣臣  
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  
里第重海數遇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  
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  
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勸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  
意也道等懼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頗左右而言他  
明日重海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卽從公重海曰此  
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  
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  
庇之耶使其私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海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  
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海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

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謂令分戍諸  
州以處緩急二人覺之以爲圖已蓋不自安旣而遣李嚴爲西川  
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嚴又分開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  
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  
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拔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  
幸汴州重海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筠  
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錄  
卽引諜者見重海重海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道知誥  
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  
錄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  
旨李度徵語其客邊彥溫云重海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吳  
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海重海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  
彥溫其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  
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辦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  
宗怒曰故卿去朕不忠無人爾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  
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紆其禍也趙鳳  
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  
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用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  
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在程子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  
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  
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  
踐踏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  
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破賊憐幾不自全

和主人明聖得保家故因感數泣下車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死爲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宜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  
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  
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正  
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文移常爲重誨陰伺宮  
中動息事發東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  
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  
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  
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掖  
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程光業至河中視重誨  
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鬪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  
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



率兵至矣重海曰吾死未寒貞遠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  
業至從璋率兵圍重海第入拜于庭重海降而答拜從璋以獨擊  
其首重海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脫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  
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貨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  
以其絕錢鏐致蓋知祥重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  
餘子孫皆免重璋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  
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矣其職久矣下請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  
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  
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之當否令宰相以從今上下大綱以  
事相其文則備始始皆動則之  
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  
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官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

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是始重海等  
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  
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卷二十四

五代史卷二十五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鏡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整慮以知敵款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虜將陳章者號陳野又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人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來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來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陳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意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鎗擊之中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五代史卷二十四

五代史卷二十五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鏡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整肅以知敬教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虜將陳章者號陳野又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人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來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來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陳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意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鎗擊之中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章慶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  
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撈燕攻潞圍以夾  
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  
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珣且業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  
昭有隙吾甚愛之王珣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  
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  
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  
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  
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天祐七年秋梁道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  
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栢鄉趙人告急  
莊宗自將出質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

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掛疾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悉以  
粗繡金銀其尤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儲貳  
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  
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  
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  
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  
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  
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  
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  
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  
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部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  
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顧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



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  
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  
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  
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陳梁軍橫亘六七里泮宋之軍居西魏  
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  
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嘗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  
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其能齎亦不  
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餒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  
至未申時梁軍東偏馳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  
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  
部追至于柘鄉橫屍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  
凡數千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

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鄆滿開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  
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  
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  
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  
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  
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槊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槍莊宗與劉鄩相  
持于魏鄆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  
門以躡之鄆至梁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濟  
臨濟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  
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  
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  
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濟以趨汴州軍



宿胡柳破蔡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  
此去汴州信宿而返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  
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  
吾軍先至此糧糞具而營掘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  
無動而臣請以騎軍緩之使其營掘不得成糧糞不暇給因其勞  
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候敵今見敵不擊復  
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運督軍而出德威謂  
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  
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幸銀槍軍馳入梁  
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  
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  
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

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審少微賊嘗犯法當死臨刑  
指旁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此莫得垣上覆屍主者哀而許之  
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  
存審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從垣下故未加刑  
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  
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僞爲前  
鋒破居唐開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  
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  
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善漢馬步軍都指揮使  
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終縣存審與史建瑑軍下博擊走  
梁軍還領邢州圍練使魏博救梁降晉存審爲先鋒屯臨濟莊宗

人總存審殿軍魏豨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  
圍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  
審橫海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  
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  
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李季走契丹  
從戰胡柳陂晉軍屢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募復敗  
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梁河南北爲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  
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道邕攻同州  
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韜梁人素易之  
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邕壘陽  
敵而走邕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  
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

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  
持久因我則我進退不可救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闕雞存審曰  
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邕大敗之邕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邕兵已  
敗不如逐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邕以謂晉軍  
且懼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欲起王狂然  
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爲將  
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  
獨存審在契丹攻遼虜乃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  
辭不宥行莊宗使人慰諭強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爲  
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快快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勳權  
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

審妻郭氏泣訴于崇福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  
忍令死棄窮野崇福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  
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鈞  
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爲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  
崇福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家嗣從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  
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  
鋒刃刃出死八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示  
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僉彥超爲汾州刺史郭  
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承王存勗奔於  
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備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肯恩欲納  
之彥超不從存審遂見報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  
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遷  
爲上將復爲秦鳳軍節度使又遷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  
其貨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  
子彥僉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  
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遜道彥僉爲帥彥僉陽許  
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衛  
指揮使龐起伏甲於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  
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鑑明宗下詔褒其忠畧其後累遷彰  
聖都指揮使歷曹沂僉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僉州刺史拜忠正  
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僉以侍衛兵  
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僉將親軍從彥僉  
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  
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僉怒明日奉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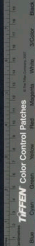
從敬騎過彥僊謝不先告而殺彥僊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僊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進奉進殺之彥僊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僊送之京師遂以彥僊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園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嗣奪在身官爵彥僊與晉初無罅隙以一旦之忿不能取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史建瑯廬門人也晉王爲廬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宛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樹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樂舉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

總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進兵所得見殺建瑯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于潞州建瑯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瑯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瑯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瑯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副東盟穆勳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瑯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強存審拒下博橋建瑯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劫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瑯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爲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



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蔭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三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瑄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鐸兵傅鎮州建瑄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瑄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匡翰為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拔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微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欲張武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

有偶得匡翰不娶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七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術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部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悉擊之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効節軍晉攻揚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壘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奔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關公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因自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眾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





卽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得勝爲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瑛  
攻其南城以竹窄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  
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  
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爾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卽以大甕積薪  
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窄梁兵  
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瑛聞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袞槍  
效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貨散士卒莊宗遣宦官章令圖監其軍  
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卽以爲代州刺史  
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募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  
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嘗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  
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居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

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累  
敗乃降明宗撫其首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  
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爲散  
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  
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積圍之行欽望其  
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  
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  
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  
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  
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卽拜行欽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越在禮反於魏  
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

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三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  
禮在禮送酒餽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救  
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備高能，改過自新，行欽  
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  
諸軍，皇甫暉從旁奏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  
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  
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  
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  
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  
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  
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環馳報明宗計事。從環明宗于也，行至衛  
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繁從環將殺之。從環請還京師，乃許之。明

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蔡澤，  
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環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  
擊殺從環。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家  
置酒相傾，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野人曰：「然惠也。」莊宗益不  
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  
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惑，而慙慙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  
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  
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家，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  
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營，斷髮置之于地，誓以  
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  
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魏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  
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

曰先皇帝何負于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瑞至于斯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迎死以求生終于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全全代北人也爲人聰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打禦而外攻其急安全強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慙矣然尚能爲公破賊承業盡授以甲兵安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潰潰而晉校兵稍至然莊宗不以安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安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卽位拜安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也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關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衛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懿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陽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卽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詔李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嗟噓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紙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城已而訓等無功見鄴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崇卒于鎮

五代史卷二十五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  
巖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王鎔上書莊宗  
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  
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  
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勣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  
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威德軍節度使習辭  
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  
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之  
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兩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從鎮安  
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



五代史卷二十五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  
巖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王鎔上書莊宗  
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  
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  
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勣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  
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威德軍節度使習辭  
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  
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之  
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兩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從鎮安  
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



受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共不願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聖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聖所信給希聖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聖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捨希聖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威遂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奉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從鎮宣武習素爲安重誨所不悅希其首者上言習厚欲誅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使失職縱徹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

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鐸爲軍卒稍以功遷裨校諫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澤趙三州震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河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東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亂莊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西徂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  
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  
利害由已之為不為為之難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棄其  
親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  
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豈因  
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豈謂  
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人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  
爲人物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  
筆頗知金穀聚歛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  
調營供饋未嘗缺之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  
勝其苦矣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

觀察判官張彥爲使以謙爲謙已恨機院而莊宗欲彥爲使入

汴謂崇韜曰郭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彥不可崇韜以爲然  
因以彥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  
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  
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謙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  
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  
彥乃起召彥彥爲人明辨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彥曰租庸錢穀  
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郭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彥以語  
崇韜崇韜罷彥不召以典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  
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實之法斬伶官景進殺解之乃止已而正  
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錢財  
監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歛爲事莊宗初卽位推恩天下除百



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物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襲不可爲法今唐運中典顧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邾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羨遠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鹿人戶吏調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廩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褻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運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卽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

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訖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兵無常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已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秦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皆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爲

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明與劉延明等  
勸帝必行延明稽首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  
高祖得延明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  
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辨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  
衍陳唐典復功德之盛首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  
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  
自邳趙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備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  
甘涼北備幽陵南踰關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  
世之強風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湖  
莫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于列藩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  
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衆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

知老嚴坤則嚴之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吳丹曰益強

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強就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  
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  
以滅虜使無地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  
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間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  
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僂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  
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  
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  
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  
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爲  
三川招討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  
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怒



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行見嚴以妻母為託即日  
以蜀降嚴遣明宗以為涪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側  
證於蜀安重海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  
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  
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其  
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人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  
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營嚴二十而釋之知祥  
雖與嚴有舊恩而慮其來蜀人間嚴來亦皆憂之嚴至知祥置酒  
從客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  
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矣政朝廷爾  
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省使左

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  
恃恩驕恣且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  
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衛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  
能而馳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處謂我獨不能斬爾  
邪顧左右李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  
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海所親  
信自璋有異志重海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關州為保寧軍以  
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  
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旆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  
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  
處微使白重海重海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  
遂決反重海又遣哥威又將兵益戍關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



海不聽咸又未至瑋已反攻閩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瑋有二  
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  
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卽  
擊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爲領海軍節度使瑋事思遠爲軍校  
嘗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瑋以滄州降晉以功爲貝州刺史  
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瑋  
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瑋鎮昭義瑋初  
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  
魏王繼岌伐蜀餘資既富而豐益爲淫侈嘗服楮袍飲酒使其所  
得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  
東川董瑋上書斥瑋道子廷賢持書往西川從其有姦明宗乃遣

人追還廷賢并瑋下御史獄廷賢欲極實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  
往省之而無私書瑋無罪名有司議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  
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瑋見任官勅還私第初廷賢之蜀與其客趙  
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挾瑋陰事欲言之瑋許延祚重賂以滅  
口既出而責賂於瑋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瑋復下獄鞠之  
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  
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瑋瑋欵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  
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  
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卷二十六

其

五代史卷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爲文思使與安重  
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  
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  
昭益開懷持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車遣弘昭入朝弘  
昭乃免遽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  
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聞  
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  
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堂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  
弘昭卽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  
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



五代史卷二十六

其

五代史卷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爲文思使與安重  
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  
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  
昭益開懷持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車遣弘昭入朝弘  
昭乃免遽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  
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聞  
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  
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堂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  
弘昭卽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  
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



納重海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  
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稱而  
秦王從榮渴起有端唐帝大臣皆欲引去以禮賜樞密使范延光  
趙延壽日夕更見游泣未大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  
主人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  
馮質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斷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  
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耶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懼恐乃覲  
事馮質者亦太原人也其父時事明宗爲閹者質爲兒時以通黠  
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質爲進奉官明宗即位卽爲客省  
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怖復  
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質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  
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者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  
事中陳又爲人險惡奸險謀害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範兩人皆  
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贊遣  
漢瓊至愍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  
朝弘昭贊乃議從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  
鳳翔諸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  
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  
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驛曰上召我意將罪我  
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殺而家  
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  
以死安從進關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  
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卽位贈弘昭  
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于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  
官韓昭徽韋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嵩而延朗爲孔目  
官初廢帝即位從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恩  
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徽等計議昭徽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  
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嵩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警者張濛自言事  
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嵩素信之嘗引濛見帝  
聞其語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  
珠驢馬沒人擊歲月甲庚午中庚戌巳土滿不曉其義使問濛濛  
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  
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嵩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  
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機意言朱弘昭馮贊李昭宗物殺秦王  
而立廢帝帝年少小人用專美問奇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

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鎮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選計事帝得  
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兵中民財以給軍王恩同幸諸鎮兵聞風  
翔廢帝懼又遣嵩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  
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卽位之日受冊明宗極前冊曰維應順  
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領嵩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  
是嵩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以昭徽爲左諫議大大  
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嵩  
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莊宅使久之以昭徽嵩爲樞密使延朗爲  
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選亦爲職方郎中樞密  
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選主謀議而昭徽嵩及延朗掌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人立高祖不得  
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廢疾炙灼滿身





與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瑄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瑄與趙廷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誣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于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扼精兵在，北備運，務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曹美文遇迭宿中，典殿，應召足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諸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卽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迫封宣憲皇太后，而慕容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畏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

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詰罷敬瑄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瑄從亦反，不從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瑄以反聞。敬瑄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瑄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躍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面，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瑄爲天子，以兵而南，帝



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  
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  
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高並掌機密延朗專任  
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  
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爲心慮之而不能爭也但  
日飽食高棲而已每延朗議事則承頭賜騎不省及晉兵入延朗  
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默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  
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高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  
時歲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  
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  
過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深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  
也予之所記天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國議者  
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  
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柏鄉累  
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歷應鳳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  
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  
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  
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  
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  
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從陷陝人於死耳捧  
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  
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徹瑋



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衙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關柏谷殿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矢勸明宗南徵明宗卽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樹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麻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質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長而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

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質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請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廢帝卽位弘實嘗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譚王從珂反鳳翔王恩同率諸鎮兵圍之典元張虔劄兵叛降從珂恩同走諸鎮兵皆潰廢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卽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于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衛邊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趣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帥驚潰王將挾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廢帝以爲然率左藏軍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四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帝

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固  
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師而無一  
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皮  
劍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  
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  
于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  
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典教門外  
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  
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  
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  
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

自梁以重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  
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  
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  
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  
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  
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  
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  
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于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  
炎炎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  
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各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  
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  
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



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葉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卽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言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離軍節度使蘇頲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黨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放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者領連香等遣人上提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黨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欲軍士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第二十八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  
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謀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  
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各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卽帝位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  
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革說  
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  
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  
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感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  
學術革說俯仰然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  
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耶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RELEASE PROGRAM

五代史第二十八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  
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謀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  
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各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卽帝位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  
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革說  
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  
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  
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感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  
學術革說俯仰然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  
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耶



根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謂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  
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輒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  
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  
行事事發延皓及母更死攻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  
皆貶說革詣開門告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  
整路戮族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輒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  
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  
軍士妻子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  
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  
札開宰相木犀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韋紹于自書之以問革  
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  
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遺天下多故

而方臘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吞啗血數日斃死二人各以其子爲  
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速改佗官而革以說革爲弘文館學士  
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  
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希季趨使入朝樞密  
使安重誥詰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速履新朝以我  
武人可欺邪諫官希言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隣人爭井  
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滁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珣任  
嗣三上意請母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責官與選人  
責授華州司戶參軍說夾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  
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  
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  
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



破蜀李典無功而唐用他將取五州明宗初卽位李典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華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區陽自盡華子昇說于流者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爲勸善廉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在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道士避諸侯間豆盧革爲王處直判官盧汝躬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程嘗召羅革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革書記王誠殺于陳世宗遣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

吾以已酒醉一書記於坐因舉他爲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甲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卽位議擇宰相而盧汝躬蘇循已死次帥度判官盧

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自輿導從嗷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自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劍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國莊宗姊婚也諸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筆揮几決事視闕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取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爾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恨相此廢物取辱子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TAFEL Color Control Patches

任聞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機情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碑圖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彘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圖去就之計圖勸嗣昭堅守以徯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圍圖爲嗣昭畫守計其高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嗣昭奉使往來圖釋說誘嗣昭卒免於禍圖之力也嗣昭從莊宗破胡柳擊敗梁兵圍頗有功莊宗分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欲王鐸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圖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于處球等圍城堅守不可下圖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圖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圖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辜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圖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

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絕方有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圖其言不欺既而能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圖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圖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圖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圖多所違異初圖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圖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圖謀隱其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遷故趙王時官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圖有隙同光三年圖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



圖攻已於後乃辟圖參觀王軍事蜀滅表圖黔南節度使圖懇辭  
不就繼岌殺崇翰以圖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圖將三  
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于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  
殺圖悉將其軍以求明宗嘉其功拜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  
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議圖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  
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圖與安重誨鄭珣孔循議擇當爲相  
者圖意屬李琪而珣循雖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於  
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谷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  
以爲然從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圖前爭曰重誨未  
請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  
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擷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  
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矣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  
審然吾在藩時易州刺史韋說世言建名家子且稱我甚厚置  
之此位可乎肅或本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  
馮書記者道也識未決重誨等懇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  
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關二則任圖圖乃何人圖謂重  
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讓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  
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蠅螟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  
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  
爲然圖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  
誨奏請自內出圖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圖聲  
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  
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  
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圖益憤沮重誨嘗過圖園

出效善秋而有色重誨欲之固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固連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固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誦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固受命怡然聚族誹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固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卽位贈固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黜燕人以爲兵鳳懼因變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隱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邢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處臺學士莊宗卽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殿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賞財因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衛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衛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



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  
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卽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  
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  
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  
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都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  
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兗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  
殷而又幸都以圖己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都明  
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  
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  
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官  
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審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

而鳳亦訂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審久不遷日以材名在  
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  
以發而審與隣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卽左遷審秘書少監  
審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遷乃辭以沐髮審詎直吏又溺於  
從者直感而去省吏白鳳審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  
下詔奪審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爲  
邊彥溫等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其狀其詳卽斬之後數日鳳  
奏事中興殿序白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  
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禁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陽  
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  
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  
賤歷艱危致罪守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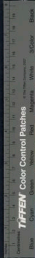


卿言是也遂族彭溫等三家其後重海得羅薛臣無敢言者獨馭  
款言重海盡忠明宗以風爲明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馮在鎮所  
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  
疾篤自焚授善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將過其  
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蒙吉父慶陽人或以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蒙吉舉進士  
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推監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掄次冬遂爲  
掌書記蒙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  
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蒙吉爲書諭梁  
辭甚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奉交相於暮夜金支獻  
馬駝踐於明時歎曰李公辯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得虎  
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愛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蒙吉

之書多傳於世蒙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  
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蒙吉其父尚求爲河東節  
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愛莊宗謂爲晉王承  
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卽位贈蒙吉禮部尚書汝  
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九中晉陽人也爲人沈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  
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卽位拜工部侍郎  
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  
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  
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卽位壇於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  
也漢師南魏警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場未  
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



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運給之而不  
以聞建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  
幾何憲上車簿有錢三萬楮建宗益怒謂其變伶史彥瓊曰我與  
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  
萬楮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勳伐蜀爲憲可任爲相  
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  
事有非是尚可以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  
用不知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  
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  
建宗建宗聞宗人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末王存勗奔于太原左右  
告憲曰今魏兵南趨主上存亡未可知存勗之來無詔書而所乘  
馬斷其軛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  
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宜懷二心以幸受策可與之俱死爾憲  
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勗刑髮  
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末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勗憲  
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子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蓋廷美楊溫之死子旣  
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子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未  
王存勗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  
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  
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  
志甚明至欲與存勗俱死及存勗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  
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棄秦城而賜死子亦以爲不然  
子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



得列於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總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爰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堂書記謁趙王王錄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制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卽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千本固舍見安知官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吉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矢志尤快秋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家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家服喪居于魏州

人有引錄李茂書以諫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夫室時皆俱以爲笑明宗卽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廳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恣賦之吏刑獄之寬者何可勝紀而臨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著赦除之然後出臨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輩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刺客殺人而說與隣人爭井并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丹左散騎常侍希甫性福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壘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嘆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旦羣臣習



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海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罵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播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珙爲縣令贊始就學承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珙自肉食而劑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勸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惡官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導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卽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爲

秦王傳贊泣曰賜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頗多浮薄傾險之徒目獻決詣以駭王爾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令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雖舉筆勉頌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復戒左右贊來不得過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是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訓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謗議參軍高攀與王最厚筆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宋弘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人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贊亦爭以爲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攀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



王敗卽白衣駕騶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  
見殺而寶贊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  
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瑁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  
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瑁代知留守事瑁爲人明  
敏通於史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瑁諫  
議大夫瑁慮莊宗事不成未嘗守北京瑁與明宗有舊明宗卽位  
召瑁見于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瑁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  
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瑁代之亟奏留季良遂  
改置行軍司馬瑁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  
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瑁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瑁常繩  
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瑁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瑁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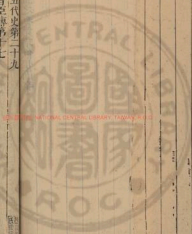
瑁之私第瑁飲恨而卒



五代史第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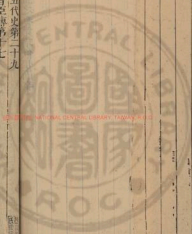
桑維翰字國僞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斨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下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嘆德光求助已以募唐高祖罷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



五代史第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僞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鏡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斨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下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嗾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卽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



侍耶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  
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鞏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  
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  
高祖重遣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  
維翰使者至對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挽吾臂中得卿此疏計已決  
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徒  
維翰出帝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  
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  
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  
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盡理初李瀚高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遊  
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  
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  
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旣盛四方瞻道莫不  
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譏之帝欲驟罷維  
翰大臣劉昫李處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  
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  
寧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  
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梁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  
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來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  
見維翰退而歎曰吾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  
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  
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遣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  
帝以維翰書議母絕置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  
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賞彥維翰狀貌旣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

老將大臣見者無不結服彥澤以馳捍自矜每往假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人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言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服栗不說仰視避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松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微維翰知不免顧松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松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繼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殺德光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賞財悉爲彥澤所掠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中梁邵王友諒反被圍延廣

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章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卽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從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從鎮河陽三城逸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書晉廷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索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豈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獻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



中以歸其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  
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黃金銀飾以  
龍鳳又進帟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表襲犀玉  
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胤下至伴食刺史重胤從者各有差  
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  
餓死者數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  
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觀之間先鋒石公霸遇  
虜於戚城高行固符彥帥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  
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  
方握親兵特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  
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  
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

恩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

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  
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  
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置妓  
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奏表稱臣以求和德光  
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  
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  
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  
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頓虛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  
從事關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不見鎮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  
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因爾  
也召桑維翰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登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

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鎗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尙守者急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職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着得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讞結兵連收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契丹字實州耶州盛斯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布節度判官嘗高祖起大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參珣出城

珣謂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倒土州車衛印關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柳龜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婦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龜以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繫以謂貝州水陸之衝援急可以轉餉乃積糗粟數十萬以王今溫爲末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驍狠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閉居無懼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鬱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驛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密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帳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質願自效密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質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始



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營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營領城中已亂卽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十三年契丹圍其子温不德與其母及妻以俱及契丹人見其又不臣歸還其子温不德不臣於契丹

五代史第二十九 終

五代史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懷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過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記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爲人貪詐無行甚爲後世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歸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間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己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高祖本紀



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營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營領城中已亂卽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十三年契丹攻其子溫不德與其弟文英以爲及契丹人只州又不臣歸還契丹其此不足爲故不列於紀事

五代史第二十九 終

五代史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懷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過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記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爲人貪詐無行甚爲後世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歸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間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己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五代史第三十



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鬪官  
誘者某譚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服期卒末吉初朝  
京師逢吉以未吉故乘王德憑子末世王侯備有奇貨使人告末  
吉許以一州而末其先王王松木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  
玉帶直數千緡吉未言價之所資者使王筠自晉來使燒至是還  
逢吉意乃得地王重陰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業榮之  
半獻之而省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弟  
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運首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  
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  
與弟懷義等下獄崧歎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  
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  
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  
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死鄰保乎逢吉然以爲是不不得已但去族  
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  
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  
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  
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  
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入滋濫逢吉已貴益爲豪侈謂中書  
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目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  
卒誣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末其除其諸子爲官有  
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於高祖  
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郡數使河陽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  
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筠誠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  
怒筠離間大臣罷高祖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



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怒逢吉與已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水出鎮以避之既而中人聞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蓋矜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左命章琳問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誦曰昨夕未眠已見李崇在側生人接死者無言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陵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誣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縊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其首適當李松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其謀開道指揮遷為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備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霍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為將嚴殺寡言麾下嘗少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郭蘇逢吉等同授領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宋興趙恩結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



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感腰斬于市市有醉者伴一軍卒軍卒誣其說言坐桌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筋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斷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輝夜醕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進僉賣之淮南以需茶僉隱其錢福進管責之僉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補治福進粟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半私錢千緡爲獻賴州麴場官趙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極訴之弘肇弘肇以謂賴已偏袒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于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柙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賊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然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醕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闕晉卿坐次弘肇屢敬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闕人何憂謂卿弘

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達吉達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達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卒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善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潛之以誦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銀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人朝坐廣政殿東廊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羣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皆憂橫死今日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肇邠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學籍史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卽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與李壽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邠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淫華逢吉所爲凡門蔭出身諸司補事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遂曰陛下但聽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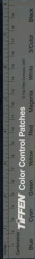


問邪邪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邪又以爲不可夫  
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邪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  
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邪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路雖不却然  
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籍紳延客門下知史傳  
有用乃謀史傳寫木殘及於禍周太祖卽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  
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  
章褚中以紫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  
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卽位拜三司使檢校  
太尉高祖崩愷帝卽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  
造承奕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  
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三升

爲省原耗意乃增一石輸二千爲省耗縣錢山人皆以八十爲陌  
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租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  
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箒子未知顛  
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  
價估定又增謂之撮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課  
酒榷者無多少皆抵死緣爲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  
日見殺

劉錫陝州人也少爲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  
爲左都押衙錫爲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已特信用之  
高祖卽位拜末典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  
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  
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



不開州縣而前爲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銖乃一切  
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  
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  
請增民租賦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  
權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  
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  
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德福兒矣  
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  
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幣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  
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爾無故人之情  
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誰毒一何忍也人公亦有妻子獨不  
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

與羣臣議曰劉侑中壘馬傷甚而軍士逼辱始有微生吾欲奉太  
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  
赦其妻子太祖卽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第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  
爲武德使隱帝卽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  
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  
隱帝召司天趙廷又問禳除之法廷又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  
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  
魘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旣還悲泣不知人  
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潘文進復贊郭允明  
等押昵多爲度語相誚詆故縱誘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  
不聽時宜徽使開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微諷大臣大臣楊邠史





弘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惡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  
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  
義侍郎馬軍都指揮使剛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  
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養軍宰  
相蘇禹珪以爲不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  
庫乃詔賜京師兵及糧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  
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邠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  
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晉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弄給事漢高祖感中高祖鎮太  
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卽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  
祖爲樞密使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人謂召請  
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

周太祖親親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  
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黜閱兵籍指廢殺戮以爲已任周太祖在  
鄆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詬  
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  
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  
酒歌呼自若明且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

後贊兖州戢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謀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  
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卽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  
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  
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兖州慕容  
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所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



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勅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避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郛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數郛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郛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塔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第三十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郛郛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郛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郛東歸後李業等效隱帝誅權臣郛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瀘州朴爲節度軍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騷民困近者委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棄其亂而竊其號幽并棄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懲賢退不肖



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勅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避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郛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數郛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郛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塔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第三十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郛郛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郛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郛東歸後李業等效隱帝誅權臣郛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瀘州朴爲節度軍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騷民困近者委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棄其亂而竊其號幽并棄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懲賢退不肖



以審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藝餉節用以豐其財治械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教化大行上下同心力繼財足人安將和有必要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頗爲之聞謀知彼山川者頗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挽之地三千里從少備處先捷之備東則捷西備西則捷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捷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科興

則桂廣皆爲內臣賊獨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草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據羣議親敗劉晏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個大臣問治道還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嘗徵御史中丞楊昭倫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  
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  
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  
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三年詔朴按定大曆乃  
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爲統離交朔望  
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  
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  
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  
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  
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  
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  
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

四方惟并獨後屢者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觀汴口作斗門  
還遇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  
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自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  
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  
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  
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  
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卽從仁誨質  
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  
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  
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  
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



宗文河東仁壽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  
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筍而臨之仁壽自其微時常爲  
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  
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  
忠正

寇叔字仲暉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  
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  
國廢典治亂之迹爲運源賦其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  
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  
部員外郎知制誥奏翰林學士賜緡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  
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以  
文知名一時懷懷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

以同載自居載不爲舍人何也載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  
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人不肯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  
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歲者以載能知人而朴能  
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  
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教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  
與論議其文案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說取合人主事無大  
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村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  
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  
爲穀之說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  
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  
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



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典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過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領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岌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第三十一 終

五代史第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識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助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關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問遣使者招彥



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典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過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領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岌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之士之遇不過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第三十一 終

五代史第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識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助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關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問遣使者招彥





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因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夜勝口梁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譴問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領事急以繩內殿中人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肯所謀無不用今疆城未滅陛下棄忠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夜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魏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

者其糧屨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作起更引騎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鎗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陽彥章爲招討使彥章曉勇吾嘗遊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敵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徵北城爲檝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檝相及檝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葉舉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敗收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賊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



使者至軍糧竭勢救而不及彦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彦章以秦爲樞討使彦章馳至京師人見以楊盡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勅彦章不禁物還勇唐兵攻克州木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將兵皆屬段凝示師祇有保鑿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彦章至懸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軍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責曰王鐵鎗也東都朝之彦章傷重馬路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軍糧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愀然賜藥以封其創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

活之使人慰諭彦章彦章謂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其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彦章刺創卧不能起仰頰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邊估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經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彦章太師與彦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翰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鬻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耶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開繼翰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翰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願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



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遂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爲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裳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冊蔽蔽自肥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籠載甲士以攻之又夾其水皆入于肥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旱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肥暴漲破舟竹籠皆

飄兩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廣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營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若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祥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懼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板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

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  
仁贈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贈不能受命而卒年  
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  
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開仁贈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  
春世宗以其難赴運徙城下祭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  
贈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  
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贈旣殺其  
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謀賊仁贈降書  
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  
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嘆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  
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贈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  
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于侯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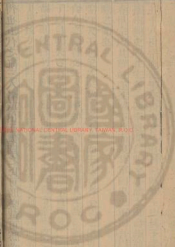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五代史卷之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其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青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于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有五人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李昉知史館修撰  
景祐於本紀四已

不說五傳者五人爲詳  
則外可觀其來矣



五代史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五代史卷之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其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青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于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有五人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李昉知史館修撰  
景祐於本紀而巳

不說五傳者五人爲詳  
則外可觀其來矣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憚從李罕之  
以潯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  
將軍爲蔡州刺史梁自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  
相等六州爲兩鎮審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  
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  
爲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  
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  
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  
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擊而勝之已而劉鄩  
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  
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滑州戴思遠  
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

以東西兩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  
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  
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身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  
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救而後降  
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  
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爲衝鋒  
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剋守光於幽州守光將軍廷珪元行欽以虜  
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  
魏博梁將到鄆軍于泗水莊宗以百騎視敵遇鄆伏兵圍之數重  
幾不得脫魯奇力戰于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夾圍而  
出莊宗益奇之以爲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



絹千疋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爲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魯奇字奇魯河陽人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爲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蘭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蘭中後璋兵攻破蘭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盡得一爵感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戮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一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南州人也其父敬柔妻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祿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爲飛勝指揮使梁晉相拒于華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威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領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僖臣幸先帝疾州賊殺秦王而立初



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巳所以典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  
十以五絃謝恩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路  
王書微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楊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  
郝湘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  
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  
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善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  
戰甲不解體金帛滿身士卒因嘗從我先帝新棄天下而朝  
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辜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  
悲憐之典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怒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  
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  
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  
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

之兵皆指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  
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  
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  
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卽位贈倚中

思同東走時自號十天子  
劉行攻走思同及其徒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微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  
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  
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  
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  
屯于忻州屯兵聚謀遣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  
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從  
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  
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

太原敬達爲長城建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礮之敬瑄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千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瑄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瑄報曰大兵遠來而賦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獵騎三千華鞭木輓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營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廷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有餘里濶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圍墻四面且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壘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賴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

之食盡削木爲糞以飼其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

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

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契丹

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其死者將送其不葬也唐已不  
後而無人葬誠哉不得其死邪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爲涪

州刺史萬迪爲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脅取二刺史至

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

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救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

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

欽爲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拱宸都指揮使後



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華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靡乏可擊卽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剽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賊上屬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恐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孰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斌潛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

晉軍後南擊藥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公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于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僕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曉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敵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岐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賊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威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柝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

鋒戰折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殺千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連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恤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處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書唐詩人賈島僞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宋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保舉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契是時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

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辭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昇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全枕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驍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憂盛時人多勸之周世宗征淮南景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明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譚漢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備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賢副晟奉表漢與晟等皆言景顛刻高濂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濂陽濂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青州益急漢等見世宗英武非景儼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賢南還而漢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儼

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洙德等分攻廬壽周  
兵所得揚秦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洙德兩軍相疑有  
隙末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疑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樂九  
書遣重進勸其反初景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  
不負末陵一杯土也未陵者昇謀也及崇質還而景與鍾謨俱至  
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副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  
飲以醇酒已而別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景問江南  
事景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嫌九書來上多斥周過  
惡以為言由是景怒曰景來使我有言景殺吾神武廟得北面稱臣  
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神武收屍下獄  
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屍滿羅世宗猶近臣問之景終不  
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景

既死鍾謨亦貶補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景忠悔殺之召拜謨  
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遠漢越而景聞景死亦贈魯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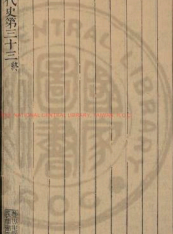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三十三卷

卷之三十三

五代史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五代史第三十四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播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  
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  
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  
墜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  
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韜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  
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  
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  
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  
得者四五人而已處平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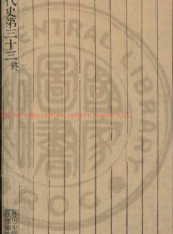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三十三卷

卷之三十三

五代史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五代史第三十四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播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  
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  
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  
墜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  
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  
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  
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  
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  
得者四五人而已處平山林而羣麋鹿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



食人之祿儼首而包羞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  
曰鄭遨張薦明勞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  
埴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  
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賢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  
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  
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  
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  
好學敏於文諱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  
之意欲與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  
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授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

振故善振後事梁質顯欲以諫邀邀不納後振得罪南竄邀從步  
千里往覓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樹淪  
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  
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邀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  
釣魚術約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道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  
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邀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  
祖時以諫讓大夫召之皆不起卽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  
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汚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  
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邀好飲酒奕棋時時爲詩章落  
人間人間多竊以雜者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散于屋壁  
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篠之徒異矣與邀同時有張  
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



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在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高明闕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百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玄通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師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明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替者以彥明諱石吏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首彥明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明大怒拂衣起去昂卽趨出解官還于家諱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界爲州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

於相前讀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案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覆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論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卽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旣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晉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關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晉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晉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晉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晉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



不奏出帝下福晉獄人皆以為寬福晉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  
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  
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  
訓生繁繁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殺  
以所居飛旌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闊九月  
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  
欄前列屏樹為頭正門闊闊一丈二尺為頭二柱端首以瓦桶築  
雙闕一丈在為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  
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樸左右建  
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樞為巧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  
者見之可以殺心而易行為焉



五代史第三十四

終

唐六臣傳二十三

其哉白馬之禍，惡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愛史張廷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是歲四月，尋出西北，尋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誣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晏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



五代史第三十四

終

唐六臣傳二十三

其哉白馬之禍惡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變更張廷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是歲四月尋出西北都文昌軒城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誼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晏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誅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昭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尉等自上源驛奉冊書乘輅專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哀見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昭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天一本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便極等不死尚惜一軀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極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旣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頽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壞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僞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楊爽親張權等七人憂引朝士賦加絀殺楊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祿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優旨無所施爲能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草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遜河西徵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果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教化里凌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壬吉干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誥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數元迎東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收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誤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私拜廣文館博士鄂州王衍瑜辟觀察使曾王李克用攻行都策與母俱逃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蒞四鎮辟鄆濟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禮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學書之選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大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勅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言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卽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卽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昭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武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昭矩嘗爲中軍韓全海等作畫像贊坐左遷昭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昭矩來勞昭矩以臣



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趨哀帝遜位太祖卽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爲梁相五年卒貽矩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爲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倪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博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渾河太祖驟忿急于禪代欲遷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循獨奮梁主功德天命所歸宜卽受禪明年梁太祖卽位循爲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景范落之楷常慙恨及昭宗逃絳唐政出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延範等相結因謂延範曰夫諛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諛先帝

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一止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延範本梁客將嘗某太常卿不得者延範亦以此慙唐因下措疏延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範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違之謂壯在國逢難之謂剛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諡昭宗皇帝曰恭靈莊剛皇帝剛號襄宗梁太祖已卽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緯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且夕引首希見進用數期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卽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見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卽帝

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人臣未有贊成其議者植始至魏州空州  
麻聽事卽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  
目又獻晝日華三十簪晉王益喜因以植爲領度副使已而病卒  
莊宗卽位贈左僕射愔同光中爲尚書員外郎明宗卽位大臣欲  
理其駁諷之罪以愛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  
父讓能皆爲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  
于臨草以自解脫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  
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紫微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  
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積康死了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  
之乃任吾子恐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向匹庶乎曉乃爲之  
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  
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

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關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  
子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勳功德而大書深刻自  
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惠壽所爲如此未嘗不  
爲之流涕也夫以國子人而自夸耀及逐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  
也漢唐之末乘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嘗何在哉當漢之亡也  
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  
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  
懦不肯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  
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  
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常寡過小人欲  
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豈欲舉天下之善





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教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和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爲則漢魏唐宋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下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荀子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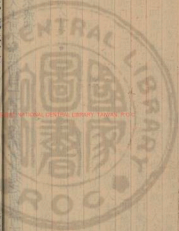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三十六

義兒傳第二十四

五代史卷三十六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亂賊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  
爲父子南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族出與養  
甚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得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  
相資者邪唐自韓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嘗一時雄傑魁武之士  
往往養以爲兒虜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  
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記者九人其一爲明宗其次曰嗣  
昭嗣本嗣恩存信存進存璋存賢存義兒傳李存勗初以行武  
大顯英於世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徼至其家見其  
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遣以  
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退後改名嗣昭嗣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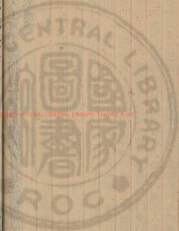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三十六

義兒傳第二十四

五代史卷三十六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亂賊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  
爲父子南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族出與養  
蒸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得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  
相資者邪唐自韓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嘗一時雄傑魁武之士  
往往養以爲兒輩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  
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記者九人其一爲明宗其次曰嗣  
昭嗣本嗣恩存信存進存璋存賢存義兒傳李存勗初以行武  
大顯英於世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徼至其家見其  
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遣以  
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退後改名嗣昭嗣昭



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嘗酒太祖嘗徵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嘗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壘堡獲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敗舍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澤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醜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與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焉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焚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統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騎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擊兵西犯京師關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翫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州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相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四邑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梁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其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洺嗣昭曰梁軍已勝且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

當之宜以精騎提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副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賊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周德威死副昭惟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副昭將大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遣昭之副昭夜逃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里副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副資攻張文禮於鎮州資爲鎮人所敗乃以副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副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副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副昭頓腹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副昭諸子繼備長而驚其弟繼昭因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卽以爲昭義軍留後繼昭委其政於魏球中蒙珠等常教繼昭

反繼昭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罔球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昭事繼昭且見謀因以語趨之繼昭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卽拜繼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昭將走契丹會敵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圍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謀賊也繼昭不聽繼昭母楊氏善蓄財平生居積行賈至貲百萬當副昭爲梁圍以夾城滿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益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昭初無惡意爲奸人所快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副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昭數召繼昭從獵寬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誣責之繼昭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昭陰使人告



繼遠今起變於軍中真天子也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卽遣入新羅道以繼倚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倚還京師繼倚悉取繼紹妓妾珍飾而不將卽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資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縲麻引數百騎坐戟門罵人人殺繼倚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刎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營殺其母主殺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略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其德之以爲沂棣軍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屬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勗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夏漢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宋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勗攻太原兵趨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佐道先入太原以守鄆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

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未寔存信屯于華縣爲羅弘信所害存信救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謂存信曰昨日吾降公爾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鴈鵠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其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

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

七千助罕之還軍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

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

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

功爲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讓攻李罕之于

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

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南太原沙陀將無災以自處公復誰恃

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木穴者待

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關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彝稍

擒之李讓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

使揆備者以梁卒三千爲衛家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

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橋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



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探聞極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  
藩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藩別遣存孝軍  
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藩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  
州藩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藩建皆走存  
孝俊嘗善射身破重鎗囊弓坐稍手舞纒繩出入陣中以兩騎自  
從賊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  
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  
及走張藩遷邢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破攻  
趙帝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郡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  
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謂之曰存孝有  
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  
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鐸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  
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其城搗擊  
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擊不得成裨將袁奉簡使人說存孝曰公  
所畏者晉王嗣王侯輩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擊何爲存  
孝以爲然縱兵成驅輩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  
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  
陷之耳孺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  
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  
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徵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  
戴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恨然恨諸將之不能  
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  
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  
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詈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



將唐僖宗時遂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相州邊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觀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塞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織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豐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震出營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遁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魏處球兵殆盡而存

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子子漢高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齊王從珂以鳳翔反漢詔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詔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備歷承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瑛初與康君立薛志勳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寨遷義兒軍使太祖病去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從攻夾城戰相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勗戰於魏博梁遣王仲來來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師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觥太祖擊黃巢于陳



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副敕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卽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獸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頗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可厭之勝吾不食言卽曰以爲感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

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五代史第三十六

終

五代史第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五代史第三十七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生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善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

通志卷之三  
五代史第三十七



五代史第三十六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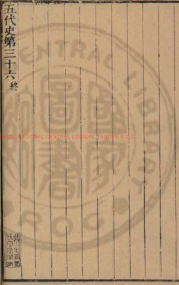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五代史第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生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善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

嗚呼盛衰之理  
雖曰天命豈非  
人事哉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于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譁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膏藥使使其子纒髮提破帽而隨之造其門內曰劉山人來自女劉氏大怒營權及而運之官中以此爲笑樂其歌于胡柳也優伶周而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人汪周匝

謂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陪僕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雄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贈其命雖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德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惡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

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遂前以手批其颊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齒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怒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以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朝也若殺敵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供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運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紳士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運最居中用事莊宗進退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聞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穢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貞莊宗欣然其後李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避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被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箝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又崇韜之塔也進讒於莊宗曰存又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宋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



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寃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  
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僂首承事之是時  
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  
因相傳曰崇韜殺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  
之方疑感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  
瓊使殺之彥瓊視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  
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意召彥瓊計  
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咸卒皇甫暉聞之由  
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信陶鄴都遣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  
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  
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暉歸于京師在禮由是  
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殺之也鄴門高者名從謙  
門高其僂名也雖以僂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搆揮使從  
馬直搆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又又以從  
謙爲養子崇韜死存又見因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  
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  
從謙曰汝黨存又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  
而激其軍士曰爾爾之貴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  
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後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  
李嗣源兵反擣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  
得進而遷軍士雖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  
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  
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

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與數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軍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踏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人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長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第三十七

宣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宣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關為內常侍張奉養于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解州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銀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





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與數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軍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綠城而入莊宗擊殺數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踏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人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長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第三十七

宣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宣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關為內常侍張奉養于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解州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銀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



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  
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惟貴皆飲于畏承業莊宗歲時自親  
歸省親須銀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裁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  
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  
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  
弊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  
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將此車錢佐王成勳業爾若欲用之  
何必問臣財盡其數豈獨臣受賜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  
業起持莊宗衣而立曰臣受先生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  
爲王惜軍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聞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  
業囊囊盛寶監罵曰聞寶朱溫之賊蒙督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  
而反爲賊自答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

懼乃酌兩卮酒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  
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符公已答  
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盛置嗜酒傲忽自莊  
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虛質嗜酒無  
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  
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  
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  
諫曰大王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  
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  
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懷然後求  
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

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  
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殺使先王時  
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  
曰吾王自取之候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  
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軍監  
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授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  
之北路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  
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  
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廢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  
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晉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於  
魏莊宗東征處行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

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杜摺去  
行字改為一案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  
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咸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膈矣而史官之職驗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  
事連終始不完而難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  
之際皆無謀臣之畧辭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  
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  
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  
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  
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  
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權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  
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

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備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後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甚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擇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押宦者由是有東宮之亂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領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梁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能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獲是時方鎮備極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宦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贖貨賄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押驅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覲而反天下皆知禍起于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勳已破蜀莊宗信



宦者言而疑之然崇簡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  
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簡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  
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  
者亡窟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  
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  
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  
矣乃謀以兵入宮各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  
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爾秦王大惡而明宗  
以此飲恨而終後懿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  
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  
必伺人之驕怠而沒入之明宗非俠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  
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敢  
施爲其爲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  
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  
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  
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第三十八 終

五代史第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鎰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爲鎮州王武俊驍將武俊錄以爲子遂曰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木坦活木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遠元遠子曰紹鼎紹鼎子曰昇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將自昇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威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錢運鏐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鎰亦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王爲繼而裔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鎰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于唐者皆因鎰以明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



五代史第三十八 終

五代史第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鎰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爲鎮州王武俊驍將武俊錄以爲子遂曰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木坦活木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遠元遠子曰紹鼎紹鼎子曰昇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將自昇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威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錢運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鎰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雖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鎰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于唐者皆因鎰以開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

臨城等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  
鑄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鑄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  
使段亮勇冠都團練使馮瑒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碭河晉  
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鑄出兵救之敗于此日嶺晉軍遂出  
井陘鑄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儵之婦美而  
淫之匡儵怒及其叔鑄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  
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鑄德匡威救已使人邀  
之館于樓子園以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  
常山受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圖無暇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  
山川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鑄而代之因詐爲忌曰鑄去衛從  
晨請館忌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鑄南袖鑄曰吾國賴公而存誠  
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

鑄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鑄方畫詣府將代其位行過魏郡營軍士  
閉門大譟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屑者擊君如望見鑄識  
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鑄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  
皆死匡儵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鑄其急鑄既失燕援而晉軍  
急攻平山劫鑄以盟鑄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礪三州  
乃爲書詔晉書鑄使絕晉而歸梁鑄依違不決晉書晉將李嗣昭復取  
洛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鑄與嗣昭  
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鎮胡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  
爾爲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  
傅城下焚其南關鑄懼頷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  
對曰此難于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  
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鑄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





矣且晉吾仇也而銘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銘與嗣昭書示武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疆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時史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果無益而假嗣昭以爲離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爲嗣昭棄梁太祖大喜起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銘和銘以子昭許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卽位封爲趙王銘祖母喪諸鎮皆吊梁使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三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謹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銘憤之兵于晉晉人舉敗景仁於相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北破幽燕南并魏博

銘常以兵從銘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銘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銘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銘子昭誨銘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具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鎮俱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襁負博帶務夸侈爲嬉遊銘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錄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登王母廟使婦人雜錦綺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崇與銘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銘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崇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銘懼促駕希崇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崇也請殺之以

謝軍士銘不荅弘規呼甲士斬希崇首擲於銘前銘懼遠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讓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銘方與道士焚香受錄軍士斬銘直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銘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銘者救之穴中亂定見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銘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未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昭德中猶爲少府監云張文禮者夜偷人也銘以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銘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宣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于處運秘爽拒

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連破之張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德之張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救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州牙軍亂遂殺其帥索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后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宛輒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宋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莘縣太祖遺舊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  
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甲辭厚幣  
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  
倍平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  
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  
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  
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南州劉仁恭以  
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  
太祖遣舊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鸛隄紹  
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  
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  
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報遂殺之紹威爲人精悍明

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將所立天祐二年魏州  
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佐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  
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惠安等攻滄州召  
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備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  
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  
輿夫人魏許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  
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  
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漣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  
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  
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  
百里起亭城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  
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

封鄴王太祖聞涪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遇魏侯作財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下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卽佐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級樓朝元前廢浮河而上古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木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原盛變督其役舟才成而紹威病乃表

言額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離之請以假骨就第太

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詔使者曰亟行語而未爲我盪飯如有

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

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曰貞壯子三人

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

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

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爲秘書監附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爲金

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

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妃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后

將娶木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木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

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典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



任爲統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閣院官死等使乾符六年卽拜  
義武軍節度使苗胤陷長安處存感情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  
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勳王偁義處存爲第一乾寧  
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卽爲留後卽拜節  
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  
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節度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河沙爲梁  
兵所敗敗兵退入城逐節部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聞  
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  
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罕封太原王太祖卽位封處直北平  
王其後梁兵攻王鐸露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  
劫晉兵救鐸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栢鄉其後晉北破蕩南  
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吝  
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  
以爲神使袁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  
之於陝邑聞得小兒劉彥則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耶  
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  
應之由此益橫乃繕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  
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  
李匡僞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僞已去  
甲士入城聞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  
第功行賞因陰誅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誠于別籍其後因事誅  
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  
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鐸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置與左  
石謀曰鎮定之敵也文禮雖有罪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

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聲于都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寨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爲副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嘗恐處直不容因此大真以爲果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劾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日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撲其背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噶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牌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鴟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

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矣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收契丹于沙河迨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懼甚以其子德岌娶都女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都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爲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謂爲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爲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都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飯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璠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璠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常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杰偃得  
數騎逃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關得一男子愛之使目姓李  
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海出以乞取爾爾亦歸  
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粟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  
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誦之都居城  
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堯偃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  
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  
月城破都與家僮皆自焚死王氏遂絕於中山而處存子鄭鄴  
子延福與莊宗遺外姻爲人曉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  
宗時歷見斬密瀋州刺史范廷光反于都晉高祖以廷亂爲楊  
光遠行營中軍使被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重爲都所  
囚幼子威此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

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  
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  
高祖聞之遽徙廷亂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豪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  
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  
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  
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成蔚  
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弟匡儁所逐仁恭聞  
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壽陽鎮將  
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  
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  
寧元年晉擊破匡儁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

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  
晉攻羅弘信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責謂之仁恭大  
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  
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  
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卽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  
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而不得也昭宗  
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  
萬以擊魏晉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  
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  
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濼汶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  
攻滄州仁恭謂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懸其面  
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也于瓦橋梁軍懼長盧深溝  
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折骸而  
鬻武光埜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于晉晉王爲之攻薊州  
以牽梁圍晉破薊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賜於富貴  
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還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  
不死令燕人用墪土爲錢悉欲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緞其工以  
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悉之仁恭怒  
晉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  
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先行欽  
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卽率兵討守  
光至于盧臺爲守光所敗退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  
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鵝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  
於陣而呼其衆曰母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





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之守文將史孫鶴呂亮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先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泥土馬相食其鬣尾亮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糶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先索情恩由此益驕為鐵籠鐵刺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剝別其皮膚以死燕之士逃過于作境守先身衣精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不可梁攻趙趙王王睿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竊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為下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相鄉進掠邢洛至于黎慶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勸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

顯率二鎮以從孫鶴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誤曰晉天差事皆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合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起千里以伐人而強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其強乃諭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睿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閻門使王暉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自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平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檄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



喜已見前  
者應方之  
及後者

怒推之伏頸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宰  
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  
應天以王贍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文至  
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  
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  
自新溝關入其流涿武州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敗嘗敗  
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子得罪于晉遠而不復今其病  
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本部天何至此耶  
子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狂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  
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節告公當貴成敗人之常  
理錄功赦過而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榮本不能為朱溫下  
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

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  
告曰俟晉王薨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  
如何守光曰今日粗上肉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愛者李小喜勸  
其母降守光因請候佗日是父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日晉軍攻破  
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  
方繼祥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  
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  
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遠邪守光  
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縛之引置下坐  
晉王置酒酒醜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縛之引置下坐  
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打練練獻于太府  
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季喜也罪人不死臣



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瞑目曰因父弑兄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光王燧然後斬之

五代史卷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宋攻反僖宗出居興元改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鑿都將李鋌等敗行瑜于大唐舉明年攻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天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僖宗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

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瞑目曰因父弑兄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光王燧然後斬之

五代史卷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宋攻反僖宗出居興元改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鑿都將李鋌等敗行瑜于大唐舉明年攻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天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僖宗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



父子尾綴茂貞表其子繼客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爲  
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諭  
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驅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  
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聽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  
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  
以自危而難于後悔佗日雖欲誅是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  
怒曰吾不能屈居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單王嗣明爲京  
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  
舉兵爭授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甲人情大恐昭宗  
意益堅單王率虜軍五十四都戰于藍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  
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懼將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  
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懼濟乃讓能也陳兵臨驛驛  
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庶宗泣下  
沾襟朕讓能唐州司馬舉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平節度使  
王重英卒其子王珂琪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琪茂貞與韓建王  
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其將昭宗立  
吉王保來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瑛留其  
養子繼勳以兵二千夜遁而去晉兵至河中繼勳與行瑜弟行實  
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由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鄂縣  
斬繼勳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  
兵而茂貞遠因欲庇之以爲德而韓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  
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昭宗自石門還遣募安聖揀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  
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

昭宗遣王拒之單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  
偃以兵討茂貞驩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  
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  
陰與梁太祖謀之中計韓全海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為外援茂貞  
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  
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海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  
鳳翔梁軍聞之逾年茂貞每欲收關隘不敢出賊中斷食俱盡  
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  
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  
而食之入肉斤直錢百物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入肉賤  
於狗天子于宮中設小殿遣宮人自磨豆麥以共餵自後宮諸王  
十六宅凍餓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遺粟茂貞以求幣以為生

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  
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  
斬韓全海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違劫  
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強  
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  
鳴稍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  
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  
有優者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  
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  
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牛所  
有七州而已二十州者城固洋州漢中興元鳳州成州均州等也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  
駭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職來朝莊宗

以其耆老其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職爲人柔而善書漢度貞承制拜從職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職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裴重厚拒而不納從職遣東至華州明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職遣人誅之從職上書曰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投賴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職有田千頃竹千疇在鳳翔懼從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職廢帝入立復以從職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謀忠武軍將霍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林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曉習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闔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將荆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舍山遜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瑋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于大

T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國何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李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偏強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來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稱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善哉詩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生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能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遂

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誦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廷王戒不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海內尉劉季述誦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其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莊宗遂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歎欬李茂貞自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穎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衛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卽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



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來鵬建羅太祖是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伏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僞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者下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文王嗣靈夏未嘗爲唐患而亦無大功宋攻之亂思敬與邠州李思安皆以兵屯渭橋其

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黃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云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曇昌爲留後梁即拜曇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曇昌是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戍兵于歸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爲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果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曇超自立爲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曇超爲廷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曇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曇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



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尋起外招黨項抄掠從進等搆道自陝以西民運牛粟東糴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爨起爲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三年卒其弟彝與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武靈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卽以爲節度使而史失不錄不疑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涇川王始見於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都延李嗣昇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備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求嘗以兵資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人皆愛之爲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爲留後梁卽以爲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卽以洙子澄爲朔方軍留後其將李實作亂澄乃上書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史而相代矣韓氏自遷有靈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嘗以爲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後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將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恥因遣人請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見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天寔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彬王友裕擊之友裕至來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元年爲其子

彥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衛殺彥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南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於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爲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咸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太祖真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客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爲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軍之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涉到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子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戎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緡代立長祿元年徙鎮鞏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爲唐帥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爲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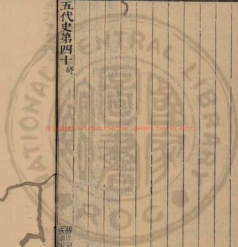
溫緡京兆華原人也少爲盜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緡茂貞以華原縣爲鄜州以緡爲刺史梁太祖關戾貞於鳳翔緡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爲龍州建義賊軍以緡爲節度使末帝時緡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龍州爲裕州義勝爲靜勝軍即以緡爲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緡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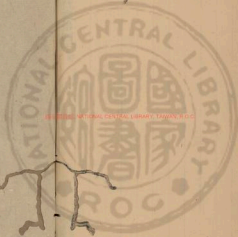
寶而昭陵最固。船從埕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林。林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船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船懼求徙。佗鎮運徙忠武。莊宗滅梁。船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爲言之。莊宗待船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耳。罪不可赦。莊宗曰。已有之矣。不可失信。遂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放之。物歸田里。明年流於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獨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高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避于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古聞溫韜之事。蓋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船之禍。其終將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歿。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母作下宮。切第。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濟州。又葬其劍甲各了。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言也。

五代史第四十

五代史第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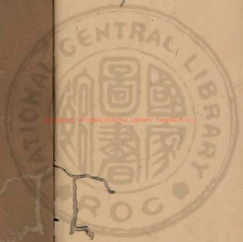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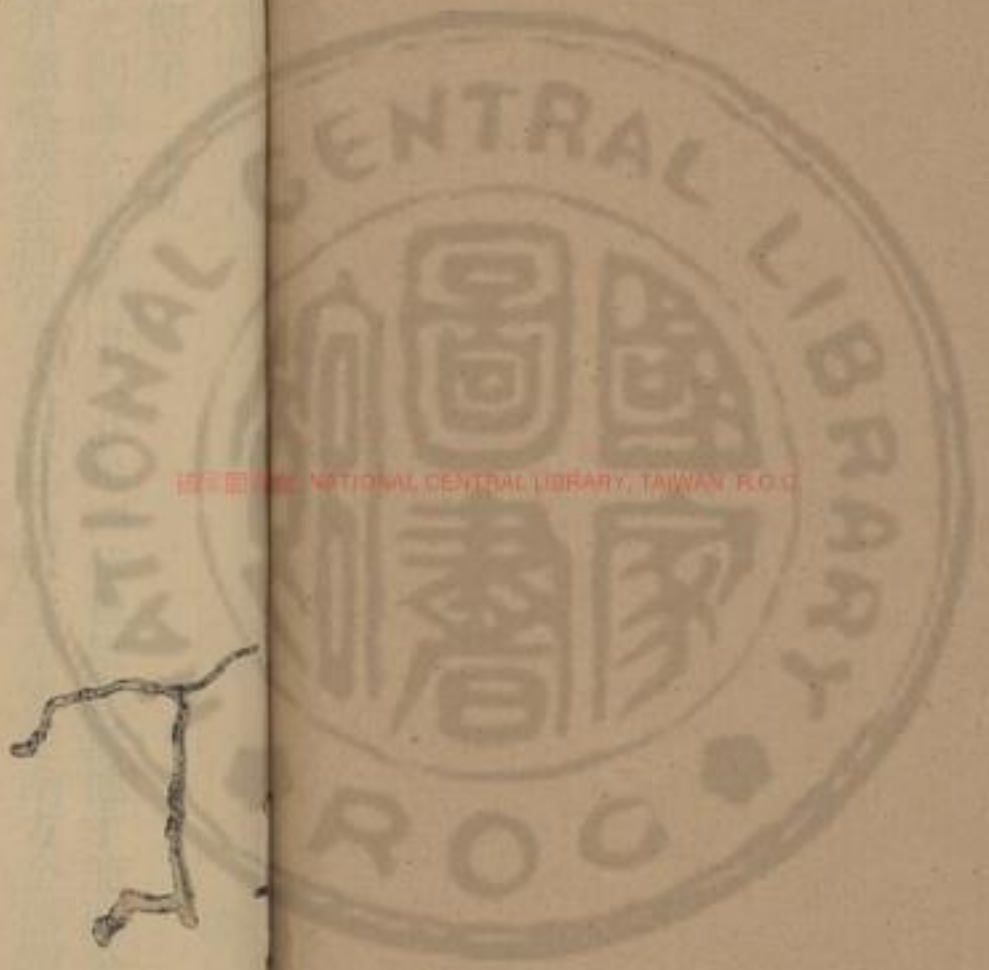








1000000000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五代史第四十一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而全播勇  
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  
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  
盜衆推全播爲主全播曰諸君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  
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  
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攻陷  
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  
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  
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  
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





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爲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乾化元年王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爲狀以自免彥圖死人相謂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

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慶卒年八十五

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

二以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兇悍僞勇文身斷髮居廣明中湖中饑盜賊

起蒲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佩于大澤中乃擊鮮

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五長號土圍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

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

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

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

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

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水死於

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

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





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壑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蒲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爲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壑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爲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爲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

掃地祭天禱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爲節度使三年吾將自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諱事秦宗權爲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諱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諱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爲宗權所困聞德諱降大喜表爲行榮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諱功多德諱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訥死雷彥恭襲取荆南





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荆  
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  
爲人氣貌雄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  
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  
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  
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爲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  
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鄆州匡  
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弑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  
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荅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  
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  
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戍口詰之鎮城輕  
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  
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  
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帷匡凝頓泣曰勿多  
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媿渥遷匡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匡明卒  
于蜀



五代史第四十一

終

五代史第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卽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旣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爲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





五代史第四十一

終

五代史第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卽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旣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爲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





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

周所執斬于汴橋下

今汴橋以爲瑾兄弟所斬也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儻有大志兖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兖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秦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兖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言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

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兖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質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揚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且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逼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



隆演不能爲旣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路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踉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以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瘞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以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

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爲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爲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爲也洪以師範無能爲還還不爲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爲我斬之用爾爲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于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爲政有威愛



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遂喜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爲怯不敢出聞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于感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其文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

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卽位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讐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執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于先人酒半命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





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漚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僅漚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經任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洛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爲積聚罕之用

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頊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爲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爲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爲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





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漑伊鐔等遣子頎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濮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郢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

潞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洛磁三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蕡以來嘗逐其師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修爲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爲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夫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兗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旣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間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



志宜急攻其礪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淦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醪而卒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遷爲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

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碓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陝州珙爲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于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爲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爲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爲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舍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綱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



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爲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上朱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曰事珂此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鴟張大事卽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歛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卽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與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詣太祖於洛

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突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嘘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爲吏瓚事梁爲諸衛大將軍秦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爲開封尹莊宗自邠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



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爲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犖其先青州人也世爲陳州牙將犖幼與群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爲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犖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犖爲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犖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犖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

爲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旣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圍犖置春磨塞糜人之肉以爲食陳人大恐犖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爲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翊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犖食將盡乃乞兵于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犖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犖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援已因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



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擘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卽以陳州爲忠武軍拜擘節度使擘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瑒代立瑒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瑒爲同州留後入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爲之罷市擘次子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

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盛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入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鎮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卽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



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  
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種則必賞賚是  
取虛名而授實弊也未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  
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  
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頷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  
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  
則晉兵饋矣敬翔以爲然嚴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  
彥章用段凝皆嚴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  
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  
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未帝  
猶豫嚴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嚴  
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嚴嚴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

急授之必不幸吾爲利乃走授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嚴  
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嚴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  
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  
爲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肇自以先  
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  
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非君子之  
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  
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  
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





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  
定喜以爲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  
什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  
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  
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  
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  
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  
金州爲戒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  
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  
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  
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  
幸境早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鹵自生唐哀知梁必興尤

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





五代史卷四十二終

五代史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媢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於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乃持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





五代史卷四十二終

五代史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媢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於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乃持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





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雷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爲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隸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昭宗反正以爲太子年幼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着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胤日以間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殺之因泣下嚙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柁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吏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醒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計至河中大祖陽爲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故唐內人母姪言當彥威等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坑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





故漢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典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于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邳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宦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

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能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卽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



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司空裴瓌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畱迪以調兵賦太祖乃勸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以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鑿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卽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

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魏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已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





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畱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卽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讓關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下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卽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恃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

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典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卽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太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卽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畱守東都民有犯趨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



子明宗卽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與平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

宗聞外諺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劍關鷄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卽



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爲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見殺

王敬蕘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遂代之卽拜刺史敬蕘爲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蕘不可下由是潁州諸州民皆依敬蕘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蕘供饋梁兵其厚太祖大喜表敬蕘爲淮陰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蕘乃泔淮積薪爲燎爲作糜粥餉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蕘武寧軍畱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爲左衛上將軍太祖卽位敬蕘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爲王重盈養子目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顧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弑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卽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第四十三終

五代史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  
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  
上馬輪劔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  
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  
攻邠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  
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  
爲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  
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  
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  
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





五代史第四十三終

五代史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  
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  
上馬輪劔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  
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  
攻邠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  
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  
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  
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  
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  
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





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名知俊其弟知完爲親軍指揮使聞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疾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寒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于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爲邠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聞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聞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爲武信

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園椶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





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會長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與追贈太師

賈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遼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勣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問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備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頊曰爲我作奏若復依



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郝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卽召郝還戒彥勿爲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延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畱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邠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寶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愬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搏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





李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督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疑  
姦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  
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  
大舉遣董璋以陝就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  
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  
河上之軍當陞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  
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旣分以  
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  
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  
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鄆州防禦  
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爲  
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  
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  
謂招撫使李巖曰吾遠軍千里人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  
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畱數日使  
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巖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  
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  
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  
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  
名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  
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  
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  
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





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善節度延季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季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季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卽誅之繼岌不遣延季而遣董璋延季已自疑及璋過延季軍又不謁延季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於我俱肯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季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季遂擁其衆自劔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季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季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季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第四十四

終

五代史第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沁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





五代史第四十四終

五代史第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沁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





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歛歆之間築南  
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  
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  
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爽太祖猜忌晚年尤  
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  
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晉縣道病還洛幸全義  
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追淫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  
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  
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  
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  
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爽種田叟爾守河南  
三十年開荒斲土捋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  
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媼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  
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  
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  
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  
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  
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  
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  
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  
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  
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尙  
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年來二  
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



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僭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雖去墓關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讖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爲盜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以爲子太祖卽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虜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運嶺夜秉炬擊之懷



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倚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主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遂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子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聞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爲討已闕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

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爲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爲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伶宦官日夜以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母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矣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徽初梁太府卿駙





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  
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  
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弑友珪立末帝畱守東都以  
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  
軍則事可成末帝卽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  
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  
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  
帝卽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過故欲盡召龍驤軍至  
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  
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  
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未帝卽馳奏言龍  
軍反象先聞之卽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卽位

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引判在京馬步  
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未  
常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  
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罄其資數十萬  
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  
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爲  
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  
刺史襄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  
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  
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  
五萬緡求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  
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



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  
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  
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  
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  
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  
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賂雙雁于其頰號雁子  
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漢賓為指揮使及  
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雁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  
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  
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  
奏歌舞莊宗懼甚畱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

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  
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  
以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為莊宗所厚惡之以為右衛上  
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為婚姻由是復得為昭義軍節  
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為將未  
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  
四晉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滎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  
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以其妹內太祖妹有  
色後為美人凝為人儉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  
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  
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



安因以得罪死遷疑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疑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能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為招討使疑為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疑依附巖等為彥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疑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疑疑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疑為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邳州疑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邳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邳趨汴汴兵悉已屬疑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疑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逃已而梁亡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疑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疑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

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為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疑軍瓦橋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疑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疑招討莊宗使疑條奏方略疑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為畱後玘偽許之明日饗之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玘以功拜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末帝時為晉州觀察畱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





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  
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  
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宗師未至拜武勝軍  
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  
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  
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  
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  
凡與晉戰所得及兵皆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  
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  
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  
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

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  
使安州出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  
佗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  
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  
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鏖其姓名於  
箭箬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  
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  
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  
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  
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第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爲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聊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卽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





五代史第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爲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聊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卽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





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卽自稱兵馬雷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畱于魏明宗卽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畱守與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爲北而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旣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雋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左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諸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畱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



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請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當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

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讐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卽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爲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劇險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爲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





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鬪軍稍遷親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遂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秦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暉等文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忠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

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擊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卽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畱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卽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時以禪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



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沖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沖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沖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沖至京師廢帝已入立沖卽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

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卽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卽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宴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卽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莊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



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畱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牀指揮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蒙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耨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謂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爲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旣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





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畱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畱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奠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卽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調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



使又徙上黨建立快快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闢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損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譏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告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卽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畱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其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畱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群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網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

貪鄙人其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





于其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于喜怒顧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旣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爲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

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

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雲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燁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駒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卽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





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笑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

父子特以善政著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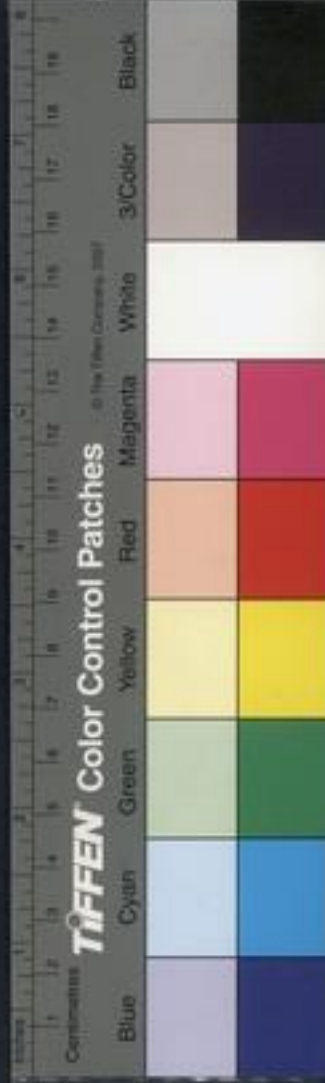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賤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隸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





五代史第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賤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隸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





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舊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畱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佗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甚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峻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卽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

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





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爲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卽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爲西京畱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筠弟籤當

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揮使三百渠營田制直使筠西伐蜀

畱籤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籤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卽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貲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籤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卽位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籤又取之由是兄弟皆貲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籤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籤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



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安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

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徒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





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畱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得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

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畱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秦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





敗處讓因畱事晉莊宗卽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叅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

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桑林年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二累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論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卽時受代明宗大喜卽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畱爲許畱一年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





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突寘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欲之以酒殺之寘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戎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

看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拜沂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興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卽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





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而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卽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嫌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頰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邠州復判官趙鳳廷蘊謂

曰吾視汝貌必備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極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際終恨之故終不乘旄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卽位歷博單郟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畱後晉高祖入立卽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





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首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畱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將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邾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樂城栢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卽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





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尙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相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幸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已陰送欵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卽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去不免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





畱守徒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畱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隳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貝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嗣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趣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以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貨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爲畱後晉高祖卽位卽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爲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剽利患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





甚多景巖使瞰朝京師瞰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瞰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瞰爲賣已遂誣奏瞰隱已玉帶瞰坐貶商州上津令瞰懼景巖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邠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強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瑋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第四十七

終

五代史第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駙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以其夫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





甚多景巖使瞰朝京師瞰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瞰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瞰爲賣已遂誣奏瞰隱已玉帶瞰坐貶商州上津令瞰懼景巖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邠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強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瑋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第四十七

終

五代史第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駙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以其夫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





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馳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堠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殺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資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



臣爲選廉吏賈仁洺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洺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洺從後引弓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洺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洺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洺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洺仁洺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洺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洺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欵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泌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爲天威統

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爲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河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容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





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闕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卽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俟後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驕從珂卽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卽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殺

于道有子勳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駟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卽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卽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繩纜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卽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高愛子





公愛賢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力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贊奉帝居于州廨弘贊有子巒爲殿直廢帝入立巒持鳩與弘贊初愍帝在衛州弘贊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贊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鳩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贊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史事爲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

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卽位揚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酒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鑿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



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厝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剝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從

鎮武寧卒于鎮州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光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讐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畱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



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  
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  
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卽率所收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  
行欽爲幽州酋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  
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  
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  
何顧吾子邪行欽卽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  
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  
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卽夜馳行周馳  
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  
晉莊宗時歷朔沂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  
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  
之行珪不聽嘶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  
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  
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  
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  
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  
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行珪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  
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不所出其不意卽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  
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  
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  
祖時爲西京畱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  
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  
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畱蕭翰守汴又棄去





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畱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畱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畱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畱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答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他

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答漢高祖卽位拜再榮爲畱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奪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携其首而送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入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歟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





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愧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貨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第四十九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史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





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愧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貨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第四十九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史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





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  
洛無久畱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畱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爲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  
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  
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  
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暉從  
它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  
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而出  
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  
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  
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  
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

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  
書褒美黨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  
之至也彥超來謁畱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  
超旣畱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其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  
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時出帝昏  
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  
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卽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  
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  
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劔曰此板橋王氏劔邪吾聞王氏劔天  
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  
人皆殺之裨將樂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



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警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卽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畱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衛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畱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部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

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請暉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卽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乘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犯關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部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



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爲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爲趙延壽所得以爲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爲鄧州行軍司馬後爲泂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計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卽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蓄兵吏索之惟一衣筒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

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目勞以酒食景思旣械就道顏亮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伏卽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其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謀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





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此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爲卒後爲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爲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思爲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爲事而性鄙儉初思徵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遊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卽位每呼思爲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卽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鄆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





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爲尼族人卽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爲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爲邊患因表以爲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卽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畱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第四十九

終

五代史第五十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而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卽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





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爲尼族人卽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爲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爲邊患因表以爲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卽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第四十九

終

五代史第五十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而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卽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





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洺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畱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畱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卽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有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海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卽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思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卽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卽遣同名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僂



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  
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  
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  
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  
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周代李穀范質爲相  
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  
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  
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卽幽峻於別所  
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卽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  
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  
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  
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

自此始

王殷大明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  
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  
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  
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  
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  
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  
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  
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  
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邠崇殺周太祖于魏  
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  
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蓄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



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卽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歸處僞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僞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卽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纘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也其文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爲牙將後以爲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



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  
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卽  
拜從阮子德展爲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  
靜難三鎮繼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第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  
宗卽位以其廝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  
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遠蕃漢馬步軍都虞候  
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  
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  
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  
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  
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  
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  
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





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  
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卽  
拜從阮子德展爲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  
靜難三鎮繼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第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  
宗卽位以其廝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  
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遠蕃漢馬步軍都虞候  
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  
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  
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  
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  
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  
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  
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





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旣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宜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憩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卽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卽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有偏強者將置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徧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名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

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祥爲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宋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卽以璋爲刺史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齋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



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剗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

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擄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



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文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名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士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遷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

久不克陽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窟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贊





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  
弘招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  
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卽以爲天雄軍節度  
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人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  
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  
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  
頗奮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  
延壽犄角旣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卽位延光賀表又頗  
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  
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  
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  
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察其貲裝道  
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  
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  
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  
史馮**昭**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  
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  
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  
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暈退走入魏閉壁不復  
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與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  
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  
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  
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  
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



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  
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承  
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  
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  
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懇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  
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  
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  
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  
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  
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  
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至洛  
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畱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

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

光遠利其貨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  
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  
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  
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鑿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  
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貨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  
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  
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其取其貨延光又殺  
瓊而取之而終以貨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  
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  
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  
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





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  
之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  
賊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  
而不忘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趣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  
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  
來遠矣自唐之衰于戈儼然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  
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  
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  
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  
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  
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  
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  
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  
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  
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  
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  
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  
與其弟延濟延袞莫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  
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  
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  
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  
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



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洺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  
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  
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  
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而重榮業已  
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  
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  
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  
入太原高祖卽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  
其下不能欺有天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  
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  
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

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  
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  
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  
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謂高祖契丹使者  
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  
殺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  
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詞以自解而姑息重  
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  
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  
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  
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  
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





也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沁河黨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歛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

諸將等本自勳勞久居官貴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鄭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簾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詎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





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轡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草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禪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有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

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及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

亦無功愍帝卽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

從進巡檢京城樞密使馮贊送款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

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愍藩鎮多務過

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

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

從進奇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

者多擅畱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夷

稟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

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

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京苑副使居京





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宜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宗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逾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拘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啞啞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

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成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更事明宗時爲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前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前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前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邪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前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來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





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  
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  
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  
官爵以居汝汝等勦事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  
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怙怙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  
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  
鐵死得其所此常爲媿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  
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  
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  
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  
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  
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畱守兼鎮河陽奪其

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疎斥所養部曲

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

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

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

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

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

逃歸出帝卽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

之光遠益驕乃反名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

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

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

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浚河

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





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聞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噎噉初非姓氏其後改名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名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五代史第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杜重威湖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卽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





五代史第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杜重威湖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卽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





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  
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  
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  
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  
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  
望複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欽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  
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壺上道朝廷莫能止卽拜重威鄴  
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羅軍儲乃  
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  
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折屋木以供爨剝  
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濘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

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

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  
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  
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  
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  
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  
伏甲士名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  
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  
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  
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  
卒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  
仰顧契丹據京師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縉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以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京兵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旣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麪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璉弘瓌弘璉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卽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卽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秦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斃茶染木給





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笏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管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焚圍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

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

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強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





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蜀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議之艱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自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

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燼爐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譏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



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畱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關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關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濬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闕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寃皆不省濬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濬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濬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

報出帝時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

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嘗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卽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遁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秦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





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  
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逃  
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  
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嬪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  
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  
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  
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  
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  
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  
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  
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  
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  
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愛蹠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  
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  
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  
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清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  
逃於溝壑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  
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  
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  
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  
三手指軍士卽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十氏有色  
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卽劫取之彥澤與閣門使高  
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  
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



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  
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縶絙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澤  
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  
人爭破其腦取其髓斮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  
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  
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  
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斮  
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  
也然當是時逮晉之兵皆在北而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  
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首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  
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第五十二終

五代史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  
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  
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  
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  
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  
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  
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畱守起居表詣  
行宮見高祖願畱軍中効用爲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  
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  
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名蜀人爲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





五代史第五十二終

五代史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景崇字子厚  
京兆長安人

氏  
景崇字厚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  
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  
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  
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  
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  
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  
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畱守起居表詣  
行宮見高祖願畱軍中効用爲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  
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  
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名蜀人爲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





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爲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臥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爲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

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

推李守貞爲秦王隱帝卽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蜀兵至寶雞爲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爲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翬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翬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翬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卽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畱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名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屬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

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欵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爲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畱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畱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





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

勞行周名彥超責之又遣請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言論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秦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名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充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請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





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  
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  
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  
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  
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  
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  
盜而止又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  
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  
攻沐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  
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  
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  
禮義得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

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變  
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告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貨以犒軍  
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  
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  
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廝掘搜索無所得彥  
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  
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  
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  
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兗州當焉  
彥超卽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  
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饗之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  
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好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





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牒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祕書監

五代史第五十三

終

魏以生國語  
氏國語

五代史第五十四  
雜傳第四十二

魏以生國語  
氏國語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子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





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牒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祕書監

五代史第五十三

終

魏以生國語  
氏國語四書

五代史第五十四  
雜傳第四十二

魏以生國語  
氏國語四書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子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





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家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瘞厚卹李氏而咎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

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床席臥一

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入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糶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畱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畱乃遂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



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  
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  
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  
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  
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  
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  
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  
去名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  
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  
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廢  
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  
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  
道相出帝加大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  
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  
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  
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  
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  
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  
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  
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  
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  
皆以謂契丹不爽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  
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  
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





遂陽立湘陰公贊爲漢嗣遣道迎贊於徐州贊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卽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

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旣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饑臥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爲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糧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爲敵人虞之則武陵武安必爲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疑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疑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卽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





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  
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  
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爲變行襲爲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  
襲怒誣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爲雷後珽至許州止傳  
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  
卽臥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寃立  
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州  
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及  
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名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  
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  
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  
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

袁象先討賊珽爲亂兵所殺珽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

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  
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珽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爲御史  
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瑒同爲宰相瑒性畏  
慎周密珽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珽內結趙巖張  
漢傑等爲助以故瑒言多沮瑒嘗掩其過珽所私吏當得試官  
珽改試爲守爲瑒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  
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珽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  
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  
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珽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  
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  
宗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卽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



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與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煢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卽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驛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誨衝之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



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珣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諡琪換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駁琪爲人重然諸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當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珣唐宰相縈之諸孫也其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珣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珣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太祖卽位拜左補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名珣問計安出珣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珣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珣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珣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叅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欲用任圜爲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珣善因





言珪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珪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珪稱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珪又稱贊以爲宜罷珪在相位旣碌碌無所爲又病聲孔循罷樞密使珪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畱之珪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叅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名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件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又稱疾請畱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畱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國罷相乃拜愚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宋弘昭馮贊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慈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訥昫兩入遂相誼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卽位有意於治政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道字應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

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

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

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

窟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

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

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

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

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

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

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

後事晉爲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頊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爲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頊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卽言頊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頊爲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卽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頊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頊權軍府事頊爲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頊屢以法繩之頊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第五十四

終

魏博軍節度使  
氏國風周志

五代史第五十五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暉弟暉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兄暉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卽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尙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格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



司空頊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爲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頊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卽言頊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頊爲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卽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頊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頊權軍府事頊爲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頊屢以法繩之頊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第五十四

終

魏博軍節度使  
氏國風周志

五代史第五十五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暉弟暉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兄暉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卽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尙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格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





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益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朮  
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朮爲  
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  
指以誚朮曰此公親家翁所爲也朮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  
詆詬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  
朮爲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朮相  
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朮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  
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  
儉秘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爲居儉誥詞有聞名心  
懼之語朮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  
時聞者皆傳以爲笑及爲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  
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朮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  
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爲司  
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候臺官兩省入而後  
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朮爲僕射自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  
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  
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朮爲東都雷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朮以目疾罷爲太保是歲  
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爲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右補闕  
文紀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爲御史中  
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  
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  
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借假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





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墮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諠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更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於朝卽相率詣閣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更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尙書文紀素與宰相在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卽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爲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爲鳳翔節度使文紀爲人形貌魁偉語且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

宰相問于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望廢帝因采畫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閣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尙書累遷太子太保致仕周太祖入立卽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棗州商河人也爲人懦暗少好學學韓愈爲文章





舉進士爲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爲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爲京兆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爲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爲便胤孫曰君命名不俟駕今大王爲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道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常在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胤孫卽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說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孫旣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



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憊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顛乃拜顛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顛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礙礙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至顛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

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弊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顛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顛爲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賜贈乃能斂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勅甲岳建言以爲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





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爲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頤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罽鞞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

訛繆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于溫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尙拳拳而行之五代于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頊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珪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長爲孝仁皇





請下有司定盜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  
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季穆皇帝父爲季崇皇帝縞以謂季穆季  
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  
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  
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羸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  
尊奈何總二名於躬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相臣集百官於中書  
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珽合羣議  
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  
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皇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  
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  
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脩書儀其所  
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  
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  
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顛議嫂服給假  
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  
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  
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  
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爲兄之子妻服大  
功今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  
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今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  
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  
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  
令而勅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  
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縞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懿父堯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名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竊辭不受宰相馮道卽徙居儉爲祕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爲刑部郎中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

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稅性至

李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稅屢進醫藥不納

每賓客問疾者稅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稅

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

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

福二年貢舉初稅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

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稅

少專於文學不能泄事維翰乃令稅知貢舉稅果不能舉職時有

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稅旣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

貴嚴尊而語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論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

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卽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

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





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終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襜褕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左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縉甲金飾白練襜褕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于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籥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羣臣左右觀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懣如薤露虞殞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稅以風痺敗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李憺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爲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憺爲之憺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





安能與英俊爲雉格聞者多其知體復遷刑部尙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第五十五

終

五代史第五十六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卽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諛諂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





安能與英俊爲雉格聞者多其知體復遷刑部尙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第五十五

終

五代史第五十六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卽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諛諂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





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  
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疑所  
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  
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  
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  
勅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時鄭王爲  
開封尹畱不從幸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卽以宣  
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  
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卽位加右僕  
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  
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  
百餘卷嘗自鐫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

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凝舉進  
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  
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

趙瑩字玄暉華州華陰縣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  
爲從事晉高祖爲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  
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  
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卽位拜翰林學士承  
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  
使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  
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  
徙虜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尚書左  
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





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畱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贇爲河東節度使辟爲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爲監鐵判官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同爲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玉出爲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桑維翰以價資望淺爲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爲相四方賄賂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

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誚笑自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屬文事唐爲祕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莊宗將卽位以質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卽位欲以質爲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畱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爲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爲濟陰王旣而醜殺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土因其故壠稍廣其封以時薦饗





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謚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爲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其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

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充爲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戾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充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廢充見殺守光怒充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充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槩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後爲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爲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歲餘遷





禮部郎中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秃餒前刺等助都而爲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秃餒見殺前刺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前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彊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佗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卽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爲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爲觀察判官高祖徙鄆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卽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尙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爲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

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顙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旣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爲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卽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尙希仕進卽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遂



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名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司郎中  
權舉進士爲右補闕唐亡事梁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  
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馬起爲右庶子累遷戶  
部尚書晉高祖時爲兵部尚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  
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  
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好學爲晉寧樂壽縣令有善政縣  
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  
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  
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  
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

死圭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輜輶車  
晉高祖立各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  
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叅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  
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  
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  
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卽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  
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與唐尹事祖父以  
季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卽位在禮鎮滄州  
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  
贇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  
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





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將守城嬰塹篤厥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山冒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為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為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選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瘍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第五十六終

五代史第五十七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叅軍唐魏王繼岌為典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蕘掌書記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蕘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虛質馮道等皆以為善乃以崧為典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殺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圓判三司用崧為





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將守城嬰塹篤厥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山冒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為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為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選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瘍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第五十六終

五代史第五十七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叅軍唐魏王繼岌為典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蕘掌書記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蕘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虛質馮道等皆以為善乃以崧為典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圓判三司用崧為





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  
延光爲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  
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  
及求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  
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責延壽等延壽  
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  
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浮屠  
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  
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卽位以崧兼判三  
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  
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爲侍衛擢  
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  
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爲侍衛使崧亦數  
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爲排已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  
以爲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  
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  
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畱  
之鎮州其後麻答棄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爲  
怨者譖之言崧爲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  
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弟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  
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嶼嶼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爲奪  
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  
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咎責之延遇夜宿





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志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鱗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爲給事中鱗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綠衣更爲緋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畱爲從事其後張文禮弑鎔自立遣鱗聘唐莊宗於太原鱗爲人利口敢言乃陰爲莊宗書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鎔爲支使莊宗卽位拜鱗宗正卿以李瓊爲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鱗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謀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鱗瓊不復詳考遂補爲令民卽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塲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鱗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爲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卽位以鱗故人名還累遷戶部尚書鱗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鱗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竄班行於



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謀者見鱗言事鱗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名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謀者使爲信久而無効由是貶鱗兗州行軍司馬鱗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爲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已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爲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卽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裸然皮一因爲鱗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顛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鱗顛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鱗慙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鱗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鱗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卽位拜鱗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八贈太傅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叅軍唐天成中范廷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官脩誤與脩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脩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寶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錠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





監脩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撻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爲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誅張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爲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有過開徑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啣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





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允事漢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卽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詣東京百官嘗投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暉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暉出於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暉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暉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暉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暉暉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相嘗過暉暉不迎不送人或問之暉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翬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徇馬彈射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備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畱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爲神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

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贊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爲河南壽安尉事梁爲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闐爲海風所颺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朝貢羽等被畱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乃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家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羽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琪爲之稱譽薦爲卽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名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效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涸生子方睥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涸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宜萬拜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宜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澗愈甚臣輒合二





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  
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覆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  
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  
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晝夜爲一百刻  
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  
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僂末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  
昏曉皆失其正請復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會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溫珪事  
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溫珪臨卒戒  
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  
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爲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爲司天監蜀亡  
仕唐爲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寓至鎮

州李筠白再榮謀逆麻答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  
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  
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  
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  
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  
監以疾卒



五代史第五十七終

五代史第五十七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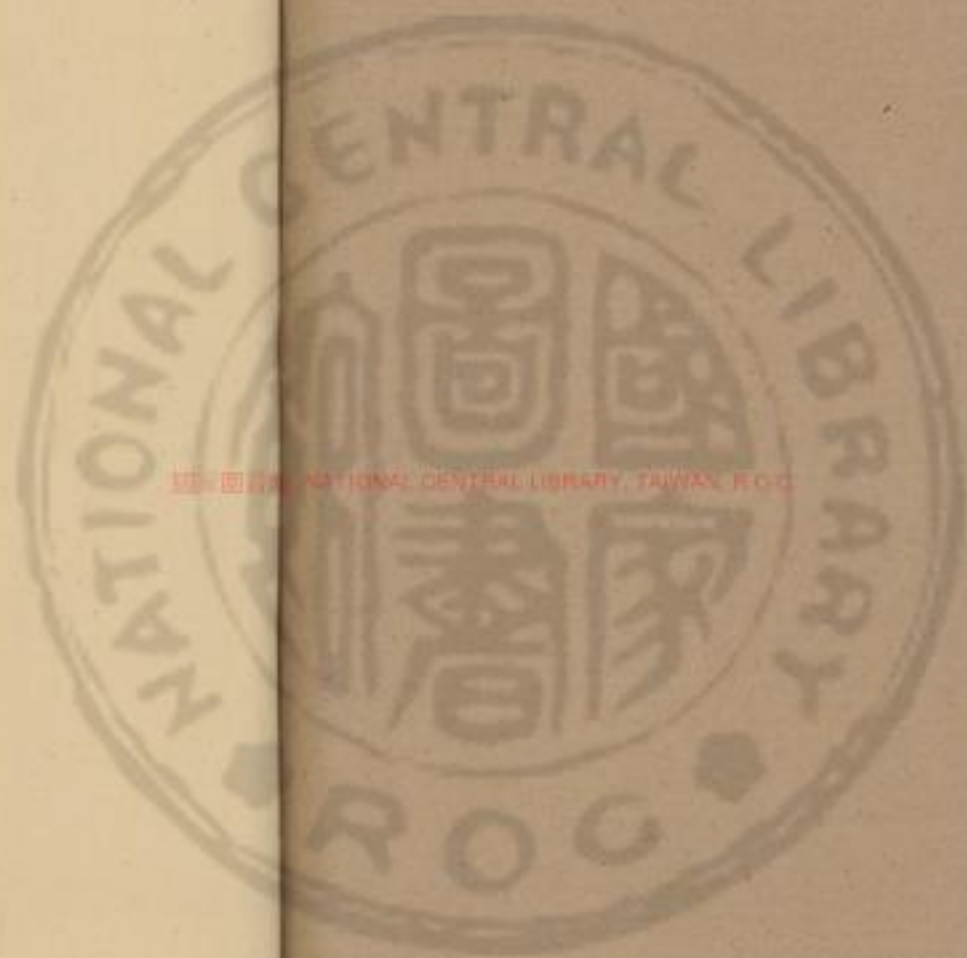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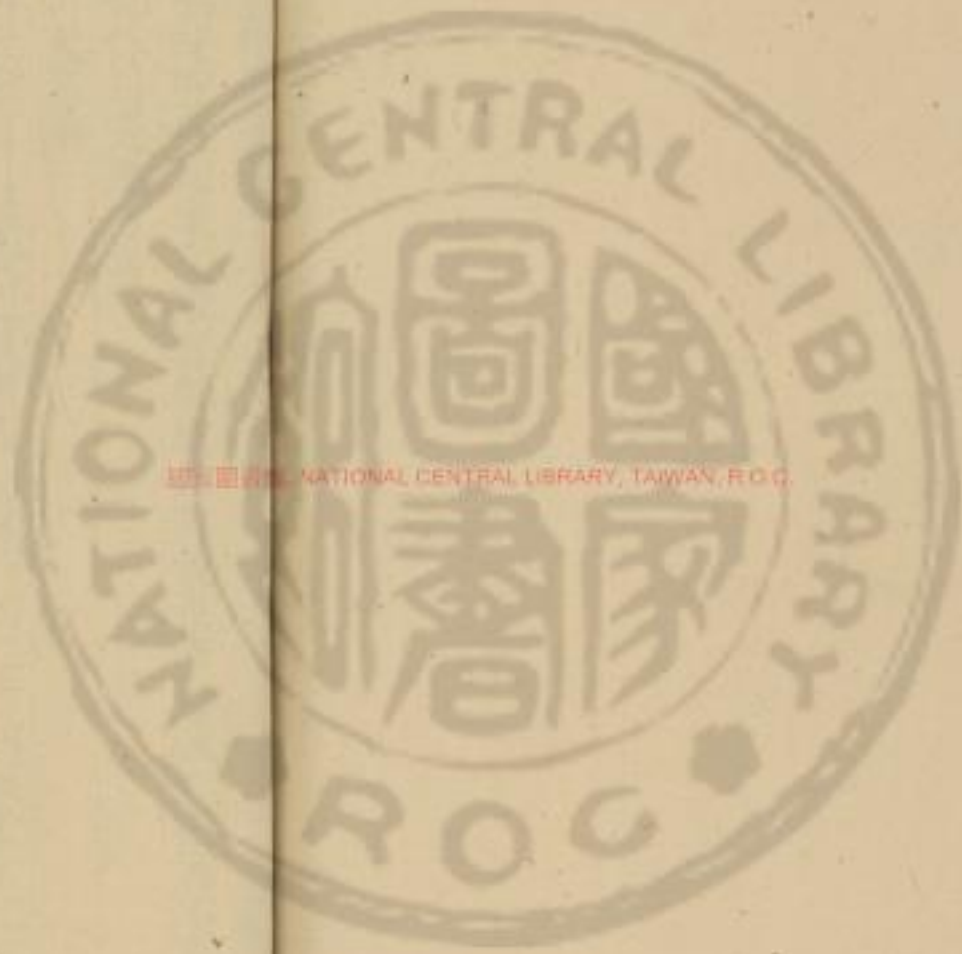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417922 1/4



五代史第五十八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千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言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





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  
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  
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一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  
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戶家之行雖世多不同而未始  
不本於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  
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  
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  
士爲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  
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  
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  
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  
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之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  
法旣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  
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卽位外伐  
僭叛內脩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  
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  
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  
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  
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  
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  
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  
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曆一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  
曆數汨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  
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





候氣審朧胸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  
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  
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  
陰同得七十二何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  
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其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  
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  
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  
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  
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  
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  
甲子日月五星合在于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  
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丁二年

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  
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  
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  
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朧胸之法率皆平行之  
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  
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朧胸隨曆校定日躔朧胸臨用加  
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  
朧胸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絃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  
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  
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  
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  
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





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秋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sup>地</sup>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官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爲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

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闕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祐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爲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





四百五十二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

歲策三百六十五

軌策三百六十五

歲中一百八十二

軌中一百八十二

朔策二十九

氣策一十五

象策七

周紀六十

辰則六百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二十度少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度參一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三千八百二十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七百五十五

歲差八十四

八刻二十四分

二十八

三十五

七

四十

四十

八十

二十八

四十

八十

二十

四十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爲氣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卽天正中氣日辰及分秒也以氣策累加之秒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益周紀去之卽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氣積爲朔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卽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卽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爲日歲中以下爲盈以上減去歲中爲縮卽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中去之盈縮互命卽四象所入也

日躔朧胸

置加時入曆分秒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日朧胸數爲日躔朧胸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爲度命赤道虛八算外卽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卽夏至之





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爲限初率入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躔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爲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八段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爲分經法而一爲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減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爲黃道宿及分就其分爲少大半之數

黃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以統法通之以所入限所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爲分盈統法爲度用減赤道所躔卽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黃道宿次命之卽夏至加時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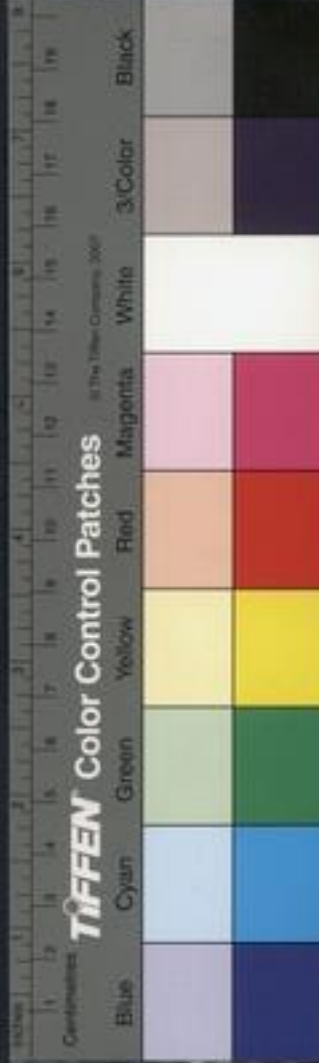
置二至分減去半法爲午後分不足反減爲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日度爲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統法從度依宿次命之卽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爲午中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減歲中爲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卽去之盈縮互命爲每日午中入曆也

岳壘中各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爲分分十爲寸





用損益其下中晷數爲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晨分卽所求晨定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卽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爲日出入分各以辰則除爲辰數餘滿經法爲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入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爲晝分用減統法爲夜分各滿經法爲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爲辰數經法除爲刻數命辰數子正算外卽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爲更用分又五約之爲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爲辰滿經法爲刻卽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爲距中分盈統法爲度加午中日躔爲昏中星減之爲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卽得所求赤道內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爲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爲其地戴中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卽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爲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爲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爲地用分相從爲晷分十分爲寸卽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爲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內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爲漏分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爲其地晨分減統法爲昏分置晨昏分各如岳臺術入之卽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 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 九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望策二十四 五千五百一十 一十四

交中二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三 九十八 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十七 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二 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卽天正朔加時入曆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卽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朧胸

置入曆分以日躔朧胸定數朧減胸加之程節除之爲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朧胸爲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朧胸定數朧減胸加朔弦望常分爲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于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朧胸定數朧減胸加之爲定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盈縮數爲定數置定朔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卽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卽天正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卽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朧胸定數朧減胸加之爲入交常日置月離朧胸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朧減胸加常分卽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爲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卽朔前月離正交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八節外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道八節各有九限若正文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二道卽以所起限爲正文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般半交之宿自後亦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交至正文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爲泛差其正文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數乘之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分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一爲黃道產在冬至之宿後正文前後各九限爲減中交前後各九限爲加在夏至之宿後正文前後各九限爲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爲減凡月正文後出黃道外中交後入黃道內其半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皆以差爲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皆以差爲減四約泛差以黃道差減之爲赤道差正文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減以黃赤二差加減黃道爲九道宿次就其分爲少大半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文月度

置月離正文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經法約之爲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卽月離正文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文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卽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爲加時象積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卽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卽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爲前不足返減爲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爲度爲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爲晨昏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減之卽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爲加不足反減之爲減以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爲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卽所求也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以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爲分滿經法爲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道內卽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爲交後以上用減交中爲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爲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三百一十九陰





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食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爲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減半統以上加之朔定分爲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爲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爲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爲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爲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爲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至前各三約之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爲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加常準爲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爲陰道定準減中限爲陽道定限不足減者反減之爲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爲陰道食卽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爲距食分定準以下雖曰陰道亦爲陽道食卽加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卽減去限外分爲距食



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陰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爲入定食限卽用減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爲日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爲距食分置之以五百二十六除爲月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餘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

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減三百八十七爲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十餘七除之以減五百六十七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爲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爲定用分以減朔望定分爲虧初加之爲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推之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爲辰經法除之爲刻卽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初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又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卽各得所求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末定分已下卽帶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爲帶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爲帶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爲帶食之大分餘爲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晨分加之昏分已上以昏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爲更數餘更用分而一爲籌數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六

變率二百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

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

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三十三 二四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一十一

前雷 二十五 二十九 九

退遲 一十四 一十 空

退疾 二十七 四 一七

退遲 二十七 四 一七

後雷 一十四 一十 空

順遲 二十六 二十九 九

順疾 二十五 二十九 九

夕伏 九 一十六 一十一

熒惑 一十七 三十三 二四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三十二 一十一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空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 五十五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四十四

七十一 四十六 四十四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四十二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

一十八

前雷

八十九

空

空

退遲

二十一

一八

空

退疾

二十一

七

二

退遲

一十

一八

空

後雷

八十九

空

空

順遲

六十一

一十九

一十八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四十二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四十四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夕伏

七十二

五十三

五十八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六

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十

周策二百七十八

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

九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一四

順疾

六十五

六

三

順遲

一十九

空

空

前雷

三十七

空

空





退遲

一十六

空四  
三十一

空四  
一十

退疾

三十三

二五  
二十

空六  
十六

退遲

三十三

二五  
三十

空六  
十六

後畱

一十六

空四  
四十

空四  
一十

順遲

一十九

空六  
三十

空五  
三十

順疾

六十五

六八  
三十

三五  
一十

夕伏

一十九

二七

一四  
一十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

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  
十四

五十一  
一十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一  
七十五

一百一  
十六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  
七十

七十七  
一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二  
二十四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  
六十

一十一  
二十四

前畱

六六  
十

一十二  
二十

空三  
十

退遲

四

一十二  
二十

空三  
十

退疾

六

三六  
十

一十二  
二十

夕伏

七

四一  
十

一七  
十





晨見

七

四十四

一三十一

退疾

六

三五十六

一二十一

退遲

四

一二二十

空

後雷

六六十九

一十一六十六

一十一四十二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六

一十一四十二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二四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二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二十六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十四

五十一七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

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

二十九三十三

順疾

一十七

一十八四十二

一十六四

順遲

一十六四十三

一十一四十四

一十一

前雷

二六十八

六

夕伏

一十一

六

晨見

一十一

六

後雷

二六十八

一十一四十四

一十一

順遲

一十六四十三

一十一四十四

一十一



順疾  
晨伏

中日中星

一十一  
一十七

一十八  
三十四

一十六  
二十九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爲周數不盡爲天正中氣積前合用減歲率爲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爲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爲日爲度卽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卽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卽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爲度曆中以下爲先以上減去曆中爲後卽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卽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畱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竝先減後加之卽各爲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爲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爲在縮卽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卽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爲定日以其年天正二氣加而命之卽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卽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爲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爲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爲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爲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爲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爲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爲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卽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爲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爲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爲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爲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爲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爲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加水少則累減爲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爲每日昏後夜半星所





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用減初日行分爲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欽天步發斂術

候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卦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三百二十四

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八

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

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十一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十二月中

雁北鄉

鶡始巢

雉始雊

大寒十二月中

雞始乳

鶯鳥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正月中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正月中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中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四月中

蜩始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節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節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節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七月節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節

鴻雁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寒露九月節

鴻雁來賓

雀入水爲蛤

菊有黃華

霜降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節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爲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十一月節

鶡鴒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爻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震六三

公革

辟夬

侯旅內

立夏震九四

侯旅

大夫師

卿比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家人

卿井

夏至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恒內

立秋離九四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侯明夷

霜降兌六三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七十二候

各置中節卽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卽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卽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卽次卦也置候卦以外策加之卽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卽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卽土用事也

沒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已上者用減統法爲有沒分





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爲日用如其氣而命之卽所求  
沒日也

減日

常朔分朔虛已下者爲減分以朔率乘之朔虛而一盈統法爲日  
用加其朔而命之卽所求減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  
略不完不足爲法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義叟義  
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義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  
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  
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  
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  
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眺胸而朔望  
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  
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  
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  
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匿使舒亟有漸而五緯  
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  
也義叟之言益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乎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敢異於  
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  
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  
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  
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  
述於後世也然則天舉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  
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  
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  
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乎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敢異於  
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  
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  
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  
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  
述於後世也然則天舉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  
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  
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  
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





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  
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  
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  
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  
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  
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  
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  
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  
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  
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  
紀所述入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

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  
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  
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甲寅地震四年十二月庚午  
月有食之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座  
二年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  
掩心大星壬申彗出于張甲戌彗出靈臺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  
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衆星交流丙戌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熒  
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  
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熒惑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  
晝見丙寅歲犯右執法己巳太白晝見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  
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墜





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歲相犯十一月甲寅地震天成元  
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棓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  
衆小星交流七月巳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  
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  
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巳巳月犯昴庚午熒惑  
犯右執法巳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巳丑至于  
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匝火水  
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二年正  
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鍵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  
申衆小星流于西北巳巳熒惑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  
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熒惑犯房八月巳卯朔日  
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  
月犯上將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  
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  
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  
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于  
是月宗人宗正搖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熒  
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石執  
法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月庚午彗出西南  
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  
朔熒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  
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  
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十二月  
庚戌月有食之既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





天鐫八月巳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衆小星交流而隕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星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衆星交流丁亥衆星交流而隕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巳亥太白犯壁壘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衆星交流七月乙亥朔衆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應順元年二月丁酉衆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巳未太白晝見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兩雹于京師冬十一月丁

未禁出虛危掃天壘及吳星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巳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日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巳卯熒惑犯上將壬子彗出于西掃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彗出東方丙辰熒惑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犯房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昴巳巳熒惑犯天鑰三月戊子日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庚辰月犯熒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昴丙





戊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  
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  
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井鉞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歲犯東  
井九月巳酉月犯昴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  
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  
食之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巳丑太白犯亢距星  
十一月壬子雨木水辛酉雨木水壬戌月犯昴癸酉雨木水乙亥  
月掩心大星巳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乾祐元年四  
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  
寅月掩心庶子星八月乙酉鎮犯太微西垣戌戌歲犯右執法九  
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關八月乙亥月  
犯房次將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辛酉鎮犯右  
執法丁卯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月巳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  
內屏謁者勾巳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四百四十三日甲  
寅月犯昴三年二月甲戌月犯昴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  
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  
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廣順元年二月  
丁巳歲犯咸池巳未熒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巳卯熒惑  
犯鬼壬午熒惑犯天戶四月甲午歲犯鈞鈴二年二月庚寅太白  
經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熒  
惑犯天樽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大  
白犯進賢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熒惑犯上將丙  
申熒惑犯右執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雨木水顯德元





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參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日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略其日月五星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氣稜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尤難占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吳火出楊林江水中閩天雨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第五十九

終

五代史第六十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勢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



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參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日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略其日月五星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氣稜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尤難占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吳火出楊林江水中閩天雨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第五十九

終

五代史第六十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勢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



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  
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  
而管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  
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  
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  
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  
成瀛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  
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  
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  
爲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  
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  
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  
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虛寄治虛名之  
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  
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梁 唐 晉 漢 周

汴 都 有 都 都 都 都

洛 都 都 都 都 都

雍 有 都 有 有 有

兗 有 有 有 有 有

沂 有 有 有 有 有

密 有 有 有 有 有

青 有 有 有 有 有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金房均襄滑鄭汝許蔡陳頴單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蜀武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毫宋濟濮曹鄆宿徐萊登棟齊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武宣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隰	慈	汾	并	府	麟	憲	石	嵐	代	忻	宴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東河							門雁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北								置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安永							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契丹
				軍							契丹
有	有	東漢	東漢	有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契丹
				安永							契丹

武	儒	媯	新	應	雲	朔	蔚	平	營	順	薊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同大	武	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塞	威	因	彰			丹	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鄂	歙	宣	常	潤	通	濠	泰	海	壽	廬	舒	黃	光	和	滁	泗	楚	揚	遼	沁	潞	澤
吳昌武	吳	吳國寧	吳	吳		吳	吳	吳	吳正忠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南淮	唐	唐	唐義昭	唐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有	有	有安義	有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清淮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有	有義昭	有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有	有	有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世宗	有	有	有	有正忠	有信保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東漢	東漢	有	有	













蓬巴昌合瀘渝涪通開利興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忠夔施黔龍文茂維雅黎邛簡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有後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蜀

武略

江鎮

秦武

平永





梧	賀	桂	宜	昭	連	柳	融	辰	全	邵	永	道	岳	朗	澧	衡	潭	洋	梁	戎	渠	壁	集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江靜											千武	安武	定武	西道	山南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橫	廣	欽	廉	白	恭	韶	化	雷	寶	高	新	春	恩	封	康	端	邑	容	象	柳	富	嚴	蒙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鬱林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雄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龍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後唐滅梁復為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為東京漢周因之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為都唐故為東都梁為西都後唐為洛京晉為西京漢周因之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為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為西京晉廢為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

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

威勝開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

寧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于蜀至

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

貞義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耀

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

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于





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為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于邢州而澤潞二州入于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于梁或入于晉梁以邢洛磁三州為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

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宜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劔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皆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邾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為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為置輝州已而徙治單





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徒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二縣爲屬而治

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爲屬

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

五代置軍六皆寄治

於縣於州故不列出監者物務之名雖故不載於地理集則惟始自置屬縣與州府並列矣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

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權監務於海

傍後爲瞻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漢州之文安瀛州之大

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

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

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瀘陽縣爲

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雄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之滇陽置治滇陽

開封府故統八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鄆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丘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寧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作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隸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丘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鄧州周置漢陽軍

汴州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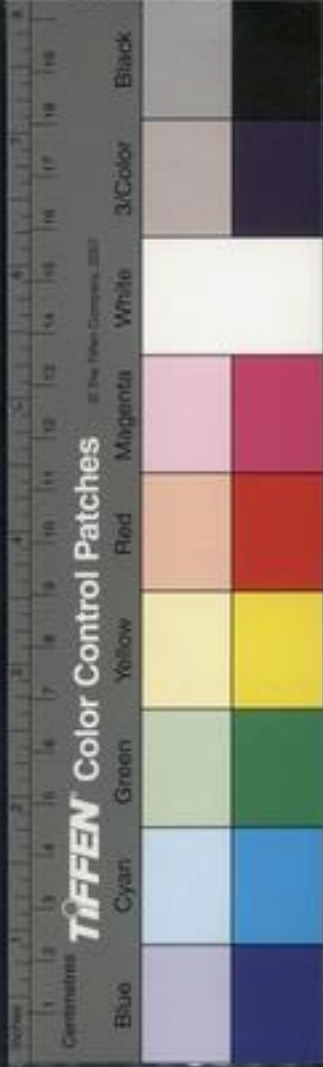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粟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

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

若今永興本節度軍各而今余守節

遂曰知永興軍府事而不可不置州名是也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不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于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第六十終

五代史第六十一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竟見我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有先亡閩陋荆楚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剝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與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榮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卽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





成州粟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

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

若今永興本節度軍各而今余守節

遂曰知永興軍府事而不可惟州名是也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不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于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第六十終

五代史第六十一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竟見我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有先亡閩陋荆楚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剝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與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榮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卽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





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卽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饑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竊軍向城哭三日攻其四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刳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

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勳驛之

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名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名池州刺史趙鐙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鐙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鐙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鐙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頴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





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頴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敵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儒兵餒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頴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顏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渾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錫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頴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衄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





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頽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頽頽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頽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濠擊頽頽敗死初頽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福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圖之再思名頽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頽解兵頽恨之頽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頽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頽怒曰吏欲我下獄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

常州刺史李邁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邁乃

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邁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禦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禦之一瑾禦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頽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



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名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

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劉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哉知新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畱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旣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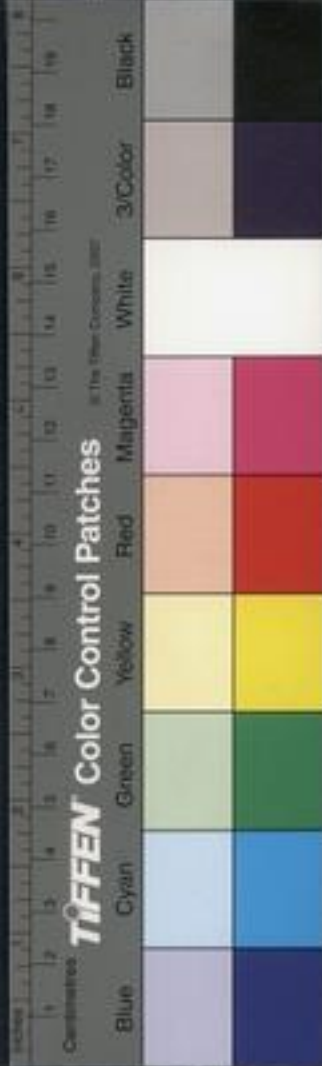
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温顯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温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温顯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温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惟紀詳不從執渥渥殺之時年二十三謚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陸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滑初温顯之試屋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顯欲背約自立温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顯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顯列劍戟府中名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顯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顯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顯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顯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顯由此與温有隙諷隆演出温潤州可求謂温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温患之可求因說顯曰公與徐温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顯與諸將造温可求陽責温曰古人不以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温亦陽謝曰公等見畱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顯善覺可求有附温意諷顯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





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頰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  
斬頰因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  
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  
隆演名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慙  
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  
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  
全諷彥章而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  
先王攻趙錙全諷屢饋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  
送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  
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  
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  
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勳位  
已高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聞之怒  
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  
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說曰公若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  
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溫諷再用伺其  
出殺之并族其家九年溫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溫  
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  
州執其刺史苑攻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  
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十二年封徐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  
始鎮潤州畱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遙決之冬濟  
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  
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頰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  
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





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寰信三州  
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綢信代之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  
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  
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  
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鵝衣鬢髻爲蒼  
鵝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  
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  
有隙瑾已殺知訓携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  
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  
已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  
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遣使者之嚴  
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名諸將入賀擒志

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誥全擒以歸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

隆演卽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册寶纒尊隆演卽吳王位建  
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  
境內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叅知政事嚴  
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詳爲中書侍郎嚴文圭沈顏爲翰林學士  
盧樞爲吏部尚書李宗陳璋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鏐爲左  
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內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  
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  
海州王綰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溫之徙鎮  
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  
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





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畱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稱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諡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盛江公濠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改并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以行蘋見洛

陽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四年溥至白沙關舟師徐溫

來見以白沙爲迎鑾鎮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跪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卽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十月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卽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王二年正月





封東海爲廣德王江濱廣源王淮濱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  
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  
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于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  
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畱之不遣以  
爲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爲金陵尹溥加尊號聖睿  
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太和以徐知諤爲中書令二年册其  
子江都王璉爲太子三年以徐知諤爲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爲司  
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  
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爲  
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王令謀司徒宋齊丘司空  
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爲太保平  
章事與令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

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  
封齊王二年身遽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  
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  
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册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于丹陽  
年三十八謚曰睿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  
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  
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  
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碗翡翠甌以獻楊氏遂絕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爲盜行密起合淝以隸帳  
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  
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殺行密陽爲目疾  
事成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



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殺渥又與張顛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顛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於顛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悻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隆演立溫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邁怒溫用事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於宜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爲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問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

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爲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答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答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逗畱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骰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如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爲畫知祥長於財利









五代史第六十一 終

五代史第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爲人溫厚有謀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民稍舉之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爲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旣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





五代史第六十一 終

五代史第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爲人溫厚有謀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民稍舉之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爲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旣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





江定亂遂得政昇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各昇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搯之昇悟起走乃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遜去知訓以劔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昇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商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叅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爲昇謀誅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爲右統軍楊溥僧悅拜昇太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置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見白髮頷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伐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已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昇將謀篡國先廢濛爲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至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已而闡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





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璘傳位於昇國號齊改元昇元昇以冊  
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册皇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  
尊徐溫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吳王封徐氏子知澄江王知諤饒  
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  
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絕而死二年四月遷楊溥於潤州丹  
陽宮以王與爲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  
氏諸王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  
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  
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爲建王四世孫改其國號曰唐立唐高  
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爲孝平  
皇帝廟號成宗祖志爲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爲德皇帝廟號慶  
宗奉徐溫爲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郎  
張居諷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  
騎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爲吳太子時昇以  
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  
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爲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  
四月昇郊祀昊天上帝於圓丘禮畢羣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  
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  
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日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  
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四年六月晉  
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欵於昇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  
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  
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  
之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





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吊問厚賜其之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承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溫死昇專政以爲兵部尚書叅知政事明年昇鎮金陵畱景爲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廣陵輔揚溥昇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爲副都統昇立封齊王昇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景邊前未王爲保寧王秋改封景遂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樞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龔南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畱事我是時南海劉龔死子玠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詔洪州營屯虔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





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  
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皆  
不得入給事中蕭徽上疏切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闕求  
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  
故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卽位所  
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卽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  
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宋齊  
丘爲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  
昇僭號未幾齊丘以病罷預出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陳  
覺魏岑等皆爲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潛覺於景左遷少府  
監齊丘亦罷相爲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  
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

弒其君王延義文進自立是時延義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

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  
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  
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  
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畱後泉州將畱從効亦殺  
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漳泉  
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  
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軍節度  
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  
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  
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  
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





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魏岑陳覺皆爲監軍使仁達送欵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爲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稱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涼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叅軍亦罷延巳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爲太弟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蕞爲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渾報聘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容將朱元來求援景以

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都統使兵攻沐陽聞守貞已敗

乃遣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江淮北群盜多送欵於景景遣皇甫

澤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

遣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劔州刺史陳誨下舟闔江

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

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曹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

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

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九年

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

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

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高

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以馮延巳孫忌爲左右僕射同平章





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造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錡錡不能守遜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十二年大飢民多疫死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齊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克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懣凌徐部冰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

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盡志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造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荅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奇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蓋懼始改名璟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



不報分兵襲下楊泰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先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早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謨等并晟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蓋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心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與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管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縝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蕪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潞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恐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毋得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弃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長舊將撫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





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  
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  
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  
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  
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  
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  
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泰揚州世宗  
幸迎鑿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  
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  
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  
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  
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鵲河以通之  
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  
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  
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  
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  
獻廬舒蘄黃晝江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  
時顯德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  
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  
宗遣錢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  
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  
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  
景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夢錫自昇世屢言  
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旣





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錫大咲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邪鍾謨素善李德明既疇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堯欲報其究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卽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以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卽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末齊丘坐覺黨以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爲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九月太子冀卒次于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

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浚洳要害爲子孫計

景因營緝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群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鑑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官府營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鑑慙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爲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恭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





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賈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羹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卽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

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

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羣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威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六年



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

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傳信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

宗征淮詔惟其區區撫撫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也然世

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為其辭者之過歟

據湯悅所撰江南錄云景以保大  
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  
淮南十四州置江為保大十五年乃周顯德四年也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  
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三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畫江為界當是保  
大十六年也說等南唐故臣記其日見之事何其差繆而九國志紀年通譜之類但以說為正  
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於景獻國當為保大四年江南錄書於三年亦差一年已見國史家注  
或疑景立嗣年而改元則景獻國當為三年周顯德淮南當為十五年不若但江南錄誤於景立之  
年改元保大所以當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較閩人殷王延義嘗言開運元年周師始  
伐南唐當顯德二年據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則開運元年為保大二年顯德二年為保大十  
年今江南錄書延義被殺於二年周師始伐於十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不悞而說等書誠王  
氏謂淮南自各差二年爾昇自晉天福二年  
建國至皇朝開寶八年國滅凡三十八年





五代史第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一

五代史卷六十三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爲人隆骨廣頰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揚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雷後僖宗卽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





五代史第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一

五代史卷六十三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爲人隆骨廣頰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揚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雷後僖宗卽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





重榮名晉兵犯京師倍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倍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倍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倍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已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璧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卽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

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進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

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濠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卽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畱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卽畱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卽以兵扼劍閣兩川由是阻絕





山行童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童走犛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將入城以張勅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勅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勅執而見我我尙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勅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旣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節度副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絳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彥暉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犛師卽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絳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犛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刻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魯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





建以王宗滌爲東川雷後唐即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窮求與梁和建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

雀窺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卽皇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信爲中書令章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鐸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濟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玘等百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信爲太師宗信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信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信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



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信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  
恨而外奉宗信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信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  
宗信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信功臣其威  
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建心益疑宗信入奏事自請不已  
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騫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爲皇太子建加尊  
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驕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禾合  
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海陽水中十月麟見璧州十二月大赦  
改明年爲永平元年岐山李茂貞自爲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  
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  
宗侃爲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襲爲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  
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  
建至興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

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

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尙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策穿地而得之以  
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玘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  
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  
梁以兄事陛下奈何甲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  
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懽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  
吊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  
十二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驕虞見璧山有  
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  
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字建以  
爲符讖因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爲人假喙齟齬多材藝  
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





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誼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曰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間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爲備聞襲召兵以爲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

元膺匿躍龍池樞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

諭之宗翰未至爲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爲太子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翟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儁等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縮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





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于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展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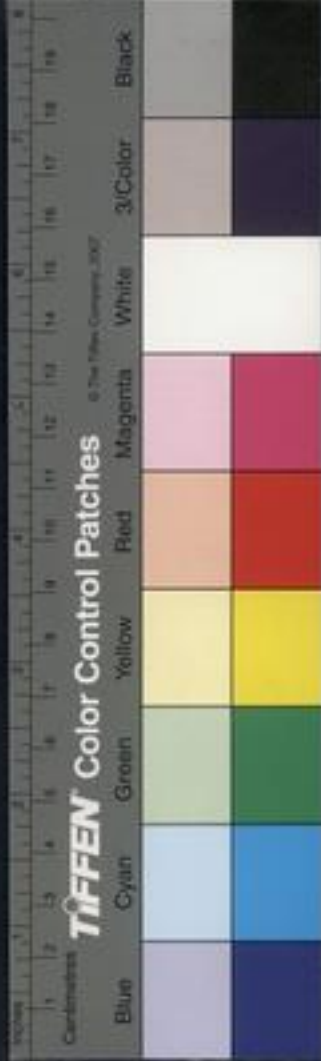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肅王宗恪韓王宗智宮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浮艷之詞元膺死建以肅王宗恪貌類已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

唐文展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

太子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之坐上譴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遊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



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髮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舫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大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緜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畱王宗弼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欵於唐師衍自緜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緜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





潤澄歐陽冕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卽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觀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名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卒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錯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蒼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錄爲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彥暉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

居數月爲所殺宗弼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諱之爲子宗

壽好學工琴奕爲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旣立宗壽爲太子太保奉朝請以豫丹養氣自娛衍爲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衝壁天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露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灑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道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





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  
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  
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  
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  
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  
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終政之時  
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  
出獵得之而不識益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  
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  
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  
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  
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

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常出於舜  
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  
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  
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  
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官治爲王者難致之瑞  
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  
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  
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若難與爭  
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  
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  
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棟前蜀書通歷國九經志皆法  
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  
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統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爲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  
天祐五年建統改元者誤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止





五代史卷六十二終

五代史第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洛磁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畱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畱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卽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





五代史卷六十二終

五代史第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洛磁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畱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畱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卽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





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百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  
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  
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  
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  
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  
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  
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  
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  
置義勝定遠號銳義寧飛掉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延隱張  
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  
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  
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齋  
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兼知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  
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畱之樞密使安重  
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  
賓爲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  
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旣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  
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  
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母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  
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  
真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  
名嚴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  
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  
彥鈇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





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暉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旣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効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爲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内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歸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爲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

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

分守兩川管内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歸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爲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



泣下沾襟士卒皆爲之歔歔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祕書監劉岳爲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劔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劔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劔門璋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劔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爲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

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

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良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旣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





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卽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雁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畱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卽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畱後李仁罕武信軍畱後趙廷隱保寧軍畱後張業寧江軍畱後李

學昭武軍畱後季良等四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瓌

至蜀知祥見瓌倨慢九乃瓌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濕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劔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尙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論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卽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道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





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  
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釗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釗奉觴起爲壽  
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諡爲  
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嘗兩川節度使昶爲行軍司馬知祥僭號  
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  
卒而祕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  
今疆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  
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  
廣政明德三年三月英威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  
以問司天少監胡緝緝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  
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

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

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  
昶好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  
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卽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  
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  
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卽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  
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  
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  
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卽位數月執仁罕殺  
之并族其家是時李罕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  
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  
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仄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



獄于家務以酷法臣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二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匱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母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服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一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珪襄王弟仁毅慶王仁贊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秦事昶名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





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義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諱爲童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中屢從智諱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卽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悉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真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雖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劔門玄喆輦其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劔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劔門南清澗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劔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義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此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頴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敵之昶歎曰吾與





先君以温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一求旬放一箭  
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  
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  
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  
時傳以爲笑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  
卒追贈楚王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常召  
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感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  
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  
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  
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  
而卒其餘事具國史

至乾德三年乙丑  
蜀十年者昶也

和詳興成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二年乙酉入蜀至皇朝  
乾德三年乙丑國統凡四十二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





五代史第六十四

終

五代史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過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爲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瑑瑑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瑑瑑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爲副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





五代史第六十四

終

五代史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過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爲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瑑瑑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瑑瑑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爲副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





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遐遠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海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海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曆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嘗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僉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二十八弟夔立

夔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夔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夔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夔爲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

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夔爲

副使隱卒夔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卽位悉以隱官爵授夔夔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顯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夔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夔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攻夔取容管遂巨昭又取邕管隱夔自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貞明三年夔卽皇帝





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  
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  
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  
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名其二子損  
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胤終爲蓋心焉龔性聰悟而苛酷爲刀鋸  
支解剝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盈顙垂涎呀啞人以  
爲真蚊蝨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二年祀天  
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龔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  
荆南及還懼其莽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  
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龔笑曰吾備定保  
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識也三年册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  
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員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  
以爲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龔遣宮苑使何詞入請中國虛寶具稱  
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龔大喜又性好  
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名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宮自言  
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旻  
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  
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  
昭淳好學有文辭龔與游燕賦詩龔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  
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龔初  
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  
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  
天之義爲龔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  
於賀江龔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





童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童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童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鄜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顯子也克貞文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受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遜歸龔遣承旨程實攻廷藝實戰死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暉息王洪遼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美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美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出兵曰藤以攻之龔

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美逆戰海口植鐵板海中植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轅轍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十五年龔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玠立玠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玠次當立龔病臥寢中名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獻欬翻爲龔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玠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玠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名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縷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



八國王攻陷循州玠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  
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玠莫能省  
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玠爲荒恣玠亦頗疑諸弟圖已救  
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  
思潮譚令禮林少彊少良何昌廷等習爲角觝以獻玠玠宴長春  
宮以閱之玠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  
玠立二年年二十四諡曰愍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旣弒玠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爲兵馬  
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旣弒兄立不順懼  
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  
等以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  
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

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台至則殺之冬晟祀天  
南郊改元曰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  
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  
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夔素所欲立者晟尤忌  
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  
人斃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  
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鄒伸以苟悅漢紀遺之道  
庠莫能曉伸罵曰愍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  
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  
爲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  
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  
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



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  
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攻賓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  
阱於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  
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  
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等遇戰大敗  
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饒彥資以兵入  
海掠商人金帛作雜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  
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  
仙內外專恣爲殺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  
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  
曰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達以兵五萬率溪洞蠻攻  
郴州潘崇徹敗達於蠟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

興衛王晟與桂王慶與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玉十二年晟親耕

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夔時據  
交州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權死子昌岌立昌岌  
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  
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  
邈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夔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  
江北晟始惶恐遣使脩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  
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  
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爲壙晟親臨視之  
是秋卒年三十九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

子張立

張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能





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銀尤愚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羣臣有欲用者皆闕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銀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銀於內殿設帳幔陳寶貝胡子寇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銀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二年銀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銀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

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讐邪復入白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銀稍誅諸王銀以爲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銀將郤延瑄言於銀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愕然莫以爲慮惡廷瑄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蘭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五年銀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



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彥齊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銀始思廷瑁言遣廷瑁以舟兵出浣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瑁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爲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瑁反銀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不能救爲立祠於浣口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珩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銀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銀使稱臣銀怒因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銀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遷銀遣其右僕射蕭濯奉表降濯行銀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銀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舶十餘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銀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

歷代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梁爲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歲凡六十七年爲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梁僭





五代史第六十五

終

五代史第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豐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助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畱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





五代史第六十五

終

五代史第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遂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峯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豐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助建峯取助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畱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助





求爲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助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助於邵州  
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譟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  
峯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信爲帥信將  
入府乘馬輒蹶齧傷信髀信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  
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  
信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信名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  
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  
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  
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  
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  
悉阮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  
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寶爲楊行密所執行  
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寶爲指揮使寶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爲  
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寶誰家子寶曰馬殷弟也行密大  
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寶不對他日又問之寶謝曰臣孫  
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  
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  
勉爲吾合二國之懽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  
禮遣寶歸殷大喜表寶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  
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  
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  
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  
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  
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卽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





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裒將恭母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闕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恭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州蒙籠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鄰澱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竇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卽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詒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襲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襲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懼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





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  
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  
郁又諷殷鑄鉉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  
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  
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  
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  
置官屬以其弟寶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  
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  
崔頴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珙爲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  
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  
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謚曰武穆而已子  
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  
昌聞殷將高郁素效殷以計策而楚以疆患之嘗使謀者行間於  
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  
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患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  
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天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  
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  
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  
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  
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  
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  
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  
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封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謹呼獨常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溪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高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州會長莫彥珍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會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濟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入籠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因尋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覲頓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不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闈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絕之及卧病始





思常言以爲忠名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  
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爲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  
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  
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  
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  
希萼於硃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  
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  
萼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  
瑫敗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  
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王潭以過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  
萼彥瑫敗於涓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  
希萼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城不  
戰希萼呼贊曰吾昔日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  
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  
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高  
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驍雜以蠻蠻其勢易破請令  
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  
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高詣可瓊  
計事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殺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  
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  
萼少衄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匿于  
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  
惑之爾願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殺之乾祐三  
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册封





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樹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高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高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貴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滂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達少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達爲先鋒陷長沙沙遭亂殘賊毀希萼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旦遣將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戰大敗而還進達乃逐出雷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達自爲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湘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秀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州宜蒙等州進達因自言名景真等會攻破晟言





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卽以進達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達南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譏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爲靜江軍卒事希範爲軍校進達攻邊鎮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達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遂襲殺言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達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達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遣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名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名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名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





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  
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傭畝間乎行逢彊邀之以羣妾擁升肩  
輿嚴氏卒無甯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  
旦禍起田野間易爲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  
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傭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  
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  
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  
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  
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  
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耶  
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  
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  
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澧州保權舉族歸于京師其

後事具國史

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  
順元年凡五十七餘具年譜註





五代史第六十六終

五代史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弟舍錢生爾術者名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





五代史第六十六終

五代史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弟舍錢生爾術者名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





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  
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  
射與鏐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  
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  
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  
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  
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  
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  
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  
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  
敢犯臨安壯之名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  
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圍諸縣兵爲八  
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  
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  
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  
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  
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膽刀以逐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  
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  
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玖施堅實等以舟兵  
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  
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  
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  
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  
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





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鏐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起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竭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囿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遣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巖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曰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誘之昌殺真兵乃





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頤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瞑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錢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既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後州刺史王瓚叛附于淮南揚行密遣其將康備瓚壇因攻贛州鏐遣其弟鏐敗備於軒渚以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福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細矣揚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閱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瓌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頌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瓌亟召頌還頌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瓌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史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史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





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  
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  
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鏐鏐  
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  
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  
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  
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  
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今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人  
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  
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  
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册尊鏐尚父表帝貞明三  
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處州鏐始  
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册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  
貢獻求玉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  
册郭崇韜尤爲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玉册金印鏐因以鎮海等  
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  
屬皆稱臣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王  
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卽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  
書辭媿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致使吳越旣還政詎昭  
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  
遣人以絹表問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  
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頔每  
戰敗歸卽欲殺元瓘頔母常蔽護之後頔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





勝必斬錢郎是日顏戰死元瓘得歸鏐卧病名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各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遣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俶立俶字文德佐卒弟侖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俶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俶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俶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益工獻鐘虡擊鬼圖俶以詩題圖上進思





見之大悟知侬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侬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侬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詔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俶相國吳程遣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俶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郤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郤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蒙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鑠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





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與也非  
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崛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  
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  
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  
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  
道其中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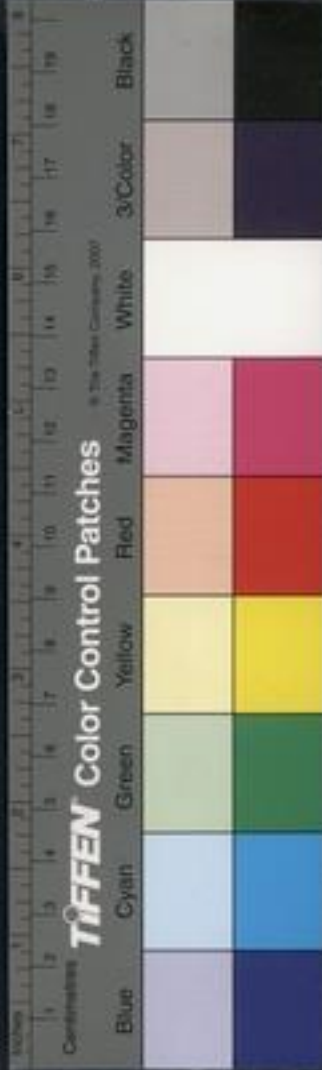
錢氏與賊請於同益自稱說軍二年爲賊所破東歸師  
敗使數有漢州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降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第六十七終

五代史第六十八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史唐末羣  
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名置軍中以潮爲  
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名其  
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略  
自南康入臨江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能者多因  
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  
而爲盜者爲緒所脇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  
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  
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  
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是時泉州刺史





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與也非  
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崛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  
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  
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  
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  
道其中者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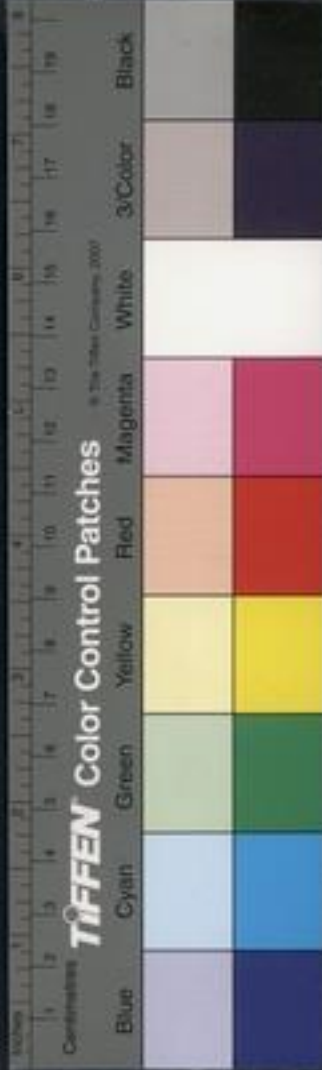
錢氏與賊請封同蓋自稱說軍二年爲賊將成東歸師  
敗使賊有漢州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降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第六十七終

五代史第六十八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史唐末羣  
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名置軍中以潮爲  
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  
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略  
自南康入臨江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能者多因  
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  
而爲盜者爲緒所脇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  
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  
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  
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是時泉州刺史





廖彥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畱之潮卽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婿范暉自稱畱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卽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鄆邪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汎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濬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

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此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特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葬撤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爲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





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鑄鑄審知次子也唐卽拜鑄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鑄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鑄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鑄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鑄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鑄曰善繼先志母煩老兄復來鑄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鑄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鑄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鑄誚之曰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鑄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鑄遂絕朝貢鑄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鑄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鑄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旣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鑄乃卽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其封宅改元爲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鑄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卽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鑄使巫視英病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





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鑄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鑄遣人問之英曰頭痛鑄以爲然卽以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鑄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鑄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齧食立盡明日鑄使者至救之已不及初文傑爲鑄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旣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承和王仁達爲鑄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鑄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

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鑄應賜與金帛慰安之還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遣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鑄妻早死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鑄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鑄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侍號歸郎鑄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鑄命銘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鑄婢春燕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鑄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燕鮮快快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鑄養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爲鑄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鑄無恙問倣殺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鑄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殞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氏歸



耶皆爲傲所殺鑄立十年見殺蓋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繼鵬鏘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傲判六軍諸衛事傲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傲殺之梟其首于市傲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傲首奔於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册封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驕僮甚盛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負笈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不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恭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繕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

是以前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備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性

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燕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又遣擊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鏘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





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鄴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鄴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謚昶曰康宗

延義審知少子也旣立更名職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職自昶世倔強難制昶相王儉每抑折之職亦憚儉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闐以寶劍昶舉以示儉曰此將何爲儉曰不忠不孝者斬之職居旁色變職旣立而新羅復獻劍職思儉前言而儉已死命發塚戮其尸儉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職命掠取良家子職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

十萬職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十萬乃得不劾職嘗

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職謂元弼曰卿何如魏公乃敢強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職喜乃釋贊不笞職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職立不叶數舉兵相攻職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請朝堂極諫職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職過惡五十餘事職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職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職性旣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醜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職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職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



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乘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弑和懼  
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職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  
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職而立其子亞澄乃使  
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柰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職出  
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智知子也職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職怒遣杜建崇監  
其軍延政遂之職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  
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職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  
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闔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  
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  
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  
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稱

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雷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

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  
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  
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  
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  
是時南唐李景開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  
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  
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  
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彼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  
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  
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封  
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雷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



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劾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  
召李仁遠使入朝仁遠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畱從劾亦逐景守兵  
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劾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劒遣將蔡仲興  
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  
不納從劒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

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太四年也是  
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江南錄云保  
太三年游王氏之族遷于金陵保也據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者  
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誤以爲景遂以王潮元啓二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爲始年王保太四  
年歲復在丙午而滅保爲六十一年然其後有則固則當自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  
年也今諸家記其國祚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越書琴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末年也

五代史第六十八 終

五代史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破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  
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人背  
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  
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肩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  
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  
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  
而大玉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  
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  
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  
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





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劾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  
召李仁遠使入朝仁遠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畱從劾亦逐景守兵  
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劾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劒遣將蔡仲興  
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  
不納從劒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

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太四年也是  
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江南錄云保  
太三年游王氏之族遷于金陵保也據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并觀察使而後人紀錄者  
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誤以爲景遂以王潮元啓二年歲在丙午并泉州刺史爲始年于保太四  
年歲復在丙午而誤放爲六十一年然其後有則固則當自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  
年也今諸家記其國歲丙午是也其始年則奉於越書琴矣惟江南錄又差其未年也

五代史第六十八 終

五代史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破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  
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人背  
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  
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肩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  
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  
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  
而大玉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  
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  
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  
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





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  
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  
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  
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  
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  
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撫人士歸之  
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蕭王保義等爲賓客太祖崩  
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  
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爲孔勅所  
敗乃絕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袞冕劍佩  
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蕭等  
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衰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讎夾河血戰  
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疆兵居重鎮以身  
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  
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  
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進職爲諸侯  
率宜加恩禮以諷勸來者而反糜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  
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  
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  
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  
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輒  
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  
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





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岐而下而莊宗之難作李興開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瑊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李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李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李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李興因請夔忠等州爲屬郡唐大臣以爲李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李興屢請雖不得已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李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難克其夔忠萬三州李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李興秦王天成三年冬辛年七十一謚曰武信李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李興時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李

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改行軍司馬李興卒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李興楚王謚曰武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爲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



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漢遣  
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  
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誦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  
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  
道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  
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  
不溢從誨以爲譏已卽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越爲  
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  
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誦或發兵加  
討卽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  
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  
諸國皆目爲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

朝貢乾祐元年十月辛酉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諡曰文獻子保融立

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節度使  
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  
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饗南唐  
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以絹百匹荆南  
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  
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  
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  
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秦  
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其從叔  
從義謀爲亂爲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懼



一歲之間三人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諡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勗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平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卽以繼冲判內外兵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

師豈易當也因勸繼冲去斥壘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爲然景威世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卽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

李進興端平世其別諸書皆曰蓋自梁開平元年  
魏州南至一皇朝乾德元年國號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第六十九

五代史第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  
 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旻為都指揮使高祖  
 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  
 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  
 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白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  
 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  
 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  
 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  
 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弑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  
 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





五代史第六十九

五代史第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  
 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旻為都指揮使高祖  
 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  
 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  
 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白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  
 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  
 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  
 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  
 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  
 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





子贊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曼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曼使者其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曼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曼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贊得立贊立而罷兵可也曼大罵曰驥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臨刑歎曰吾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曼聞之卽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贊湘陰公曼遣牙將李晉奉書周太祖求贊歸太原而贊已死曼卽慟哭爲李驥立祠歲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卽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

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齊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元欲與曼約爲父子之國曼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元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元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曼爲大漢神武皇帝并稱曼妻爲皇后元欲性豪僞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元欲殛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元欲聞曼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黃驢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元欲爲述軋所弑述律代立曼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曼曼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曼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處所敗德處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曼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曼曼以張





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卽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驛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卽麾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驢自鵬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驢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兵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





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歸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曼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曼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曼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進律啓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曼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寬義不爲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讐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

表稱臣報其罪軍周光遜李英王送于太原乞兵爲援承鈞欲謀

於契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卽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泊谷羣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固與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搥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遣融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盧贊吾以爲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



郭無爲參議國政無爲棣州人方頰鼻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  
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無爲詣軍門上謁  
詢以當世之務太祖竒之或謂太祖曰公爲漢大臣握重兵居外  
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爲去  
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  
之遂以爲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  
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爲汾州刺史縊殺之自旻世凡舉  
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畧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  
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  
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  
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爲  
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

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賈財利自旻世頗以賴之繼顒  
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  
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  
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卽其治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  
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  
曰君家與周氏爲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  
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  
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  
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語  
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  
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婿也





除其軍籍置之門下劔無材能尚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曼女  
常居中劔罕得見劔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劔即自  
裁曼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曼女皆卒曼以其子承鈞  
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嘗  
謂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  
對承鈞病臥勤政閣召無爲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  
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纓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  
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  
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  
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繼恩  
怨無爲不助已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  
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

繼元爲人忍曼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鑄錯錫於  
繼元爲諸父皆爲繼元所殺獨鏡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  
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旣而以它疾  
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  
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  
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  
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安國軍節度使無爲捧詔色動而并  
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爲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  
爲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拒  
百萬之王師蓋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蓋堅宦者衛德貴察無  
爲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  
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





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  
駘驛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  
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  
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  
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  
乃降太宗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  
後事具國史

是年世尊感讚書皆同自開廣順元年建號至  
開太平興國四年城元二十八年於其年譜注

五代史第七十

終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主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  
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典而稱號紛雜  
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  
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  
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  
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屋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  
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三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  
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嘗外尊中國豈其張軌  
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未足較其得失故  
竝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  
駘驛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  
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  
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  
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  
乃降太宗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  
後事具國史

是年世尊感諸書皆同自開廣順元年建號至  
開太平興國四年城元二十八年於其年譜注

五代史第七十終

五代史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主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  
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典而稱號紛雜  
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  
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  
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  
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屋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  
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三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  
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嘗外尊中國豈其張軌  
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未足較其得失故  
竝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卯 梁太祖李克用 楊渥 王建 劉隱 馬殷 錢鏐 王審知 高季興  
開平元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祐七年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戊辰 二 五 五 武成  
正月 克用 立 是歲

巳巳 三 六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七 三

辛未 乾化 元 八 八 永平 乾化 乾化 乾化 乾化  
乾化元年 是歲 乾化元年

壬申 二 九 九 二

癸酉 二 十 十 三  
末帝 二月 即位

甲戌 四 十一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 元 十二 十二 五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元年

丙子 二 十三 十三 通正

丁丑 三 十四 十四 天漢 乾  
乾化元年 乾化元年

五十六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	巳卯	戊寅
<small>唐莊宗是歲四年 同光元年</small>	二	龍德元年	六	五	四
<small>唐莊宗是歲四年 同光元年</small>	二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三	二	順義	二	武義	十五
五	四	三	二	乾德	光天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同光		龍德			
同光		龍德			

巳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四	三	二	<small>明宗天成年</small>	三	二
大和	二	乾貞	六	五	四
		<small>乾貞是歲元年</small>		<small>咸康是歲蜀戶</small>	六
二	大有	三	二	白龍	八
			天成		
四	三	二	寶正		
			<small>天成是歲鑄立</small>	<small>延翰是歲立</small>	
	從	是	天成		
	立	歲			



辛丑 六	庚子 五	巳亥 四	戊戌 三	丁酉	丙申 晉高祖 元年	乙未 二	甲午 廢帝 清泰元年	癸巳 四愍帝 印位 土月	壬辰 三	辛卯 二	庚寅 長興 元年
五	四	三	二	是元 南唐 立昇李煜	二	天祚 二	六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廣政 十一	四	三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天福	應順 清泰	立 希範 是歲	立 元瓊 是歲	立 長興 是歲	五 長興 長興
佐 立 是歲	三	二	永隆 是歲 延義立	三	二	通文 天福	二 應順 清泰	龍啓	立	立	五 長興 長興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巳酉	戊申
三	二	廣順 周太祖 劉晏立	二	二	隱帝 二月即位
六	五	八	八	七	六
十一	十	九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八	七	六
是歲劉 言立見 殺王進 逆立		廣順 是歲 立	是歲 希夢 立		乾祐 是歲 倣立
		廣順			乾祐 保融立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漢高祖 天福 十二年	三	二	開運 元年	八	七 出帝 六月即位
五	四	三	二	是歲 保大 景立	六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應乾 是歲 乾和 景立	是歲 光天 玠立
是歲 希廣 立			開運		
是歲 綜立 見廢					
	是歲 王 氏 改 元	三	六 是 歲 開運	五 是 歲 天 德 開運	四





甲寅

顯德元年 是歲 世宗七承鈞 立

十二十七十二顯德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十八十三

丙辰

三 九 十四十九十四

是歲 周行 達立

丁巳

四 天會十五二十五

戊午

五 二 交泰 顯德 二十二 大寶 是歲 假立

己未

六月即位 明年正月 顯位 三 三十二 二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慮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晏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贛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晏之志不以忘漢為讐而以失子為讐也曰漢嘗詔立贛為嗣則贛為漢之國君不獨









五代史第七十一終

五代史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易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為中國患三代儉狃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





五代史第七十一終

五代史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易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為中國患三代儉狃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





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各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盟部部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其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餓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

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入塞攻

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





酒酒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  
機遣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  
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  
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  
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  
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  
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  
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  
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  
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和溝關兵  
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  
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

風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

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  
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  
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  
審等救之契丹數爲嗣源等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  
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  
之醢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  
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  
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  
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各爲姓曰世  
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  
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





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  
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  
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  
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欸曰故趙  
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  
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  
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宜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  
赴人之急我聞晉兵逼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  
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  
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爲契丹必爲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  
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  
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

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  
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  
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  
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  
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欸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  
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  
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  
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  
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  
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  
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  
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



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奚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卽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

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

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光叅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諧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墓阿保機本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





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  
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  
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前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  
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禿餒以騎七千  
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逃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執而  
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前刺皆送京師明宗斬委餒等六百餘人  
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  
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  
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  
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  
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  
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

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  
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  
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訖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  
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替華三年以替華爲義成軍節度使  
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  
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  
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前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  
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兔  
耳覆舟山山皆斗絕竝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  
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長揚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  
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





守爲已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遼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檣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

在連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羸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

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連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兵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噓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遣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





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  
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  
氏常山人也其父祁爲蓿縣令劉守文攻破蓿縣德鈞得延壽并  
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  
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  
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  
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  
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  
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  
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  
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子亦可若翫寇  
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

光求立已爲帝德光指穹廡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耶  
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鑲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  
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  
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  
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  
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  
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  
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  
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稱  
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  
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





祖崩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  
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  
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領國南寇分其衆  
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  
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  
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  
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  
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  
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旣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  
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  
月德光復領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  
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洛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

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東

薪於水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  
等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於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  
契丹望見遇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

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  
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已至卽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

衛村晉軍饑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

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  
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  
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  
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  
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迷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





臥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同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二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強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竝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樂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

見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

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且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帽立馬于高崗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宜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闕封出帝發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爲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羣妾左袒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





二月丁丑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唯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嗣祖起太原時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

光所鎮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

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去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闕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齋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





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見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首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百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熟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各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餉餼十數萬枚爲大冢塋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藥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疋焉永康王元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五代史第七十一終

五代史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兀欲東冊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冊  
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割灼不  
勝其毒然喜賓客每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冊歸中國載書數  
千卷樞密使趙廷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  
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  
契冊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  
欲于其策晉高祖追封死欲爲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  
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樂城兀欲與趙廷  
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廷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  
鑰於兀欲兀欲不與廷壽左右曰契冊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

氏南

氏南





五代史第七十一終

五代史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兀欲東冊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冊  
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割灼不  
勝其毒然喜賓客每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冊歸中國載書數  
千卷樞密使趙廷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  
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  
契冊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  
欲于其策晉高祖追封死欲爲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  
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樂城兀欲與趙廷  
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廷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  
鑰於兀欲兀欲不與廷壽左右曰契冊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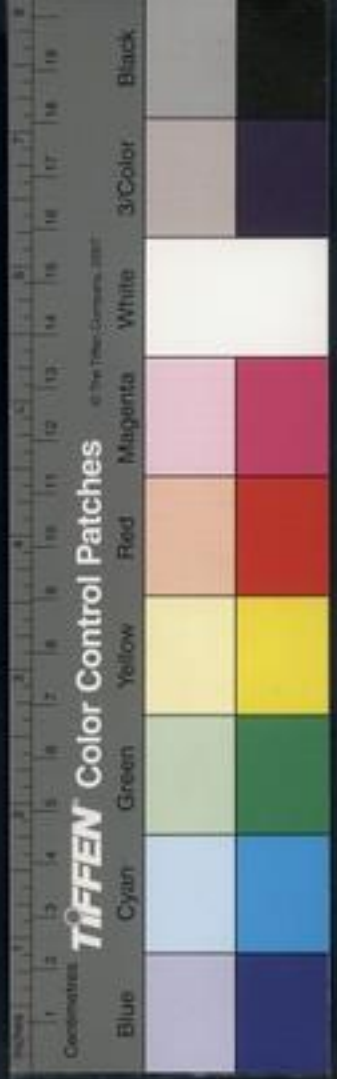
氏

氏





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  
猶豫不決元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元欲召延壽及張礪李  
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元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  
壽欣然與元欲俱入食頃元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  
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于一莖許我知南朝  
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元欲召延  
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元欲宣德  
光遣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卽  
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  
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元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  
欲先帝勿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屬翰錄之是夕礪卒元  
欲爲人僞僞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元欲  
散之一日而盡元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  
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  
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元欲將廢之元欲留其將麻答守鎮  
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  
李穀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元欲  
元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爲人多智而忍  
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  
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  
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  
人也以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  
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  
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





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臆而釋思温  
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  
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  
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  
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  
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  
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犬將白再榮等逐出麻答據  
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答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  
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答尤酷虐多畧中國人剥面抉目  
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  
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答已去馮道等乃南  
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兵契丹入寇常以馬嘶

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

雖破內兵而人馬傷死者大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  
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  
兵殺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  
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  
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  
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  
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  
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  
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  
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  
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艤舩戰艦首尾數十





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  
於口關瀛漢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  
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漢兵不血刃述  
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庖  
者因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  
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漢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  
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饒  
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  
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  
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  
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漢

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  
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  
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  
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  
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畧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  
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  
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  
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  
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  
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  
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承訣回  
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





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湫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疑其所。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緙。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

以牛養糞。種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渾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犬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渾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蕩。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環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乃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千海。有鐵。





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滋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葦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畧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樞厥律其人長大鬚頭前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憂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樞厥律畧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鬚首披布爲衣不韞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遣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四匹遣十八齋乾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列至三十三城得一

Centimeter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魍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陷虜記云

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詳非一莫可考正惟齊見於宋書有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麗書文稱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復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云契丹附錄德光復唐明宗同年而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改晉入汴神教所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元會同矣推之二皆比據其明錄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畧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第七十三終

五代史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荅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訛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趁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霄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路劉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稔秋熟則來穫奪之山下人莫知其處慶以平底瓦鼎煮糲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搜刺立





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陷虜記云

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詳非一莫可考正惟齊見於宋書有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麗書文稱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復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云契丹附錄德光復唐明宗同年而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改晉入汴神教所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元會同矣推之二皆比據其明錄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畧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第七十三終

五代史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荅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訛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趁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霄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路劉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稔秋熟則來穫奪之山下人莫知其處慶以平底瓦鼎煮糲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搜刺立



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秘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搜刺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搜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演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註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

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貨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別部孟義宗



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爲熟吐渾長舅又有  
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  
有吐渾何晏刺來朝貢不知爲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  
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鞨當唐末以各  
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罷勛其後李  
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靺鞨後從克用入闕破  
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  
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進數自  
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靺  
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  
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靺鞨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

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  
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  
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  
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強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  
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  
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  
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  
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驚壯皆售而所  
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  
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  
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在其來





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  
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  
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  
埋韋悉襲勒彊賴理斯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  
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通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討及其  
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  
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  
刺史邴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雞族彊不可近乃誣其族  
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  
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  
擊野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  
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

雙嶺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遂良吏  
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佗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  
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爲諸夷所  
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  
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  
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  
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  
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  
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  
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





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隄谷華人  
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  
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尤念陷蕃人  
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  
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羗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  
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  
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嘗  
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  
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  
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  
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爲節  
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

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  
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  
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  
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  
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迪嘉施來請命  
漢卽以爲節度使嘉施上蒙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  
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  
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  
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卽建言涼州深入  
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  
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西河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  
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



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  
羗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  
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  
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  
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  
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  
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  
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鬮砂  
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氈金星礬胡桐律大鵬砂耗竭至爾皆因  
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  
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  
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

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鬣帽亂髮如  
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  
其君世云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地居世物俗見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  
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  
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  
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  
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各以詔書  
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  
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  
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  
績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



于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辛呵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犂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珊瑚砂臘胸臍金剛鑽紅鹽劉氈駒駝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菘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聰明宗命解縲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齎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實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隣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疎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犂牛尾玉氈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晦爲判官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晦頗記其徃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晦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會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遠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首曰捨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也其南



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子不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海木澁四窠馬蹄亦鑿四窠而綴之駝蹄則包以鼈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殿殿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京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

仲雲遺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

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罇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緄州緄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圍圍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湑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  
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澇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澇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





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請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鑠

高麗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畧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蠅圖一卷別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爲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乞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乞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虎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





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曰元年  
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  
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晉

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區其國東至海而西  
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  
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  
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  
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  
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  
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  
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萬乃以龜年爲使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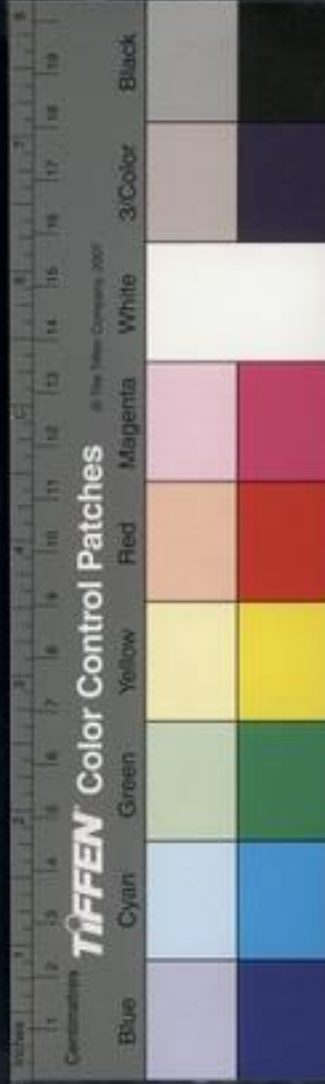
爲副萬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直咩城龜年等不至直咩至

善聞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  
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  
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  
人又得徐萬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萬等持金帛招  
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嵩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  
主右武衛大將軍李甲晚遣大鬼主傳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甲  
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  
定標莎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爲入蠻國信  
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祥河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  
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

落有所攻

咸二年





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

二萬筒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

足披氍其首

頰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

羅殺王普露

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狎狗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蠟北抵  
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鳥獸之奇  
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  
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  
以香水爲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  
灑衣雖敝而香不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  
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畧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國利害



五代史第七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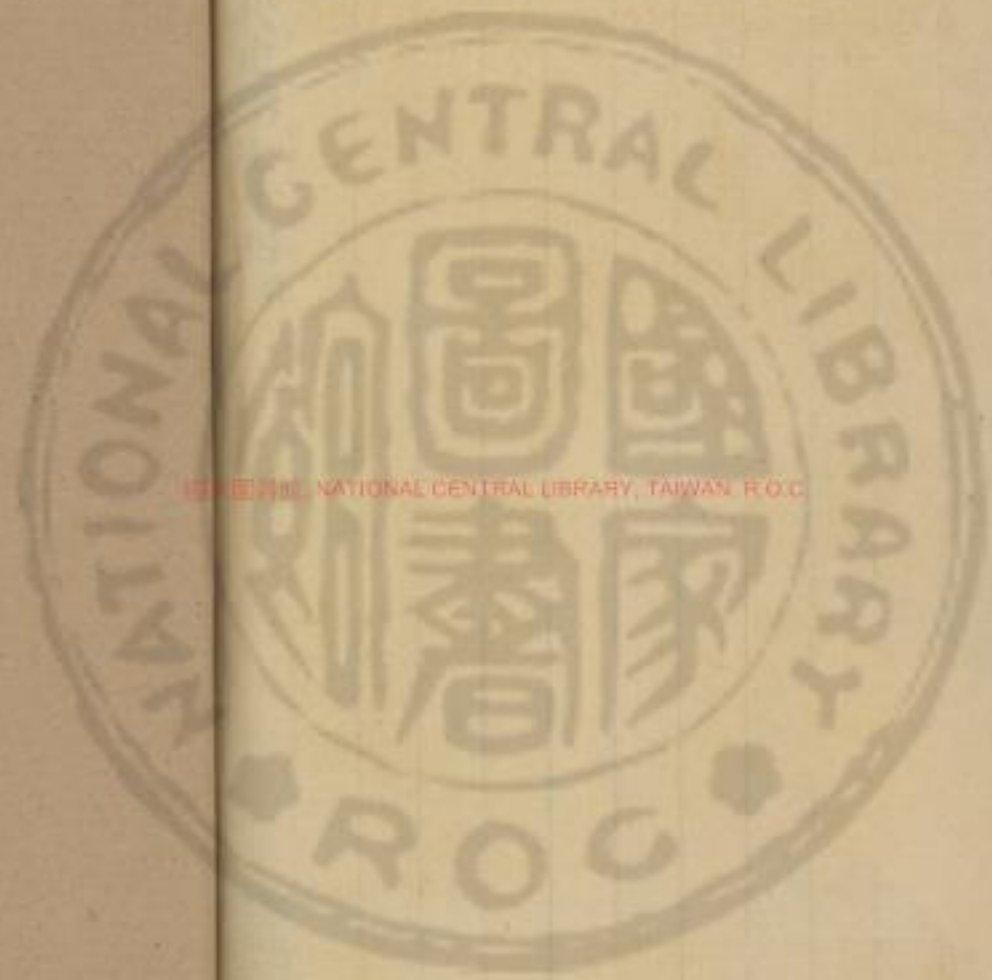
五代史第七十四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